

荷 | 风 | 花 | 语

荷风轻拂，墨香氤氲。当指尖轻触这期专刊的纸页，一种历经岁月沉淀的力量便悄然流淌。《荷风》老年文学专刊的问世，不仅是一次文学的集结，更是一场关于生命厚度的庄严对话。在这里，每一道皱纹都镌刻着故事，每一根白发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时间的馈赠】

老年文学是时光馈赠给我们的珍贵礼物。那些被岁月反复摩挲的记忆，在纸上重现时自然带着独特的柔光。童年往事中不经意流露的中年感悟，旅行见闻里暗藏的人生况味，这种时空交错的叙事不是刻意为之的技巧，而是生命经验自然形成的文学肌理。就像古树的年轮，雨季与旱季的纹理永远相依而存，共同诉说着生长的故事。

【生命的诗学】

老年写作的美学，往往蕴藏在生活的细微处。对药盒标签的执着，对天气变化的敏感，对旧物保存的讲究——这些日常的褶皱中，藏着最动人的生存智慧。当这样的观察化为文字，便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质感：既有青春的余韵，又有中年的沉淀，最终升华为一种澄明的透彻。这不是“夕阳红”式的甜腻抒情，而是以粗粝的真实、睿智的幽默和突然迸发的诗意，构建起老年文学独特的美学尊严。

【时代的对话】

当代社会对老年的认知充满矛盾：一边是不老神话的鼓吹，一边是老龄化危机的渲染。在这两极之间，真实的老年经验反而失语。老年文学恰如一把利刃，剖开这些社会迷思，触及人类共同的生存命题：如何在时光流逝中保持与世界的联结？怎样在身体衰退时守护精神的完整？这些文字超越了年龄的标签，展现出生命最本真的样貌。

【永恒的价值】

暮色渐浓时，光线反而格外清澈。那些在白昼刺眼的细节，此刻都显露出温柔的轮廓。这或许就是老年文学给我们的启示：用模糊的视力看清本质，以颤抖的手势勾勒永恒。在这时光的褶皱里，藏着最深邃的生命智慧，等待着每一位用心阅读的人去发现，去品味，去珍藏。老年文学是对存在的宣言，是对生命终将逝去的温柔抵抗。如果说年轻人的文字是射向未来的箭，那么老年人的创作就是将经历淬炼成永恒的星光。

荷风送香，竹露清响。在这本专刊的字里行间，您将聆听到岁月深处最动人的回响。这些文字或许微弱，却坚定；或许短暂，却永恒——就像所有值得被讲述的生命故事。《荷风》此次推出老年文学专刊，搭建了一个代际对话的桥梁。在这里，年轻读者将发现那些被认为“完成”的生命仍在热烈思考；老年作者则通过写作，重新定义着与自我、与他人、与时间的关系。愿这期专刊成为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让那些被忽视的叙事得以传扬；愿这些文字如同晚开的夏荷，证明生命的美丽从不在于绽放的早晚，而在于那份全然与纯粹的绽放姿态。



荷风依旧：
岁月深处的文学回响

荷風

2025年 第一期 总第24期

荷 風

刊名题字：王军

主管：保定学院

主办：保定学院文学院

主编：王春光 赵艳平

副主编：韩亚丽 李文芳

执行主编：李文芳

编辑部主任：左松涛 聂晶晶

编辑部成员（按音序排列）：

梁育超 周学辉 常云浦 李婉莹

马莉伟 马雨菲 李 轲 赵博远

刘若溪 张琳茜 姜 雪 刘智慧

任梦娇 王子玉 汪志远 陈 悦

王媛媛 陈思颖 于佳宁 谢欣怡

薛云飞 张宇腾 王琳茜 岳 泽

李逸菲 田笑敏 赵庆第 康芳鸣

投稿邮箱：zwxwenxin@163.com

笔尖刻暮年

- | | |
|--------------|---------|
| 谈老年 | 季羨林 001 |
| 一百岁感言 | 杨 绛 004 |
|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 张 洁 005 |
| 树下的老人 | 周国平 009 |
| 老海棠树 | 史铁生 010 |

墨骨承春秋

- | | |
|-----------------|-------------|
| 怀念孙犁先生 | 铁 凝 012 |
| 对人民的忠诚与爱 贯穿生命始终 | |
| ——我眼中的梁斌 | 宋安娜 016 |
| 诗两首 | 刘 力 019 |
| “鸟人”赋 | 贾耘田 021 |
| 百岁国匠吴良镛的“黄金时代” | 苏少华 022 |
| 文化名城守护人 | 张喻翔 苏少华 028 |
| 太阳花 | 何俊霞 032 |

青春写白发

- | | |
|----------------|---------|
| 当海平面吞没最后一句“诗” | 魏文琪 034 |
| 时光里的温暖陪伴 | 骈祺荟 038 |
| 银发岁月：暮年生命的诗意栖居 | 刘 佟 039 |
| 针线里的岁月书 | 赵青卓 041 |
| 姥姥的春秋 | 姜 雪 043 |
| 银发如歌 | 荣子叶 045 |
| 慢慢来，才会快 | 秦雨萌 047 |

CONTENTS 目录

爷爷的智慧

徐露苹 048

霜降日的苹果筐

徐小桐 050

时光深处的守望

张俊 052

祖辈风华

康芳鸣 054

我的姥姥

刘若溪 056

跨越百里的牵挂

代安妮 058

酒香追忆似水年华

张琳茜 060

春杏阿婆

于佳宁 062

檐下的时光碎片

刘子琪 064

绣花绷子

潘奕君 065

灶台上的旧时光

李子涵 067

褶皱时光里的家传密码

杜思怡 069

槐花深处的光阴

谢欣怡 071

老屋离情

马莉伟 073

槐树下的岁月长歌

陈思颖 076

槐荫古棋

梁育超 078

老头

赵庆第 080

奶奶的九颗豆子

王琳茜 084

老小孩

刘彤彤 086

夕阳别样红

赵博远 087

爱的隔阂

王媛媛 089

皱纹深处，岁月浅吟

田笑敏 091

若能逆着光阴走

白石磊 093

稚手绘耆翁

包粽子

冯语墨 094

那温暖的一刻

孙潇沐 095

卖小鹅

张伊贝 096

藏在鸡腿里的爱

李嘉晨 097

数皱纹

王冠程 098

我的“魔法姥姥”

魏子康 099

我和奶奶的周末约定

赵予嘉 100



谈老年

季羨林

一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无论怎样说都只能说是老了。但是，除了眼有点不明，耳有点不聪，走路有点晃悠之外，没有什么老相，每天至少还能工作七八个小时。我没有什么老的感觉，有时候还会有点沾沾自喜。

可是我原来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生来就是一个性格内向、胆小怕事的人。我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完全是环境逼迫出来的。我向无大志。小学毕业后，我连报考赫赫有名的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勇气都没有，只报了一个“破正谊”。那种“大丈夫

当如是也”的豪言壮语，我认为，只有英雄才能有，与我是沾不上的。

在寿命上，我也是如此。我的第一本账是最多能活到五十岁，因为我的父母都只活到四十几岁，我绝不会超过父母的。然而，不知道怎么一来，五十之年在我身边倏然而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也根本没有想到过。接着是中国老百姓最忌讳的两个年龄：七十三岁，孔子之寿；八十四岁，孟子之寿。这两个年龄也像白驹过隙一般在我身旁飞过，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也根本没有想到过，到了现在，我就要庆祝米寿了。

早在五十年代，我才四十多岁，不知为什么突发奇想，想到自己是否能活到二十一世纪。我生于1911年，必须能活到八十九岁才能见到二十一世纪，而八十九这个数字对于我这个素无大志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我阅读中外学术史和文学史，有一个别人未必有的习惯，就是注意传主的生年卒月，我吃惊地发现，古今中外的大学者和大文学家活到九十岁的简直如凤毛麟角。中国宋代的陆游活到八十五岁，可能就是中国诗人之冠了。胆怯如我者，遥望二十一世纪，遥望八十九这个数字，有如遥望海上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可望而不可即了。

陈岱孙先生长我十一岁，是世纪的同龄人。当年在清华时，我是外语系的学生，他是经济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我们可以说是师生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俩同在全国政协，而且同在社会科学组，我们可以说又成了朋友，成了忘年交。陈先生待人和蔼，处世谨慎，从不说过分过激的话；但是，对我说话，却是相当随便的。他九十岁的那一年，我还不到八十岁。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并没有感到自己老了。”我当时颇有点吃惊，难道九十岁还不能算是老吗？可是，人生真如电光石火，时间真是转瞬即逝，曾几何时，我自己也快到九十岁了。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了，不可信的事情成为可信了。“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奈之何哉！

二

即使自己没有老的感觉，但是老毕竟是一个事实。于是，我也就常常考虑老的问题，注意古今中外诗人、学者涉及老的篇章。在这方面，篇章异常多，内容异常复杂。约略言之，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最普遍最常见的是叹老嗟贫，这种态度充斥于文人的文章中和老百姓

的俗语中。老与贫皆非人之所愿，然而谁也无能为力回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叹而且嗟，聊以抒发郁闷而已，其次是故作豪言壮语，表面强硬，内实虚弱。最有名的最为人所称誉的曹操的名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初看起来气粗如牛，仔细品味，实极空洞。这有点像在深夜里一个人独行深山野林中故意高声唱歌那样，流露出来的正是内心的胆怯。

对老年这种现象进行平心静气的擘肌分理的文章，在中国好像并不多。最近偶尔翻看杂书，读到了两本书，其中有两篇关于老年的文章，合乎我提到的这个标准，不妨介绍一下。

先介绍古罗马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前43年)的《论老年》。他是有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和散文家，《论老年》是他的“三论”之一。西塞罗先介绍了一位活到一百〇七岁的老人的话：“我并没有觉得老年有什么不好。”这就为本文定了调子。接着他说：“老年之所以被认为不幸福有四个理由：第一，它使我们不能从事积极的工作；第二，它使身体衰弱；第三，它几乎剥夺了我们所有感官上的快乐；第四，它的下一步就是死。”

他接着分析了这些说法有无道理。他逐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得出了积极意义的答复。我在这里只想对第四项作一点补充。老年的下一步就是死，这毫无问题。然而，中国俗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少。”任何年龄的人都能死，也可以说，任何人的下一步都是死。

最后，西塞罗讲到他自己老年的情况。他编纂《史源》第七卷，搜集资料，撰写论文。他接着说：“此外，我还在努力学习希腊文，并且，为了不让自己的记忆力衰退，我仿效毕达哥拉斯派学者的方法，每天晚上把我一天所说

的话、所听到或所做的事情再复述一遍……我很少感到自己丧失体力。我做这些事情靠的是脑力，而不是体力。即使我身体很弱，不能做这些事情，我也能坐在沙发上享受想象之乐……因为一个总是在这些学习和工作中讨生活的人，是不会察觉自己老之将至的。”

这些话说得多么具体而真实呀。我自己的做法同西塞罗差不多。我总不让自己的脑筋闲着，我总在思考着什么，上至宇宙，下至苍蝇，我无所不想。思考锻炼看似是精神的，其实也是物质的。我之所以不感到老之已至，与此有紧密关联。

三

我现在介绍一下法国散文大家蒙田关于老年的看法，蒙田大名鼎鼎，昭如日月。但是，我对他的散文随笔却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的随笔极多，他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停就停，愿起就起，颇符合中国一些评论家的意见。我则认为，文章必须惨淡经营，这样松松散散，是没有艺术性的表现。尽管蒙田的思想十分深刻，入木三分，但是，这是哲学家的事。文学家可以有这种本领，但文学家最关键的本领是艺术性。

在《蒙田随笔》中有一篇论西塞罗的文章，意思好像是只说他爱好虚荣，对他的文章则只字未提。《蒙田随笔》三卷集最后一篇随笔是《论年龄》，其中涉及老年。在这篇随笔中，同其他随笔一样，文笔转弯抹角，并不豁亮，有古典，也有“今典”，颇难搞清他的思路。蒙田先讲，人类受大自然的摆布，常遭不测，不容易活到预期的寿命。他说：“老死是罕见的、特殊的、非一般的。”这话不易理解。下面他又说道：“人的活力二十岁时已经充分显露出来。”他还说，“人的全部丰功伟业，不管何种何类，不管古今，都是三十岁以前而非

以后创立的。”这意见，我认为也值得商榷。最后，蒙田谈到老年：“有时是身躯首先衰老，有时也会是心灵。”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蒙田就介绍到这里。

我在上面说到，古今中外谈老年的诗文极多，不可能，也不必一一介绍。在这里，我想，有的读者可能要问：“你虽然不感老之已至，但是你对老年的态度怎样呢？”

这问题问得好，是地方，也是时候，我不妨回答一下。我是曾经死过一次的人。读者诸君，千万不要害怕，我不是死鬼显灵，而是活生生的人。所谓“死过一次”，只要读过我的《牛棚杂忆》就能明白，不必再细说。总之，从1967年12月以后，我多活一天，就等于多赚了一天，算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也就是多赚了三十多年了，已经超过了满意的程度。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我随时准备着开路，而且无悔无恨。我并不像一些魏晋名士那样，表面上放浪形骸，不怕死亡，其实他们的狂诞正是怕死的表现。如果真正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的事，何必费那么大力装疯卖傻呢？

根据我上面说的那个理由，我自己的确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极其自然的事。连地球，甚至宇宙有朝一日也会灭亡，戈戈者人类何足挂齿！我是陶渊明的信徒，是听其自然的，“应尽便须尽，何必独多虑！”但是，我还想说明，活下去，我是高兴的。不过，有一个条件，我并不是为活着而活着。我常说，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我对老年的态度约略如此，我并不希望每个人都跟我抱同样的态度。

选自自传体回忆录《我的路》



一百岁感言

杨绛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

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节选)

张洁

入院后，妈对自己的病情、治疗，一直不闻不问，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样。是对我的无限信赖吗，把她的性命全权交付给我？或许她明白，探讨这个问题令我痛苦难当？抑或她知道自己的寿数已尽，问又何用？

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系，顶多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夫说在脑手术里这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险呢？”

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样活着。你不签字，我自己签去。”

我说：“您签字不管事。”

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

妈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妈的话，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我错了。

前不久我还就一生的婚嫁哭着对妈说：“妈，我从没有听过您的话，现在证明，都是我错了。”

妈辛酸地劝慰我：“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吗！”

这次该不该听？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结果，都证明不听她的话是我的错，这次就应该听她的话。

可要是这一次偏偏就听错了怎么办？

也许我还是应该坚持不听她的话？

万一又是我错了怎么办？

这真像押宝，不论押在哪一点都险象四伏。

妈说：“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这种时候，还是妈来充当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

我拉着妈的手向医生办公室走去。

刚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正巧甲大夫出来，我们便站在走廊里谈话。

妈的手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在这抖动的颠簸中我慌乱地迷失了心智。我迷乱地牵着她的手，像牵着一根系在我和妈或是妈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论怎样小心翼翼也难保不会随时飘扬而去的游丝。

身材矮小的妈仰着头对甲大夫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她的声音不大，但头脑清楚、咬字清晰。她从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结果。就在那一瞬间，我心慌意乱地看了妈一眼。

看上去，妈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浅、自尊自爱的老妇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样面对人间的万千风景？

妈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开身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回去，时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和姥姥相亲相近的感觉。贴身是一套我们从美国回来后新买的睡衣。要不是因为住在医院，我从家里给她拿什么她只好穿什么的话，这些衣服她还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着、攒着，准备再到美国去看唐棣的时候穿。不过自从她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愿。有了一种万事皆空的超脱。

妈紧紧闭着她的嘴。无论我和小阿姨怎么叫她，她都不应了。

我觉得她不是不能呼或吸，而是憋着一口气在嘴里，不呼也不吸。那紧闭的嘴里一定含着没有吐出来的极深的委屈。

那是什么呢？想了差不多半年才想通，她是把她最大的委屈，生和死的委屈紧紧地含在嘴里了。

妈永远地闭上了她的嘴。有多少次她想要对我们一诉衷肠，而我又始终没有认真倾听的耐心，只好带着不愿再烦扰我们的自尊和遗憾走了。我只想到自己无时不需要妈的呵护、关照、倾听……从来也没想过妈也有需要我呵护、关照、倾听的时候。

我亲吻着妈的脸颊，脸颊上有新鲜植物的清新。那面颊上的温暖、弹性仍然是我自小所熟悉、所亲吻的那样，不论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准确无误地辨出。可从今以后再没有什么需要分辨的了。

为什么长大以后我很少再亲吻她？

记得几年前的一天，也许就是前年或大前年，忘记了是为什么，心情少有的好，我在妈脸上重重地吻了一下，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妈那幸福的、半合着眼的样子。为什么人一长大，就丢掉了很多能让母亲快乐的过去？难道这就是成长、成熟？

现在，不论我再亲吻妈多少，也只是我单方的依恋了，妈是再也不会知道，再不会感受我的亲吻带给她的快乐了。

她那一生都处在亢奋、紧张状态下的，紧凑、深刻、坚硬、光亮、坚挺了一辈子的皱纹，现在松弛了，疲软了，暗淡了，风息浪止了。

从我记事起，她那即使在高兴时也难以完全解开的双眉，现在是永远地舒展了。

她的眼睛闭上了。

真正让我感到她生命终止的、她已离我而去永远不会再来的，既不是没有了呼吸，也不是心脏

不再跳动，而是她那双不论何时何地、总在追随着我的、充满慈爱的目光，已经永远地关闭在她眼睑的后面，再也不会看着我了。我一想起她那对瞳仁已经扩散，再也不会转动的眼睛，我就毛发悚然，心痛欲裂。

我也不相信妈就再也不能看我，就在春天，妈还给我削苹果呢。我相信我能从无数个削好的苹果中，一眼就能认出她削的苹果，每一处换刀的地方，都有一个她才能削出的弧度，和她才能削出的长度，拙实敦厚；就在几个月前，妈还给我熬中药呢……我翻开她的眼睑，想要她再看我一眼。可是小阿姨说，那样妈就永远闭不上眼睛了。

妈，您真的可以安心地走了吗？其实您是不该瞑目的。

从火葬场回来后，我拿起妈昨天晚上洗澡时换下的内衣，衣服上还残留着妈的体味。我把脸深深地埋了进去。

我就那么抱着她的衣服，站在洗澡间里。可是妈的体味、气息也渐渐地消散了。

我一件件抚摸着她用过的东西；坐一坐她坐过的沙发；戴一戴她戴过的手表；穿一穿她穿过的衣裳……心里想，我永远地失去了她，我是再也看不见她了。其实，一个人在54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4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

我收起妈用过的牙刷、牙膏。牙刷上还残留着妈没有冲洗净的牙膏。就在昨天，妈还用它们刷牙来着。

我收拾着妈的遗物，似乎收拾起她的一生。想着，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地结束了，结束在一筒所剩不多的牙膏和一柄还残留着牙膏的牙刷这里。不论她吃过什么样的千辛万苦，有着怎样曲折痛苦的一生。

我特意留下她过去做鞋的纸样，用报纸剪的，或用画报剪的。上面有她钉过的密麻的针脚。很多年我们买不起鞋，全靠母亲一针针、一线线地缝制；也特意留下那些补了又补的衣服和袜子，每一块补丁都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日子。起先是妈在不停地缝补，渐渐地换成了我……我猛然一惊地想，我们原本可能会一代接着一代地补下去……

如今，我已一无所有。妈这一走，这个世界和我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女儿已经独立，她不再需要我的庇护。在待人处事方面，我有时还得仰仗她的点拨，何况还很有出息。只有年迈的、不能自立的妈才是最需要我的。需要我为之劳累、为之争气、为之出息……如今这个最需要我的人已经远去。

真是万念俱灰，情缘已了。

现在我已知道，死是这样地近……

直到现在，我还不习惯一转身已经寻不见妈的身影，一回家已经不能先叫一声“妈”，一进家门已经没有了妈颤巍巍地扶着门框在等我的生活。

看到报纸上不管是谁的讣告，我仍情不自禁地先看故人的享年，比一比妈的享年孰多孰少；有一次在和平里商场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为女儿购买被褥，我偷偷地滞留在那女孩的一旁，希望重温一下我像她一样小的时候，妈带我上街时的情景。多年来妈已不能带着我上街给我买一个什么，就是她活着也不能了。我也不再带着女儿上街给她买一个什么。我不但长大、并已渐入老境，女儿也

已长大。每一个人都会渐渐地离开母亲的翅膀；

看到一位和妈年龄相仿、身体又很硬朗的老人，总想走上前去，问人家一句“您老人家的高寿？”心里不知问谁地问道：为什么人家还活着而妈却不在了呢？

听到有人叫“妈”，我仍然会驻足伫立，回味着我也能这样叫“妈”的时光，忍咽下我已不能这样叫“妈”的悲凉；在商店里看见适合妈穿的衣服，还会情不自禁地张望很久，涌起给妈买一件的冲动；见到满大街出租的迷你“巴士”，就会埋怨地想，为什么这种车在妈去世后才泛滥起来，要是早就如此兴旺，妈就会享有很多的方便；每每见到女儿出息或出落得不同凡响的模样，一刹那间还会想：我要告诉妈，妈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但在这一刹那过去，便知道其实已无人可以和我分享这份满足；我常常真切地感到，她就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好像我一回头就能看见她趴在我电脑桌旁的窗户上，对着前门大街的霓虹灯火说道：“真好看呐。”可我一伸出手去，却触摸不到一个实在的她；我也觉得随时就会听见她低低地叫我一声：“小洁！”可我旋即知道，小洁这个称呼跟着妈一起永远地从世界上消失了。谁还能再低低地叫一声我的小名呢？就是有人再叫我一声“小洁”，那也不是妈的呼唤了；谁还能来跟我一起念叨都五味俱全的往事……

我终于明白：爱人是可以更换的，而母亲却是唯一的。

人的一生其实是不断地失去他所爱的人的过程，而且是远地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最大的伤痛。

在这样的变故后，我已非我。新的我将是怎样，也很难预测。妈，您一定不知道，您又创造了我的另一个生命。

我还有什么奢求吗？我等不及和妈来世的缘分，她也不能解脱我想念妈的苦情。我只求妈多给我托些梦，让我在梦里再对她说一次，妈，请您原谅我！

纵使我写尽所有的文字，我能写尽妈对我那报答不尽、也无法报答的爱吗？

我能写尽对她的歉疚吗？

我能写尽对她的思念吗？

妈，既然您终将弃我而去，您又何必送我到这世界上来走一遭，让我倍受与您别离的怆痛？

妈，您过去老说：“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妈，现在，真的，我怎么办呢？

——节选自同名散文集《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

树下的老人

周国平

十年前，刘彦把他的好几幅油画带到我家里，像举办一个小型画展似的摆开。他让我从中挑选一幅。我站在这幅画前面挪不开脚步了。从此以后，这幅画就始终伴随着我，我相信它将一直伴随我走完人生的旅程。

我对这幅画情有独钟，不仅仅是因为它画得好。刘彦的风景画都画得非常好。可是看见这幅画，我仿佛看见了一种启示，知道了我的人生之路正在通往何处，因此而感到踏实。

画面上是一小片树林，那些树是无名的，看不出它们的种属，也许只是一些普通的树吧。在树木之间，可以看见若干木屋、木篱笆、小土路，也都很普通。画的左下方，一个人坐在树下，他的身影与一截木篱笆以及木篱笆前的那一丛灌木几乎融为一体。所有的植物都充满着动感，好像能够看见生命的液汁在其中喷涌、流淌、沸腾，使人不由得想到凡·高的画风。然而，与凡·高不同的是，画的整体效果却显示为一种肃穆的宁静。刘彦似乎在用这幅画向我们证明，生命的热烈与自然的静谧并不矛盾，让一切生命按照自己的节律自由地生长，结果便是和平。

树下的那个人是谁？他微低着头，一顶小小的圆檐帽遮住了他的脸，而他身上的那件长袍朴素如农装，宽大如古希腊服。那么，他是一个农夫，抑或是一位哲人？也许两者都是，是一个思考着世界之底蕴的农夫，一个种了一辈子庄稼的哲人？他坐在那里是在做什么，沉思，回忆，休憩，或者只是在打瞌睡？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便是他置身在尘嚣之外，那尘嚣或者从未到来，或者已被他永远抛在了身后。

后来刘彦告诉我，他的这幅画有一个标题，叫做“树下的老人”。这就对了，一个老人，不过这个老人不像别的老人那样因为行将死亡而格外恋世或厌世，不，他与那个被人恋或厌的世界不再有关系了，他的老境已经自成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尘世的辛劳都已经消逝，一切超验的追问也都已经平息。他走过了许多沧桑，走到了一棵树下，自己也成了一棵树。现在他只是和周围的那些树一样，回到了单纯的生命。他不再言说但也不是沉默，他的语言和沉默都汇入了树叶的簌簌声。不错，他是孤独的，看来不像有亲人的陪伴，但这孤独已经无须倾诉。一棵树是用不着向别的树倾诉孤独的。如果说他的孤独曾经被切割、搅扰和剥夺，那么现在是完整地收复了，这完整的孤独是充实和圆满，是了无牵挂的归宿。他因此而空灵了，难怪衣帽下空空如也，整个儿只是一种气息，一种流转在万物之中的气息。所以，这里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时间，也不再有老年。

也许我的解读完全是误读，那有什么要紧呢？我只是想让刘彦知道，他的风景油画是多么耐人寻味。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种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艺术，他的内在的激情在其中找到了庇护，得以完好无损地呈现为思想，呈现为超越思想的宁静。风景油画属于他的创作的早期阶段，但我不无理由地相信，他迟早将回到这里，犹如那个老人回到树下，犹如一个被迫出外谋生的游子回到自己朝思暮念的家园。

选自散文集《经典的理由》



老海棠树

史铁生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窗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她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丫，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

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唠叨：“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

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艺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阴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

子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眼，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

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刷啦——刷啦——”，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刷啦刷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咳，你呀你还不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奶奶说：“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不行。”

这样我才明白，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她，她不是为挣钱，她为的是劳动。她的成分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过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她无地自容。她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她想着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她说过：得跟上时代。

所以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磨擦着窗



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了“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您学那玩意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唯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己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

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和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阴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怀念孙犁先生

铁凝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因为时局的不稳定，也因为父母离家随单位去作集体性的劳动改造，我作为一个无学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革命正在兴起，存有旧书、旧画报的人家为了安全，尽可能将这些东西烧毁或者卖掉。我的亲戚也狠卖了一些旧书，只在某些照顾不到的地方遗漏下零星的几册，比如床缝之间，或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腿儿底下……我的身高和灵活程度很适合同这些地方打交道，不久我便发现了丢落在这些旮旯里的旧书，计有《克雷洛夫寓言》《静静的顿河》电影连环画等等，还有一本书脊破烂、作者不详、没头没尾的厚书，在当时的我看来应属于长篇小说吧。我胡乱翻起这本“破书”，不想却被其中的一段叙述所吸引。也没有什么特别，那只是对一个农村姑娘出场的描写。那姑娘名叫双眉，作者写她“哧哧的笑声”，写她抱着一个小孩用青秫秸打枣，细长身子，乌黑明亮的头发披在肩上，红线白线紫花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衣，下身是一条短裤，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她仰头望着树尖，脸在太阳地里是那么白，眼睛是那么流动……细看，她脸上擦着粉，两道眉毛那么弯弯的，左边的一道却只有一半，在眼睛上面，秃秃的断了……以我当时的年龄，还看不懂这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土改时

期，不知道这双眉因为相貌出众，因为爱说爱笑，常遭村人的议论。吸引我的是被描绘成这样的一个姑娘本身。特别是她的流动的眼和突然断掉一半的弯眉，留给我既暧昧又神秘的印象，使我本能地感觉这类描写与我周围发生的那场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为不一致，对我更有一种“鬼祟”的美的诱惑。那年我大约十一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破书”的作者是孙犁先生，双眉是他的中篇小说《村歌》里的女主人公。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出那些禁读的书。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他的朋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那年我十六岁。现在想来，以那样的年龄说出这样一番话，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时至今日，我想说，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

蒙老师，他在那个鄙弃文化的时代里对我的写作可能性的果断肯定和直接指导，使我敢于把小说设计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况且把孙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个机会来了。一九七九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做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菁两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已故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这就是我的机会，而我却面露难色。可以说，这是我没有见过世面的本能反应；也因为，我听人讲起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无法忘记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我带了信，在一九七九年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

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一万五千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做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也使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感激。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套

着一副干净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座。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从来就说不清楚。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的一个民族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天性。滋养作家心灵的，始终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所以，当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会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

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了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我第四次与孙犁先生见面是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六日。这时他已久病在床，住医院多年。我知道病弱的孙犁先生肯定不希望被频频打扰，但是去医院看望他的想法又是那么固执。感谢《天津日报》文艺部的宋曙光同志和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女士，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细心安排，并一同陪我去医院。病床上的孙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状态，他的身材不再高大，他那双目光温厚、很少朝你直视的眼睛也几近失明。但是当我握住他微凉的瘦弱的手，孙晓玲告诉他“铁凝看您来了”，孙犁先生竟很快做出了反应。他紧握住我的手高声说：“你好吧？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那洪亮的声音与他的病体形成的巨大反差，让在场的人十分惊异。我想眼前这位老人是要倾尽心力才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的，这真挚的问候让我这个晚辈又难过，又觉得担待不起。在四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也大声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孙犁先生的嘴唇一直蠕动着，却没有人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他身上，盖有一床蓝底儿小红花的薄棉被，这不是医院的寝具，一定是家人为他缝制的吧，真的棉布里絮着真的棉花，仿佛孙犁先生仍然亲近着人间的烟火，也使呆板的病房变得温暖。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犁先生。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直至二〇〇二

年七月十一日孙犁先生逝世，我经常想起孙犁先生在病床上高声对我说的话。

我想，我已经很久没读孙犁先生的小说了，当今中国文坛很久以来也少有人神闲气定地读孙犁了。春天的时候，我因为写作关于《铁木前传》插图的文章，重读了《铁木前传》。我依然深深地受着感动。原来这部诗样的小说，它所抵达的人性深度是那么刻骨；它的既节制又酣畅的叙述所成就的气质温婉而又凛然；它那清馨而又讲究的语言，以其所呈现的素朴大方使人不愿错过每一个字。当我们回顾《铁木前传》的写作年代，不能不说它的诞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奇迹；而今天它再次带给我们的陌生的惊异和真正现实主义的浑厚魅力，更加凸现出孙犁先生这样一个中国文坛的独特存在。《铁木前传》的出版距今四十五年了，在四十五年之后，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是少有中篇小说能够与之匹敌的。孙犁先生对当代文学语言的不凡贡献，他那高尚、清明的文学品貌对几辈作家的直接影响，从未经过“炒作”，却定会长久不衰地渗透在我的文学生活中。

以我仅仅同孙犁先生见过四面的微薄感受，要理解这位大家是困难的。他一直淡泊名利，自寻寂寞，深居简出，粗茶淡饭，或者还给人以孤傲的印象。但在我的感觉里，或许他的孤傲与谦逊是并存的，如同他文章的清新秀丽与突然的冷峻睿智并存。倘若我们读过他为《孙犁文集》所写的前言，便会真切地知道他对自己有着多少不满。因此我更愿意揣测，在他“孤傲”的背后始终埋藏着一个大家真正的

谦逊。没有这份谦逊，他又怎能甘用一生的时间来苛刻地磨砺他所有的篇章呢。一九八一年孙犁先生赠我手书“秦少游论文”一帧：

采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作是也别黑白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

我想，这是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他亦坦言他受着这些遗产的涵养。前不久我曾经有集中的时间阅读了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我看到在艺术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天而降的才子或才女。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好画家的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的果断放弃。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文章之道难道不也如此么。孙犁先生对前人的借鉴沉着而又长久，他却在同时“孤傲”地发掘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尽在其中了。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吧。在前人留给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文学遗产面前，我再次感到自己的单薄渺小，也再一次对某些文化艺术界的“狂人”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莫名其妙的自大生出确凿的怀疑。

选自《铁凝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5月版

对人民的忠诚与爱 贯穿生命始终

——我眼中的梁斌

宋安娜

梁斌出生于1914年，逝世于1996年，享年82岁。他是杰出的人民作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当代文学巨匠和著名书画艺术家，梁斌精神和其文学艺术遗产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上世纪80年代，梁斌先生从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文联主席任上离休。他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中共中央正式下达文件，梁斌同志以正部级离职休养。有关部门征求他的意见，房子、车子、秘书如何安排，他说，一概不要，只要我看病的时候派个车能送我到医院就行了。

梁斌殚精竭虑创作出《红旗谱》后，身体一直不好，多次入院治疗。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晚年几次闹悬。1988年，有一天，他参加老画家的书画聚会，心脏病突发。老朋友劝他，赶紧向有关部门要汽车，他说，他们太忙。他请人打电话通知他的女儿，用自行车推着他，步行十几里路，将他送到医院急诊。接诊的大夫说，再晚来一会儿就没救了。家属禁不住后怕，而梁斌从此次病危得到启发，开始

着手整理自己的手稿，亲自穿针引线，像乡村小学生缝作业本那样，将手稿一本本缝制起来。

梁斌说过，手稿是从作家身上掉下来的肉。一位西班牙收藏者看中了梁斌的手稿，找上门来想购买《红旗谱》手稿。送走西班牙收藏者，梁老笑容满面。孩子们问他笑什么，他反问道：“你们猜猜，开价多少？”孩子们说：“10万人民币。”梁老大笑道：“10万美金！”笑过了，他将手一挥，说：“10万美金我也不卖！我的手稿属于人民！”后来，梁斌果然将全部手稿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事后，老人家亲口对我说，现代文学馆来人取走时，他特意与自己的手稿合影，全部手稿摞起来，比他的人还高。

梁斌先生最后一次入住医院治疗是1994年。那一次他住了2年。经天津市总医院的大夫、护士精心治疗和护理，他的病情稳定下来。他叫人在病房里支起画案，重新挥毫作画。梁斌的画作，被誉为红色文人画。他在蠡县高小曾接受过正规的美术训练，绘画基础扎

实。他的书画题材与他的革命生涯息息相关。北方农村的瓜棚豆架、白洋淀的映日荷花、太行山的嶙峋山姿、武汉江边的清秀风光，都是他百画不厌、推陈出新的绘画题材。他画荷花荷叶，水墨淋漓，一花一叶见白洋淀浩渺云烟；他画枇杷葫芦，果实丰满，枝枝蔓蔓缠绕着乡土气息；他的焦墨山水更独树一帜，千里太行一派荡荡长风。

文学家能书善画，古来有之，历代都有佳作流传，形成文人画。文人画不拘泥于师承与技法，讲求感情和兴会，捕捉事物最感动自己的特征，抒写胸中最激动自己的感情。但古来文人又多怀才不遇，将满腔不平怨愤倾泻于三尺熟宣，所以文人画多高古荒寒之气。梁斌的画，画的是他的革命生涯，抒发的是他崇高的信仰。他一改古代文人画风，不论字与画，均大气磅礴，激情满纸，看了令人精神振奋。

梁斌一生创作了8000多幅书画作品，其中3000多幅毁于“文革”之火，余下的5000多幅大部分收藏于故友新朋、普通民众手中。

黄胄与梁斌是同族兄弟，黄胄在国画领域俨然大家。两兄弟谈笑之间，梁斌常说：“黄画不如梁画”；黄胄为《梁斌画选》作序，坦言道：“梁斌的画和文学创作一样，充满激情和希望。看过他的画的人，都认为散发着新时代的书卷气，表现意象凝重厚机。梁斌说，他的画比我的画好，就这一点说，我是同意的。”

听说梁斌先生在病房支起画案，慕名来索画的不少，梁老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劳，每有得意之作，也欣然赠送。他在这期间创作了不少精品，但毕竟是久病且高龄的老人，画作断断续续。

1996年4月，梁斌先生一连几日不适，体力下降，提起笔来手颤不止，他已经许久不动画

笔了。一天清早，他忽然说很想画画，叫人铺开宣纸，一气画了三个多小时，画出一组四扇屏：梅花、牡丹、枇杷、樱桃。花朵生机盎然，果实丰硕繁多，洋溢着生命的蓬勃和收获的喜悦。大家看了，都暗暗称奇，说这哪像一位久病老人的画作，简直就是出自血气方刚年轻人之手嘛！由此，人们还私下里庆幸，期待他终会战胜病魔，慢慢康复起来。谁也没有想到，两个月之后，他便与世长辞了。

梁斌先生的书法绝笔，是“梁庄小学教学楼”七个字，那是他为家乡河北省蠡县梁庄村的小学题写的匾额。这座小学，是他个人捐款50万元建起来的。这是一笔“秘密”捐款，全部现金连梁老的家人都不知情。那时他还没有住院，老家村党支部书记带着小学的校长来了，诉说学校的难处。梁老说，再难不能难了孩子读书。过了一些日子，他把书记和校长叫到天津，当头对面交给他们一个提包，里边装着50万元现金，说：“盖吧，给孩子们盖一所最好的小学校”。他还嘱咐那位书记，别告诉孩子50万元是他个人捐的，告诉他们学校是县委、县政府为孩子们建的，让孩子们感谢县委、县政府。

以我对梁老的了解，要想搞到50万元，他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找老战友、老同事批款，他1927年参加革命，长期在冀中工作，战友、故旧不在少数，其中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也不在少数，他出面为乡村的孩子们说一句话，问题应该不难解决。第二个办法简单，便是自己拿出钱来。但梁斌身边没有这么多钱。几十年来，他的生活由夫人散帼英照料，年轻时从不称油打醋，老了更加不问家庭琐事。一个没有购买使命的人，要钱何用？但他需要50万元。

大约10年之后，梁斌的家人才对这笔巨款的来历有了片段回忆。原来，有一段时间，家

人经常见他携画外出，将他几十年来珍藏的名人字画，卷一卷就拿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家人无意间发现了一张卖画的单据，款项很大，问他，他将手一摇，说：“你们别管，我有用。”家人只知道他在卖画，想做一件自己的事情，就没人再问起，包括数字和用项，这之后就发生了一提包装了50万元现金的事情。

在梁庄，流传着许多梁斌关心家乡百姓的故事。梁喜来患羊角风，四处求医不治，梁斌把他接到天津，请了名医调治，回乡后，梁斌又一次次买药，亲自包裹好邮寄回去，直至他的病痊愈。3年困难时期，梁斌生活也不宽裕，但他得知梁振兴家生活艰难，袁营家缺衣少被，便多次给梁振兴寄钱，还给袁营家寄去了棉被。1988年，梁斌托人将一台电视机和一批图书送到村里，在村办小学开辟了“梁黄”阅览室，鼓励乡亲们读书。

梁斌先生捐出的50万巨款结出了果实，1996年5月，新的梁庄小学竣工了。那是梁庄村里最美丽的建筑。两层高的教学楼坐北朝南，楼体向东西两侧伸展，恰似一个正做着广播体操的小学生，在阳光下尽情地张开他的双臂。教学楼的中部设置了一座弧形过厅，采光充分，厅堂里阳光灿烂，灿烂的光芒将琅琅读书声熨烫出绸缎般的质感。

此时，梁斌先生已经入住医院并两次病危又转缓。听到梁庄小学落成的消息，梁老欣慰地笑了。6月6日，应乡亲们之邀，梁老终于又挥毫运笔，高兴地题写了匾额“梁庄小学教学楼”7个大字。1996年6月20日，梁斌先生与世长辞。这日子与他为梁庄小学题匾只隔14天。

2004年我曾去梁斌先生的故乡河北省蠡县梁庄采访。村里的乡亲告诉我，近年来，有30多

名农民子弟考上了大学。一位以书画艺术之精粹著称的作家、艺术家，他的书法绝笔不是恢宏的长卷，也不是精美的小品，而是一座乡村小学教学楼的匾额。梁斌先生用他的一生印证了他的话：“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永远忘不了农民父老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活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不能忘记八年民族解放战争中，广大农民父老不怕牺牲他们的身家性命，献出他们的一切；不能忘记吃了他们多少小米；不能忘记坐了他们多少渔船；不能忘记睡了他们多少热炕头；更不能忘记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没有他们对我的教育，肯定没有我这个梁斌”。

也许梁斌先生对自己的生命极限已经有所预感。在他离世两个月前，在画了梅花、牡丹、枇杷、樱桃四扇屏之后，他余兴尚浓，意犹未尽，又大笔一挥，写下一幅条幅：“一华落地来，满天星斗日。”写这幅条幅时，他的手一丝不颤，运笔刚劲有力。这幅条幅成了他书法的峰巅之作，与花朵生机盎然，果实丰硕繁多的梅花、牡丹、枇杷、樱桃四扇屏，相映生辉。盛开的梅花、牡丹象征着祖国的繁荣昌盛，枇杷、樱桃象征改革开放硕果累累，满天星斗象征人民光辉的未来。然而“一华落地来”，此时梁斌先生已经预知了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却创作出这样的书与画。梁斌先生将他对人民的忠诚与爱，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4月26日6-7版

诗两首

刘力

芳菲春花来去兮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乐天庐山咏晚春，
今描东戴河贴切。
方叹京春芳飞去，
到此欣逢花检阅。
丁香扶风香播远，
玉兰紫葩态袅娜。
樱花新妆霓虹雨，
海棠春睡醉媚斜。
梨花琼玉香雪海，
桃蕊缤纷悦彩蝶。
杏林红消韵未减，
新垂紫簇覆藤萝。
你方唱罢我登场，
名角同台幕不落。

万紫千红朱熹曲，
春暖花开海子歌。
莫叹花好总瞬短，
勿醉人生能几何。
花落花开天有序，
悲欢离合月圆缺。
北方霜凋南花茂，
东霞西飞域磅礴。
多姿多彩中华盛，
赞兮最美我的国。

注：白居易字乐天
诗《大林寺桃花》
(2025年5月2日)
东戴河感逢春花

我的五四青年节

刘力

小时候
我家住北京五四大街
在老北大红楼的后院
那是震捍的五四运动发源地
这里充满浓浓的五四情结
于是五四这个数字
对我仿佛有特殊的意义
小时候每当青年节来临
我带着红领巾
昂扬着小红脸
悄悄拥进哥哥姐姐的圆舞圈
操场上欢声笑语
大喇叭响奏的《青春圆舞曲》
“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
广阔的大地上鲜花飞扬
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
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
春光绽放在欢笑的脸庞
翩飞舞姿让大地都旋起来
歌声伴着白鸽的哨声
此起彼伏在蓝天里飞响
在欢乐圈中看热闹的我畅想
啥时像他们一样也能长大

我也要在集体舞的行列里
邀请位漂亮姐姐跳起舞来
肯定比他们都捧
快快长大吧
那是多少孩子的期待
这愿望竟随风般的飞翔来
我也成了心想的那位
风华正茂的团支部书记
随即又升迁团委书记
那时每逢青年节
我便成了舞台上的闪闪光束
但幸福的时光随岁月偷偷溜去
那后来的后来呀
我便成了现在的现在
青年圆舞曲离我渐远渐离了
但每当五四的这天
我便甩开这年龄的羁绊
乘着梦的飞毯追溯时光
看见了熠熠芳华的舞台
看见了欢腾的青春圆舞曲大圈
还有那位团支部书记领舞
噢看见了，还是那么神采奕奕，挺帅
(2025. 5. 4. 青年节)

“鸟人”赋

贾耘田

自号“鸟人”，南飞北徙。逐鸿鹄之凌云，慕紫燕之闲栖。安蓬间之果腹，喜鱼虾之嬉戏。

夫人生蜉蝣，百岁一息。随风起落，仰伏天地，阖得自主乎？唯桑榆未落，晚霞顿起，孤鹭成图，岂非美景乎？呜呼！生身已逝，哺乳自立，衣食无忧，羁縻尽去，胡为而不乐乎？

咦嘻，金光闪于砾尽，美图成于终笔。人生无悲，唯有心喜耳！



百岁国匠吴良镛的“黄金时代”

苏少华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谋万家居，得百岁福。吴良镛先生已走过百年人生，今年5月7日是他103岁的生日。

今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副刊“大家谈人生”专栏头条刊发了吴良镛先生的文章《我的求索之路》。他在回顾百年人生和城市规划事业时，仍对保定记忆犹新、心心念念，再次提到当年他主持做的保定规划。他说：“除了首都北京的规划建设，保定城市规划我想特别讲一讲的”，并充分肯定了保定的城市规划工作：“在数十年的学术人生中，除北京外，我

参与了不少地方的规划。但一个中等城市的规划得以较完整付诸实践的，唯有保定。”吴良镛先生一生做了许多大城市规划，但这次唯一讲到了保定！这既是吴良镛先生对保定规划的深情回忆，也是对保定人民最亲切的问候！还是对保定工作的特别肯定！

不仅如此，2021年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等单位为吴良镛先生举办国匠吴良镛学术成就展，在规划实践展区，1958年他所做的保定城市总规图，作为唯一的地级市赫然在列。2022年两院和清华大学为他举办吴良

镛人居思想的科学贡献线上研讨会，会上吴良镛先生和20多位全国城市规划建设领域的专家发言，保定作为全国唯一被邀城市，由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人员，在保定设置分会场参会。

能得到作为两院院士、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教育家和人居环境科学创建者吴良镛先生的青睐，保定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何其幸哉！保定人民也永远铭记和感谢吴良镛先生，每年都以不同方式给他祝贺生日。2022年在他的百岁生日来临之际，我受保定市领导委托，编写出版了30万字的《吴良镛与保定》一书，作为保定1000万人民向他老人家送上的一份寿礼。2023年在他101岁生日时，保定市民代表题写了一幅对联送给吴先生：历史文化名城古风新貌、千万亲人感恩戴德，建筑规划泰斗京畿首善、六十余载情有独钟。这些都深情表达了保定人民对吴良镛先生深深的谢意和真挚的祝福。

一、“我对保定情有独钟”

他第一次踏足古城保定、主持编制保定城市规划已经67年；他力挺保定通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评审已经39年；他为保定上千名干部做“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报告已经23年，他去年又被保定市委、市政府聘为决策咨询终身顾问……从上世纪50年代年青才俊的“小吴教授”，到如今银发满头的百岁国匠，吴良镛先生始终不忘保定这座城市，长期支持保定发展，对保定充满着深情厚意。

从他1958年来保定做规划算起，已与保定有着近70年的不解之缘。吴先生先后担任保定“五大顾问”：50年代的城市规划顾问，80年代的政府经济顾问，90年代的莲池书院顾问，2014年的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顾问，2024年被确定为决策咨询终身顾问。长期

以来，他为保定的建设与发展鼓与呼，出主意、想办法，而且还在多种场合、以不同形式，讲保定、谈保定，关心保定、支持保定。特别是2006年他认真调研思考，发表了《对保定发展的几点看法》，从交通建设、文化建设、县域经济、名城保护、生态保护、自强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六条针对性很强的建议。这些意见建议对保定的建设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吴良镛先生是保定长期发展的坚定支持者，也是保定长期发展的直接见证者。在众多两院院士、国匠大师中，吴良镛先生当属唯一。

他是保定城市规划的奠基者。在城市规划建设上，1958年，吴良镛先生带领团队长时间住在保定，不仅为保定市编制了第一个城市规划，还参与了徐水大寺各庄“共产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建设。吴良镛先生曾笑称，做规划就像女同志生孩子，我的“第一胎在保定”，而这个“第一胎”就是保定“58规划”。这既是保定的第一个城市规划，也是吴先生所做的第一个城乡一体化规划。这部规划奠定了保定未来城市的发展框架，对保定城市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1961年，他主持编写全国第一本《城乡规划》教材。因为有保定规划的实践认识，他认为，没有保定这段实践经历，可能这本教材就写不好。他回忆说：“我所领导的小组修订了保定城市规划总图，当时的市长很投入，学生们工作也很有激情，其成果得到了实践。因此体会到这门课程一定要和具体的规划设计工作结合起来，包括后来小城镇规划和人民公社的设计，尽管并未实现，也从中受益匪浅。”

他是“山水保定”城市模式的设计者。保定西依太行山，东傍白洋淀，历史上有九条河流穿过保定，流到白洋淀，是南北中轴线上的

佼佼者，建设“山水城市”得天独厚。吴良镛先生在名城保护规划中，抓住保定这些地理特点和山水格局，提出保定市要在更大范围内构建山、水、城相交融的“山水城市”模式。我国著名规划建筑专家鲍世行对此也十分赞同，他说“山水城市建设也是文化名城建设，我觉得保定不管山水还是文化跟其他城市都不一样。”今天保定市区府河天水桥公园即将实现水上游，将会成为保定文化旅游的又一爆点，过几年将实现到白洋淀通航，“西山东水映名城”胜景终将全面实现！

他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守护者。在文化名城建设上，1986年在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评审会上，吴良镛先生一锤定音：“保定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当之无愧！”得到在场的罗哲文、郑孝燮等评审专家一致同意。之后，1987年、2021年吴良镛先生受邀两次作为顾问，指导编制了两部保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他是“文化保定”发展理念的首倡者。2006年，他带队到保定调研，第一次提出“文化保定”发展理念，强调“文化保定是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吴良镛先生高瞻远瞩的擘画，使保定名城保护工作扎实推进，一批重要的文化遗址得到恢复修缮，一大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确认和传承，“千年燕赵典范、百年直隶首府”的文化名城形象不断彰显，“文化保定”已经成为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如今，全国书院之城、博物馆之城、奥运冠军之城建设如火如荼，保定的历史文化名城优势，正在转化成强劲的高质量发展优势。

他是“京津保”协调发展的首倡者。在区域协调发展上，在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规划发展研究中，吴良镛先生始终把保定放在京津冀区域中的重要地位，进行区域规划和设计。1992年他第一次提出“京津保”概念，指出保

定要借京津之力，与京津两地一体化发展。特别是从1999年正式立项，吴良镛先生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他带领200多人的“科学共同体”研究团队，在国内第一次开展大规模重要区域规划研究，积极指导京津冀三地统筹发展。在2002年、2006年、2013年先后出版了三期《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报告》，进而发展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制定发挥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作用”。令人惊喜的是，三期报告期期有保定，特别是在第三期报告中，吴先生大胆向国家提出建议：设立跨省市边界的“畿辅新区”，或称之为首都政治文化功能新区，在京津冀区域共规划了三处，其中有两处放在了保定。

他是保定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促进者。在生态环境建设上，他多次到白洋淀调研考察，始终强调“保定的生态环境相当重要，要保护好生态环境，从太行山东麓层层种植，储存水源，使整个地区草木丰盛，山川秀美。要保护好白洋淀，使之成为未来首都某些功能的潜在转移地区。这是一个值得决策者高瞻远瞩的战略性问题。”如今在国家建设雄安新区的大背景下，经过各方合力攻坚，白洋淀的水质已全部达到三类，“华北明珠”正在重放光彩。

“参天之本，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之所以保定“西郊八大厂”顺利规划选址，之所以保定市把“文化保定”“山水保定”作为重要发展战略，之所以雄安新区花开保定，包括百年保津铁路建设、历史文化名街西大街保护，以及当初裕华路转角楼“商业大厦”、大世界商业城的项目建设，等等，我们都要记住百岁国匠吴良镛，是他的乾坤大笔擘画着保定的蓝图。

吴良镛先生曾多次说：“我人生中许多难忘的经历都发生在保定”，“我对保定情有独钟。”通过以上的点点滴滴，我们都能深切感受到吴良镛先生对保定执着一生的深情厚谊，确实确实他老人家对保定是情有独钟。

二、“一息尚存，求索不已”

吴良镛先生的一生成就卓越，荣誉等身。他不仅是教育家、建筑学家、科学家和城市规划大师，他的一生可谓是百科人生；他还是一位奇人、超人，创造了许多人生奇迹！是我们人生的典范和工作的楷模。他退休后的40年，也是“向科学进军的四十年”，可以称之为他一生的“黄金时代”！他精神状态好、退休不退岗，先后创建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人居科学院等；他进取精神强、始终不停步，许多大城市规划、区域规划、建筑规划等重大成果和国家级奖项都是在退休后获得；他处事心态好、始终保持低调，学校虽有专车安排接送，但他却坚持每天拉着装有图书和资料的拉杆箱上下班。本来他参与了国家大事、千年大事雄安新区的规划设计，但他从未跟人提起。

2002年，他80岁高龄，坚持带队到西藏地区开展人居环境研究。2008年夏天86岁的他到南京视察江宁织造博物馆工地，突发脑血栓，身体不能自理。然而，他却以超人的毅力进行了一年半的康复训练，不仅恢复了正常，在出院时他还书写了一幅力透纸背的书法作品送给了医院。2012年他90岁，开始编写近百万字的《中国人居史》，两年后正式出版。2014年他已经92岁，仍然还在给研究生和博士生上课，他是清华园里资格最老、年龄最大的园丁。2015年他93岁，仍然担纲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人居环境科学卷的主编。2017年雄安新区成立半年后，95岁高龄的他仍然心系国家大事、心系保

定发展，从北京乘车分别到雄安新区和保定市调研，对保定如何与雄安新区互动发展把脉指路，又一次为新时代的保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息尚存，求索不已”，既是吴良镛先生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不断向科学进军的精神体现。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取得的许多重大成就和许多国家荣誉，都是在他退休后获得的，其中还有几个是“90后国家荣誉”。国家最高科技奖是授予在当代科技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技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技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技工作者，非一般科学家能够获此殊荣。2012年他90岁，因为吴良镛先生在人居环境创建和区域规划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贡献荣获该奖，他是我国建筑学界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中华艺文奖是中国艺术界的最高奖项，吴良镛先生在建筑规划实践上始终追求“人居艺境”，遵循“艺术求美”原则，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2013年他91岁，因为他对中国文化艺术的特殊贡献，荣获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他一生获得国家大奖众多，但对此奖他十分看重。小行星的命名是一项国际性、永久性、至高无上的荣誉，2016年他94岁，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9221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吴良镛星”。这是国际社会对他在中国人居科学事业中所做出重大贡献的充分肯定，他是我国建筑学界第一个被命名小行星的科学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自1977年首次以中国人名命名小行星以来，至今只有40多位中国古代和现代的科学家获此殊荣。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为表彰他在中国人居环境科学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2021年吴良镛先生99岁，在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他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证书编号001。



在吴良镛青年时期，对他的工作和生活关心备至的林徽因先生说，“他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困境抗争中表现出的少有的坚强。”而他在美国留学时世界著名建筑大师、恩师沙里宁，站在国家的高度评价吴良镛：“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于一般的人类文化发展，而且来自于中国实际生活的发展，一种新与旧的结合，基于中国自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而他的好朋友、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说：“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

吴良镛先生把百年岁月全部奉献给了中国人居事业，从首都北京到古城保定，从陕西西安到云南丽江，从长三角到京津冀，从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到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从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到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项目规划建设……都有吴良

镛先生不知疲倦、上下奔忙的身影。

三、“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在学生时代，吴良镛读到杜甫的诗句启迪了他的“人居”之梦；在抗战期间，吴良镛亲眼看到日军的狂轰滥炸致使百姓流离失所，从而坚定了他从事“人居”事业的信念。为此，他创一门学说，育三千桃李，谋万家人居，从莘莘学子到耄耋老人，始终不离不弃、执着耕耘。

吴良镛先生说，他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他一生成功创建了两大科学——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这是中国建筑学界里程碑式的理论著述，从思维方法到创新实践，深刻阐释了建筑学、城市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三位一体的关系及其科学内涵，并由理论到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建筑规划成果，为中国人居环境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1989年，吴良镛先生出版专著《广义建筑学》，标志着广义建筑学的诞生。强调建筑学的核心问题是将建筑与自然、建筑与环境、建筑与人、建筑与城市设计融为一体，而不单是考虑一座房子或一组房子。这部专著的出版引起了中国建筑界的广泛关注，被推荐为“建筑师的必读书”。

1993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上，吴良镛先生首次提出“人居环境科学”概念，将人居环境划分为全球、区域、城市、社区、建筑五大层次，为当代大规模城市空间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人居环境科学始终以人为核心，强调所有层次的空间规划设计都要为人的生活服务，旨在创造适合社会生活生产的美好环境。吴良镛先生认为，人居环境科学要走向“大科

学”，更多地与能源学、环境学、生态学、信息学等相关科学技术相联系；人居环境科学要走向“大人文”，将便民生作为基本准则，住房与社区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生态修复、人文复兴等，都与此息息相关；人居环境科学要走向“大艺术”，把美学上抽象的美化为无所不在的空间的美、生活的美、融汇的美。为此，他多次在全国市长学习培训班上，“希望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的市长，要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历史家的渊博、革命家的情操”，认真负责地规划建设好每一座城市。人民安居，毕生所系，吴良镛不愧是大学者、大先生，不愧是“人民建造师”。

近百年来，在世界近代建筑和城市规划事业发展中，由世界性会议通过，能作为纲领性文献的只有三个：一是1933年的《雅典宪章》，二是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三是1999年的《北京宪章》。这三个会议的地点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雅典是欧洲文明的摇篮，马丘比丘是拉丁美洲印加文明的象征，中国北京则是东方文明的代表。而作为指导21世纪世界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北京宪章》的起草者正是吴良镛。站在世纪之交的重要转折点，吴良镛在这次大会上发出了“千年之问”：“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引发了与会者的深刻思考和强烈共识。《北京宪章》标志着吴良镛先生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两大学说被全球建筑师普遍接受和推崇，同时也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既是吴良镛先生的人生

理想，也是他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工作的真实写照。几十年来，吴良镛先生领衔研究的《京津冀城乡发展规划》，构建出“一轴三带”的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格局。曲阜孔子研究院、南通博物苑新展馆、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北京总体规划评估与战略研究、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历史文化环境保护研究……从建筑到城市，从城市到区域，40多项代表性实践项目，展现出吴良镛先生“匠人营国”的宏伟抱负，体现了科学、人文、艺术融为一体的“人居之道”。

2012年吴良镛先生90岁，他勉励自己：“我必须警惕不要轻易失去这最后的人生单元，而是更要理智地去完成过去90年未完成的事。”2016年春节，吴良镛先生面对时代的召唤和未来无限的可能性，仍然充满激情，他书写了一幅春联借以自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拙匠近年豪情未已”。年已近百，豪情依旧。吴良镛先生乐观豁达的精神鼓舞着我们，他的眼神依然那么明亮，他永远挂在脸上的笑容总是带给我们温暖。

也许我们常人很难活到吴良镛先生这样的高龄，更不可能取得像他那样伟大的成就，但我想，在吴良镛先生“一息尚存、求索不止”的精神感召下，我们都应该尽可能延伸我们生命的长度，拓宽我们生命的厚度，像吴良镛先生这样为社会、为人民、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2025年5月5日写毕）

文化名城守护人

——记保定市退休干部李松欣

张喻翔 苏少华

那些年，人们在竞秀公园小广场，总会看到一位中等身材，结结实实，慈眉善目，淳朴善良，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老头儿。他穿着朴素，头戴一顶小帽，手里拎个软布小书包，里边装着书报资料。他精神矍铄，红光满面，面带笑容，声音洪亮，为广场上踢毽子的人们喊号，为抖空竹的朋友叫好，和甬路上走路锻炼的人们打着招呼……很难想象，这位老人已近九秩高龄！他，腰不驼，背不塌，耳不聋，眼不花，记忆清晰，思维敏捷，谈吐豪爽，精神头足。他，就是原保定市城乡建设环保局退休干部李松欣先生，今年他刚刚去世一周年。

一

李松欣老人从小到大在保定上学、生活，是个“保定通”“活字典”，对保定市区的文物古迹、大街小巷，以及保定的历史文化都很熟悉，并进行长期而深入研究。他从保定一中毕业后，先后在保定市委党校、市建设局、市人大常委会、市城乡建设环保局等单位工作。他热爱城市建设事业，把保定当成自己的家，保定的事就是自己的家事，从参加工作开起，便全

身心地投入到了保定古城建设之中。特别是他退休后，仍然不忘古城文化，作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员，保定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他经常深入市民百姓，征求意见建议，积极建言献策，为保定古城保护和传承贡献力量。

李老深知古城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不可再生资源，因此，他强调在城市化进程中要特别注重保护古城的风貌和历史遗迹。在他负责城市规划工作期间，他积极呼吁、争取，成功阻止了在总督署内建办公楼的计划，保留下了完整的总督署古建筑群；成功阻止了拆除准军公所建华电宿舍楼计划，保住了准军公所这一徽派建筑瑰宝。他提出学习北京古城科学管理模式，推动我市成立了古城保护筹备委员会，高位推动古城保护工作，让更多人感受到古城的历史文化魅力。

他为古城保定留下了一批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在工作期间，他牵头组织编写了《保定市城市建设志》；主编《保定城市研究》杂志39期等，成效显著，多次受到市政府表彰。他

爱保定、写保定，经常在《名城报》《保定日报》《保定晚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保定名城文化、民俗文化、胡同文化等方面的文章，介绍保定名胜古迹。还多次在保定市电台、电视台讲述“保定故事”，人们亲切地称他是“保定通”、保定“活地图”“活字典”。

他积极筹集资料，积极参与保定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李老一直从事城市规划工作，并参与了1958年吴良镛团队编制《保定总体规划》，参与保定西郊八大厂选址与建设，以及吴良镛先生主持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工作。自1958年至今的60多年里，吴良镛先生多次来保定考察、调研，李老都是“钦定的陪同者”。他求知若渴，虚心请教，紧紧跟随，详细记录了吴先生发表保定的意见和谈话。

20世纪80年代，继国家宣布第一批24座文化名城之后，于1986年秋组织专家委员会评审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吴良镛先生是评审委员、保定市政府顾问，他发现河北省申报名单中没有保定，便来电话询问当时在保定市城建局工作的李老：“各市可直接向国家名城委申报，保定应抓紧报。”保定市上报后不久，国家名城委秘书长王景慧来电话对李老说：“国家第二批名城经多次评审结果：在河北省申报的四个城市中只有保定顺利通过。会上，吴良镛先生力挺：“保定当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当之无愧！”赢得在场评委专家罗哲文、侯仁之、郑孝燮等的热烈掌声。

二

与凤同飞，必是俊鸟。李老见贤思齐，对吴老深为敬仰，把吴老当作名副其实的良师益友。在与吴老60多年的交往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老常说，吴教授是我学习的好榜样。他62岁退休，他的所有重大科研成果都是

在退休以后取得的。吴老年近百岁还在不舍昼夜，为国家、为人民操劳，攀登科技高峰。我比吴老小10岁，我要认认真真地向吴老学习。吴老是大师，是泰斗，我虽无吴老的渊博学识、科学技术，但我可以学习他的精神，自己能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

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李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92年6月李老退休后，先后当选为保定市社科联副主席、保定市地方志研究会理事、河北省地方志城市建设史志研究会委员、河北省科协“四大”代表、保定市科协常务委员。李老以其深厚的感情、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对保定城市的热爱，为保定市城市建设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为保定市的长远规划和持续发展注入了智力支持。

李老熟悉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业务和技术，先后多次主持起草或参与起草了保定市城市市容管理、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园林绿化管理、城市规划管理等地方法规；多次在国家和省、市报刊发表文章宣传保定。如《未来的保定》《保定市城市规划》《古莲花池十二景》《鸡水阁与一亩泉》《莲池书院》《保定的重要位置》《燕地天府保定》《2000年的保定》《关于保定城市规划特色》《保定古代建筑特色》等。1999年他牵头主编了90万字的《保定城市建设志》，同时还与人合作编著出版了《中国城市建设年鉴》《保定地名资料》等书籍。

在文化传承方面，李老深知保定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性，极力推崇挖掘和保护丰富的文化遗产。他在多个公开场合宣传保定历史文化，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展示。2013年由李老牵头组织，河北大学崔云鹏、吕志毅两位教授参与，文化学者郑新芳老师执笔撰写的建

议《办好莲池书院壮大文化产业》，在河北省政协会议上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充分肯定，被河北省政协文史委、河北省政府参事室评为“河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议政会”优秀论文。

在园林建设方面，结合保定市城市规划和市民需求，就竞秀公园改造提升，提出了打造集文化、历史、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的建议，并面向社会征集对园内路、桥、亭、树、石等景物雅称；研究编写“竞秀公园史论”，展示建园历史事实并载入史册；在公园内设置文化展示区，展示保定历史文化和特色，让市民在游乐的同时也能受到文化的熏陶。

2015年，李老等提出建立“保定人民抗日纪念碑”“加强旌忠祠文化、兴建杨继盛纪念馆等建议”；2016年，李老围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建议加大立法力度，制定出台《保定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法》《保定市工程监理法》《保定市地下管网管理法》等地方法规，从严、从紧、从硬管理好我们的城市。每次开会，李老都是成竹在胸，积极发言。说到动情处，便站起身来，挥舞着手臂，声音洪亮，激情澎湃。此时此刻，人们似乎又看到了保定刚解放时那个意气风发、慷慨激昂、登台演讲的热血少年！

元代名人刘因有《西塘观稻》诗：“藻西庄喜晚来过，有岸无沙鸡水河。柳绕几弯白鹭下，稻连千顷绿云多。花香散落农家艇，芒刺横牵渔夫蓑。”描写了当年古城西郊鱼米之乡的美景。2016年，为庆贺国务院命名保定为历史文化名城30周年，李老提议并主导，和竞秀公园几位保定书画友人商议，以明朝“上谷八景”中的“西塘观稻”为背景，以刘因诗意为意向，让农民画家聋哑人戴锡彬执笔画一幅《西塘观稻图》，再现保定西郊的历史风貌。

戴锡彬很快就画出有稻田、有渔夫钓鱼的二尺小样。李老和众人认为，画面应扩展到保定古城至一亩泉中间，增加沈苑泊、贤台、四里营、廉良、水碾头、大小车等景点，后来又扩展到张柔墓、汉墓、尧山、庆都山。就这样一改再改，历时三年，一直画了十二稿。一幅由李老策划，杨进福题书画名，刘鹤霆书简注、白凤奎书写说明的反映古城西郊美景的12米长卷，终于完成，并得到有关市领导的赞许。

三

眼看保定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年近九旬的李老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

李老有写日记的好习惯。他将多年来自己写的日记按照时间顺序一本本排列起来。翻开日记，就像打开自己大半生精心积累的“古城藏库”，开始一件一件往外取“宝”。他厚积薄发，出口成章，把它们全部变成回忆文字，在媒体上陆续发表，为的就是给保定人民留下更多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化价值的不可多得文字，积淀着古城的文化底蕴，丰富着文化名城的文化宝库。这些文字中所记述的，大都是他的亲历亲为，客观真实，朴实无华，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李老简直变成了一个忘却年龄的老顽童，他每天都是那样朝气蓬勃、精气神十足。他既像一个永不停转的马达，又像一头不知疲倦负重拉车的老黄牛，为人民、为社会，为古城，倾注着满腔的热血与忠诚。他憨厚朴实，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官儿”的样子，老友们都愿意聚拢在他的周围，听他讲保定故事。不少人都尊称他为老师，亲切地说：李老李老，保定一宝。

正当李老为古城文化保护和传承孜孜以求、“抽丝剥茧”之际，2024年3月他却突然悄悄地离开了我们！当时，他留下遗嘱：只让亲

属们参加葬礼，不要打扰任何朋友，包括他多年的老友。

朋友们后来听闻噩耗，纷纷互发微信表示哀悼。李老多年的好朋友、《名城报》主编薛刚：“从我来到报社就与李松欣先生相识，十几年来，其热心助人、豁达开朗的性格让我受教颇多。李先生非常钟爱名城保护事业，一生致力于名城保定的保护传承。”李老过去的同事、现在市发改委重点办负责人王志军：“李老先生当年为了修建保霸铁路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老先生告诉我，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记录了保霸铁路经历的曲曲折折。老先生一直盼着保定能够修建东西大通道，成为铁路枢纽。雄忻铁路的修建，可以让老先生含笑九泉了！”全国道德模范油条哥刘洪安：“听说李老去世，很是悲伤！回想在竞秀公园和李老在一起的时光，历历在目。李老对晚辈的厚爱、帮助和指导，晚

辈永远感恩在心！李老高风亮节、艰苦朴素，钟爱家乡，一生奋斗，是晚辈的精神丰碑，一生膜拜的榜样！晚辈一定不懈努力，把本职工作干好，给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石油安装队工人孙光：“结识李老师已有二十年。李先生知识渊博，平易近人。对我有许多帮助。尤其对保定古方顺桥的关注，让我获益非浅。李先生是我十分尊重的前辈。深深悼念李松欣老师！”

李老是保定的贵人，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退休之后，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保定。他不图名利、不贪享乐；昼思夜想，呕心沥血；只管做事，不求回报；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秉勤、正、廉于官场，集真、善、美于一身，成就斐然，硕果累累。他是党的好党员，人民的好公仆，公务员的好榜样，古城人民的好儿子。



太阳花

何俊霞

小时候，母亲给我们做过几回野菜。不是因为野菜有营养，而是因为当时闹饥荒。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人们越来越讲究养生。春夏时节，常有人三三两两在田间地头挖野菜——荠菜、灰灰菜、马齿菜……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满盈生命本初的自然之色，在蓝天白云下飞扬，在手指与舌尖间缓缓流淌。

马齿菜，也叫马齿苋。开水焯之，可做馅儿，可凉拌。

喜欢马齿菜入口滑溜溜的感觉，但很少去做这道菜。除了我，家里其他人好像对它不感兴趣。其叶片小，有的竟不及指甲盖儿大；其茎短，有的曾不及手指长。择菜、洗菜时，着实需要些耐心。耐心，这个时候又往往是我所欠缺的。

大花马齿苋和马齿苋都属马齿苋科。它们都有紫红色的低矮的茎、小小的绿色的叶片。大花马齿苋的花却比马齿苋的花大三四倍，颜色有大红、紫色、金黄、雪白……

大花马齿苋，又叫太阳花。炎炎烈日下，它们仿佛要将所有的美一股脑地展露出来。从乡下石桥边、小路上经过时，目光总会被几朵单瓣太阳花深深吸引。重瓣太阳花层层叠叠，很像一朵小牡丹。所以，太阳花也叫松叶牡丹。此外，它还叫午时花、半枝莲、死不了

等。

传说太阳花原是一位水泽仙子，迷恋着太阳神。太阳神的追求者众多，对于一位无名小仙的情意，自然是不当回事。仙子就痴痴地等，每天追随着太阳神的金色马车东起西落。她的痴情最后感动了神仙，神仙便将她变成了太阳花。太阳花，它对于阳光可真是喜爱啊！阳光愈是充足，愈是炽热，它便愈是开得旺盛和艳丽。它因太阳而痴痴地盛开，在毒辣辣的阳光下，毫无保留地绽放自己的色彩。

太阳花不怕太阳晒，也不挑土壤，差不多是插到土里就能活。曾经从野外移栽了一盆，养在自家屋子里的阳台上——那儿阳光充足。它长得很茂盛，可就是不愿意开花。在我家的阳台上，太阳花要把自己变成不开花的绿植。这无声的抗议让我愧疚，只想立马就把窗外的阳光还给它。

霜降过后，层林尽染。秋天悄悄将大自然皴染成另一幅五彩缤纷的画面。这时候，安静的夕阳和夕阳下褐色的山坡很相配，和山坡上金色的菊花很相配，和看风景的中年人很相配。

母亲坐在灶旁烧火，我坐在她身旁。我坐得离年迈的母亲很近，离温暖很近，似乎只要微微一探身，便能将头靠在她肩上。真想靠在

母亲怀里，做回撒娇的孩子。风儿摇动树梢，母亲和我在氤氲中唠着家常。通人性的狗儿，时不时地摇着尾巴走来走去。秋光里，我看见缥缈如画的炊烟、呢喃低语的燕子，还有太阳花如梦似幻的笑脸……

立冬过后，秋色已淡，天气渐寒。冬天，常会想起祖母。祖母一生闲不住。她活了九十多岁，八十几岁时还能上山捡柴。我喜欢祖母，喜欢看她笑。祖母笑起来，像个孩子。冬天的一个清晨，祖母突然走了。我偷偷摸了摸她的脸，依然软软的，还带着最后一丝温暖。

冬天，万物归藏。太阳花的叶更黄，茎更红，分明已离枯萎不远。身体已垂垂暮老，依然在太阳底下绽放娇美的容颜。这痴情的女子，自春到夏经秋入冬，一直都在倔强地盛开，直至倾尽生命中最后一抹色彩。

然而，你知道吗？其实，每一朵太阳花的绽放时间最多不过两三天。与太阳缘分浅的，甚至只有一天。相逢如此短暂，不知道太阳会不会偶生留恋，偶有遗憾。

纵有万般留恋，了无觅处。若此时偶闻菊香，又岂会感叹“不比菊花耐寒”！

其实，太阳花晒不坏，也冻不死。它们只是静静地“藏”了起来。别忘了，它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作“死不了”。

郭沫若曾作诗《死不了》，称赞它们顽强的生命力。

我们是昔有、今有和永有的花草，

我们的名号稀奇，就叫作“死不了”。不信，请把我们的花朵连梗掐下，只要一插进土里，又能活得很好。但我们害怕寒冷，过不了冬天，我们的生命只好靠种子绵延。因此，我们依然是永远死不了，生命的力量大过原子弹、氢弹。

就算对枯死的太阳花不闻不问，到了来年春天，“藏”在泥土里的种子还会发芽。夏天，还会对着似火的骄阳开花。人们看它时，它在毒日头底下开得泼泼洒洒；人们不看它时，它也在毒日头底下开得泼泼洒洒。春天，默默生长；夏天，痴情怒放；秋天，倔强盛开；冬天，静静等待……也许这就是太阳花对生命本能的诠释与热爱吧！

母亲对我说，大花马齿苋的茎叶好处很多，也可以吃。

我不反对养生，但却不忍试吃。

何为养生？庄子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身心本为一体，理应顺中虚之道，保自然之性。

于我而言，太阳花存在的意义即存心养性。

每一个女人，不，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朵“太阳花”。每一朵“太阳花”，都为热爱而盛开。无论花期长短，无论是否耐寒，每一朵“花”都努力绽放每一朵“花”的精彩。

当海平面吞没最后一句“诗”

文学院2023级书法学1班 魏文琪

一、初见威海时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初夏，我刚刚从紧张焦虑的高考状态松懈下来，姥爷提议带我去威海旅游时，



我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作为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姥爷一直保持着矍铄的精神状态，他不仅是我生命中重要的精神支柱，

更是我诗词学习的引路人。记得小时候，每到周末，姥爷都会坐在老藤椅上，我则依偎在他的膝旁，听他抑扬顿挫地诵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诵读“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时的我虽然不懂这些诗句的深意，却被姥爷声情并茂的朗诵所感染，也跟着摇头晃脑地背诵。如今想来，那些诗意的周末时光，为我的生命注入了传统文化的养分，也让我与姥爷之间建立了超越血缘的情感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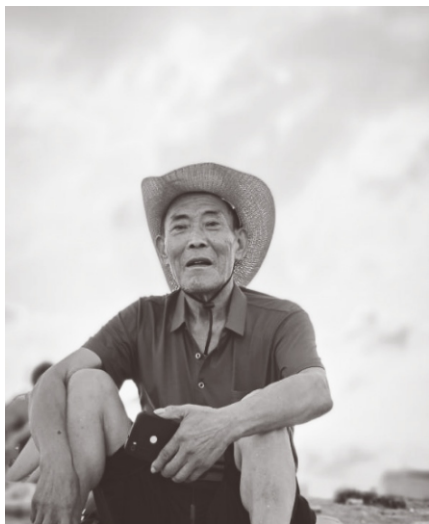
威海，这座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城市，

在姥爷的描述中充满了神秘色彩。“威海有海，有岛，有山，有城，”姥爷轻抚着旅游地图，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尤其是刘公岛，那可是甲午战争的见证地，咱们去看看。”我看着姥爷布满皱纹却依然充满活力的脸庞，感受到他对这次旅行的重视。对于一位老人来说，长途旅行需要极大的体力和精力，但我从未听姥爷抱怨过一句，他的心中或许只有对这次“最后的旅行”的期待。

初到威海，映入眼帘的是那片蔚蓝的大海。姥爷牵着我的手，漫步在威海的沙滩上，海风轻拂，带着咸咸的腥味。“大海啊，”姥爷望着远处的海平线，声音有些沙哑，“我年轻的时候，也在这里看过海。”我从未见过姥爷如此感怀往事，他的目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海浪，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我站在姥爷身边，看着他被海风吹乱的白发，恍然意识到，这个夏天的旅行，或许会是我与姥爷共同拥有的最后记忆。

威海的景点众多，但姥爷最想去的是刘公岛。这个位于威海湾内的小岛，承载着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记忆。岛上的北洋海军提督署、水师学堂、古炮台等甲午战争遗址，记录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姥爷站在炮台上，抚摸着那些已经生锈的大炮，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感。

“落后就要挨打，”他轻声说着，声音里带着无限的感慨，“当年的北洋水师，也是亚洲一流的舰队啊。”我看着姥爷被



海风吹乱的白发，突然意识到，这个夏天的旅行，不仅仅是我高中最后的假期，或许会是我与姥爷共同拥有的最后记忆。

二、刘公岛之旅

在刘公岛的游览中，姥爷对历史遗迹的熟悉程度令我惊讶。他对甲午战争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对北洋水师的每一段历史都能娓娓道来。在北洋海军提督署前，姥爷详细地向我介绍着北洋海军故事；在水师学堂，他回忆着自己幼时上学的生活；在古炮台上，他讲述着那些英勇无畏的水师官兵。姥爷的声音有些沙哑，但依然清晰有力，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对那段历史的追忆和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我看着姥爷在历史遗迹间穿行，仿佛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姥爷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时期，他的生命历程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常常遗憾于自己没有完成的学业，也不断告诫提醒我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在刘公岛的游览中，姥爷不仅是我的导游，更是历史的讲述者，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深刻理解，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近代史的窗口。

在刘公岛的最后，我们站在甲午战争博物馆前，姥爷沉默了片刻，然后对我说：“记住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这句话，成为了我人生中最重要座右铭之一。我看着姥爷布满皱纹的脸庞，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敬意和爱意。

三、海边的午后

除了刘公岛，威海还有许多美丽的景点。在银滩度假村，我们享受了宁静的海滨时光；在成山头风景区，我们领略了“天尽头”的壮丽景色；在荣成的天鹅湖，我们看到了成群的天鹅在水面上翩翩起舞。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那些在海边度过的午后时光。

每天下午，当阳光变得柔和，海风不再燥热，姥爷就会带着我沿着海岸线散步。我们踩着细软的沙子，看着远处的渔船在海面上若隐若现。姥爷走得很慢，不时停下来，弯下腰捡起一些形状奇特的贝壳，或者观察海浪冲上岸时留下的小生物。我跟在姥爷身后，听着他讲述年轻时的故事，或者教我背诵那些与大海相关的唐诗宋词。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姥爷轻声诵读着张九龄的诗句，望着远处的海平线，“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望着大海，想着远方的亲人。”我看着姥爷被海风吹乱的白发，突然意识到，这个夏天的旅行，或许会是我与姥爷共同拥有的最后记忆。

在这些海边的午后，姥爷背诵了许多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些诗句，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情感，通过姥爷的讲述，变得生动而有意义。我记住了这些诗句，也记住了姥爷在海边教我背诵时的每一个细节。

四、隐忧的初现

在威海的第三天，我注意到姥爷的咳嗽比之前更频繁了。他总是用力地咳几声，然后是剧烈的喘息呼吸，过一会儿，又继续讲述他的故事。我询问姥爷是否需要就医，但被他坚决地拒绝了。“不要紧，”他说，“只是老毛病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我看着姥爷布满皱纹的脸庞，第一次感到了一丝不安。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姥爷的咳嗽越来越严重，也越发地呼吸困难。但他仍然坚持带我游览各个景点。在成山头风景区的山顶，当我们一起望着“天尽头”的壮丽景色时，姥爷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脸色变得苍白。我赶紧扶住姥爷，他却摆摆手，示意我不要担心。“没事的，”他说，声音有些虚弱，“我们继续看风景。”

我看着姥爷被海风吹乱的白发，第一次感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些天，我尽量多陪在姥爷身边，听他讲述更多的故事。我希望能够把这些美好的回忆和知识，永远地保留下来。

五、海鲜的回忆

在威海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去了一家当地的海鲜餐厅。姥爷点了许多他喜欢的海鲜，包括螃蟹、虾、贝类，还有威海特产的海带。灯光下，姥爷的白发显得格外醒目，他举着酒杯，微笑着说：“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我们好好庆祝一下。”我看着姥爷布满皱纹的脸庞，突然感到了一阵心酸。

晚餐进行到一半，姥爷的咳嗽又开始了。他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呼吸，但咳嗽声却越来越频繁。我劝姥爷早些休息，但他坚持要吃完这顿饭。“这是我们的旅行，”他说，“我不能错过最后一刻。”我看着姥爷布满皱纹的脸庞，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六、离别威海时

离开威海的那天早晨，我比平时醒得更早。窗外，朝阳刚刚升起，海面上泛着金色的光芒。我走到姥

爷的房间，发现他已经起来了，正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海平线。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洒在姥爷的白发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环。

“走吧，”姥爷转过身来，微笑着说，“我们要赶早班客车。”我看着姥爷布满皱纹的脸庞，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深深的不舍。我心里有不祥的预感，这可能就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最后一天，但我却无法表达这种感觉，只是默默地跟着姥爷收拾行李。

七、大学的生活

回到家乡后，我马不停蹄的准备开启我的大学生活，我对大学充满期待，却忽略了姥爷日渐佝偻的身体，在去往学校的火车站，姥爷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记住，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要记得好好学习，自己有文化比什么都重要，要记得教给你的诗词不能忘啊。”我点点头，看着姥爷布满皱纹的脸庞，突然感到了一阵心酸。火车启动了，窗外，姥爷的身影逐渐变小，最终消失在视线的尽头。我进入了大学，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我时常想起姥爷，想起我们在威海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每当我阅读背诵那些诗词时，仿佛就能感受到姥爷在身边，轻声地教我，微笑着点头。

然而，我从未想过，那竟是我与姥爷共同拥有的最后的暑假。就在那个夏天过去不久，姥爷的咳嗽越来越严重，最终被确诊为晚期肺癌。医生说，他的时间不多了。

八、最后的相见



得知姥爷病重的消息后，我立即赶回了家乡。当我走进医院的病房时，看到的是一个我几乎认不出的姥爷。他的脸庞更加消瘦，白发上已经看不到昔日的光泽，但他的眼睛依然明亮，看到我时，露出了温暖的微笑。

“你还记得威海的海吗？”姥爷轻声问道，声音已经很虚弱。我点点头，看着姥爷布满皱纹的脸庞，突然感到了一阵心酸。“记得你小时候我教你那些诗词吗？”姥爷又问，我继续点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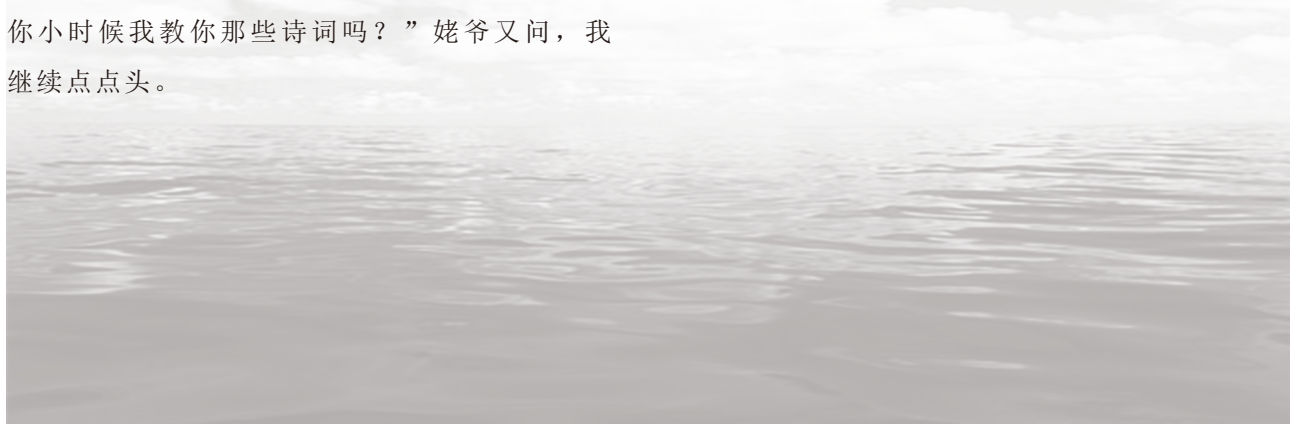
“好，”姥爷说，声音里带着一丝释然，“那就够了，记得你要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我看着姥爷布满皱纹的脸庞，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助。我知道，无论我多么希望，都无法留住姥爷的生命。

九、永远的姥爷

姥爷离开后的日子里，我时常想起他教我背诵诗歌的样子，想起我们在威海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有点后悔没有在姥爷离开前多陪陪他，也还没有带姥爷参观我的大学，我有好多好多遗憾，带着那些记忆，如同姥爷留给我最珍贵的遗产，陪伴着我成长。

姥爷离开了，但他的爱和教诲将永远留在我心中。那些与姥爷在威海度过的高中最后的暑假，成为了我最珍贵的回忆。每当我看到诗词时，仿佛就能感受到姥爷在身边，轻声地教我，微笑着点头。

姥爷，您教我的那些诗词，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带我去过的威海，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爱和教诲，更是我一生的财富。虽然您已经离开了，但您的精神将永远陪伴着我，激励着我前行。如今，当我站在海边，望着远处的海平线，就会想起您说过的话：“大海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在这里看过海。”那些话，那些记忆，那些情感，那些遗憾，终将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时光里的温暖陪伴

文学院2023级书法学1班 骈祺荟

岁月如潺潺流水，悄然间带走了许多记忆，却也沉淀下无数珍贵的情感。在我的生命中，姥姥姥爷就是那最温暖的存在，与他们相处的时光，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篇章。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姥姥姥爷一起打牌。每到周末，我就会迫不及待地跑到他们家，缠着他们陪我玩牌。那间小小的客厅，承载了我们无数的欢声笑语。姥爷总是故意输给我，看着我得意洋洋的样子，他的脸



上满是宠溺的笑容；而姥姥则会假装生气，嗔怪姥爷“放水”，然后一本正经地教我出牌技巧。打牌时，我们还会唠唠家常，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姥姥会说起她年轻时如何操持家务，姥爷则会讲起他工作中的趣事。这些故事，我百听不厌，它们让我更了解我的长辈，也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长大后，我开始有了更多自己的事情，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带着姥姥姥爷出去玩。我们一起漫步在公园的小路上，欣赏着四季的美景；一起去品尝各种美食，看着他们吃得开心，我也觉得格外满足。在游玩的过程中，我

喜欢听他们分享对生活的感悟，听他们讲述那些我从未经历过的年代的故事。他们的话语，就像一本厚重的历史书，让我领略到了岁月的沧桑与美好。

然而，如今我远离家乡求学，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离开家时，姥姥姥爷总是站在门口，依依不舍地看着我，眼神中充满了牵挂和不舍。我知道，他们希望我能常回家看看，希望能多和我聊聊天，多享受一些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而我，也愈发珍

惜每一次回家的机会。我会主动和他们分享学校里的趣事，耐心地听他们唠叨生活中的琐事，陪他们打牌，带他们去附近走走。

我明白，时光不等人，我与姥姥姥爷相处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多陪陪他们，多和他们聊天，让他们感受到我的爱和关心。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他们身边，让这些温暖的回忆不断延续，成为我们彼此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因为，在我心中，姥姥姥爷就是我最宝贵的宝藏，他们给予我的爱，是我一生都无法报答的。

银发岁月：暮年生命的诗意栖居

文学院2024级汉语国际教育 刘佟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窗帘，我七十二岁的爷爷像往常一样起床，洗漱完毕，坐在阳台上泡一壶茶。他手中那套青瓷茶具已陪伴他二十余年，釉面经过岁月摩挲显得格外温润。窗外，老家院子里的槐树叶正由绿转黄，飘落的叶片在风中打着旋儿。这样的场景，对许多人而言或许只是寻常的老年生活片段，但在我爷爷眼中，却蕴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深度与意义。老年，这个被社会常以“衰老”“衰退”等标签简单定义的生命阶段，在老人们真实的生活中，却呈现出远为丰富复杂的面貌——那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一种饱经忧患后的豁达，一种在有限中追求无限的智慧。

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常被低估甚至忽视。人们习惯于将老年与衰退划等号，认为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精神生活自然也随之贫瘠。然而现实却往往出人意料。我认识一位奶奶，她是北京某老年大学的一位学生。在书法教室里，八十岁的她正专注地临摹《兰亭序》，她的笔法虽不及年轻人灵动，却自有一种朴拙之美。“写字让我心静，”她解释道，“年轻时忙于工作家庭，现在终于有时间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类似的故事在全国各地的老年活动中心不断上演——有人学习摄影捕捉夕阳下的美景，有人参加合唱团用歌声重温青春记忆，还有人在社

区开设手工课堂将传统技艺传承下去。这些活动不仅填补了闲暇时光，更重要的是为老年人提供了自我实现的新途径。

老年人与时间的关系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哲学。对年轻人而言，时间意味着未来、可能性和有待完成的事业；而对老年人来说，时间更像是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承载着记忆与经验的沉淀。七十二岁的张教授退休后开始撰写回忆录，他每天清晨都会在笔记本上记录前一天的见闻与感想。“年轻时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却发现每一刻都值得细细品味，”他说。这种时间感知的转变带来了生活方式的质变——从追求效率转向注重体验，从目标导向转为过程享受。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借老教授之口道出了这种感悟：“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所谓幸福，不过是寻常日子里的小确幸。”老人们学会了欣赏慢节奏生活的美好：一场酣畅的午睡，一壶清香的茶，一本反复阅读的好书，一次与老友的促膝长谈。他们用行动诠释着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正视生命的有限性，反而能够更充实地活在当下。

代际关系是老年人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在传统观念中，老年人常被视为需要被照顾、被指导的对象，但现实中的代际互动远

比这复杂得多。五十八岁的林老师每周三下午都会去附近小学担任志愿者，教孩子们书法。“孩子们让我感到年轻，”她笑着说，“他们的活力感染了我。”与此同时，许多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时代的变化——学习使用智能手机、视频通话、网购等技能，以保持与子女和孙辈的联系。这种双向的代际交流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家庭文化：老年人不再是被动接受帮助的弱者，而是能够给予情感支持、传授人生智慧的宝贵资源。社会学家指出，健康的代际关系应该是一种“互惠的共生”——老人与年轻人各有所长，在相互尊重与学习中共建和谐家庭。那些能够主动调整心态、积极参与家庭生活的老年人，往往能获得更多的情感满足和社会支持。

老年群体的多样性与个性化远超刻板印象。社会对老年人的认知常常被“整齐划一”的标签所遮蔽——要么是慈祥的爷爷奶奶，要么是体弱多病的老人。现实中，老年人群体内部存在着惊人的差异性。网上六十八岁的健身达人赵阿姨每天坚持游泳和力量训练，体脂率比许多年轻人还要低；七十岁的摄影师陈先生作品频繁出现在国内外展览中；八十三岁的“网红奶奶”通过网络分享传统美食制作技艺，拥有数十万粉丝。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老年不是单一状态的集合，而是包含着无限可能性的广阔天地。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兴趣爱好和生活环境，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老年生活模式。这种多样性不仅丰富了老年群体的内在景观，也为社会老龄化应对提供了宝贵启示——我们需要的不是标准化解决方案，而是尊重差异、鼓励多元的政策环境与文化氛围。

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老年是社会

进步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桥梁。每一代老年人都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基因，他们的经验教训对年轻人而言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提出“长时段”理论，强调理解历史需要放在漫长的时间维度中考察——而这正是老年人所独具的优势。他们经历过战争与和平、传统与变革、贫困与富裕，这种跨时代的视角使他们能够提供超越当下局限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老年人通过自身的生活方式选择，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有价值的晚年生活——它不必是休息与等待终结，而可以是持续创造、学习和贡献的过程。当社会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点，老龄化就不再是一个需要焦虑应对的问题，而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发展契机。

回望爷爷的早晨，那杯茶、那缕阳光、那飘落的槐树叶，已不仅仅是一个普通老年人的日常片段，而成为了一种生活美学的象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老人们以他们特有的节奏与智慧，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永不衰老，而在于如何在每个阶段都活出尊严与精彩；幸福不在于规避困难，而在于转化困境为成长的契机；智慧不在于积累知识，而在于对生活本质的深刻理解。老年不是生命的终点站，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起点——一段关于沉淀、关于分享、关于在有限中追求无限的诗意栖居。当我们学会以这样的眼光看待老年，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支持身边的老人，也能够从中汲取面对自己人生的力量与启示。毕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在走向那个宁静而丰富的暮年，而如何抵达，取决于我们今天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看待生命的全貌。

针线里的岁月书

文学院2024级秘书学专业 赵青卓

姥姥的时光褶皱里，藏着整个春天。姥姥的手永远带着面粉的温度。清晨五点半，厨房的灯刚亮起一团暖黄，她佝偻着背在灶台前揉面的身影，就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清晰的剪影。那些被岁月磨出老茧的手指，能把普通的小麦粉变成花卷、糖包，甚至在过年时捏出带红枣眼睛的面鱼——而这样的手，在农忙时能握住锄头刨开半亩地，在深夜里能穿针引线，把碎布拼成一床厚实的棉被。

她的勤劳像地里的老黄牛，从不知疲倦。院子角落堆着她割来的苜蓿，说是要晒干了给邻居家的兔子当饲料；墙根的竹筐里永远有没择完的豆角，丝丝缕缕的纤维在她指尖断开时，会发出细微的“啪”声。有次我蹲在旁边看她编草绳，问：“姥姥，你怎么不歇会儿？”她用袖子擦了擦额角的汗，笑出满脸皱纹：“闲着也是闲着，手不干活要生锈的。”后来我才懂，她不是闲不住，是把对生活的热望都缝进了一针一线、一锄一铲里。

最让我惊奇的是她对文字的痴迷。在那个多数老人只认得自己名字的年代，姥姥的“读物”遍布全屋：糊墙的旧报纸边角、糖果纸背面的商标、药盒上的说明文字。有次我从书包里掉出半张用过的演算纸，她捡起来就着窗台的光看，连上面歪歪扭扭的数学公式都要用手



指描摹几遍。“以前没机会上学，”她摩挲着纸页，眼神里有遗憾也有光亮，“现在见了带字的纸，就想知道写了啥。”后来她攒下零钱买了本《老年识字手册》，每天晚上在台灯下一笔一划地描，书页被翻得卷了边，像秋天的梧桐叶。

她对我们这些孙辈的好，是浸在骨子里的温柔。夏天午睡时，她会坐在床边摇蒲扇，直到我们鼻尖沁出的汗珠被风拂干；冬天放学回家，总能在棉袄口袋里摸到她偷偷塞的烤红薯，烫得直呵气却舍不得松手。有年我生水痘，她搬把椅子守在床头，用棉签蘸着草药水轻轻涂在我发痒的皮肤上，一边念叨：“乖，忍忍就好了。”她的声音像棉絮一样软，竟让我忘了疼。她从不对我们说“爱”，但所有的疼爱都藏在晒得蓬松的棉被里，藏在碗底偷偷多放的那块红烧肉里。

去年秋天回乡下，看见她坐在门槛上缝棉被。阳光透过木格窗，在她银白的头发上织出光斑，针线在布面上来回穿梭，发出“嗒嗒”的轻响。她面前放着一本翻旧的《故事会》，

书页间夹着干枯的月季花瓣——那是她从邻居家借来的，说是里面的故事“比电视剧还热闹”。我忽然发现，她的时光从来不是单调的劳作，那些被家务和农活填满的缝隙里，藏着她对文字的好奇、对美的向往，还有对我们未说出口的牵挂。

如今姥姥的腰越来越弯，像田埂边那棵老槐树，但她依然会在清晨早早起床，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在藤椅上，拿起手边任何带字的纸片，慢慢读。她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却用勤劳和坚韧织成了一张网，网住了岁月的风雨，也网住了我们整个家族的温暖。那些被她抚摸过的书页、被她缝补过的被角、被她侍弄过的土地，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平凡里的坚守，才是最动人的史诗。



姥姥的春秋

文学院2024级汉语言文学1班 姜雪

在时光的长河里回溯，姥姥的身影如一座温暖的灯塔，照亮我成长的漫漫征途。她的一生，恰似一部厚重的书卷，每一页都写满了岁月的故事。

姥姥生于上个世纪的一个普通农家，那是一个物质匮乏却人情温热的年代。记忆里，姥姥的家是一座小小的院子，院子里种满了她精心照料的花花草草。春天，杏花、桃花竞相绽放，粉白的花瓣如雪花般轻盈，微风拂过，便洋洋洒洒地飘落。姥姥总是穿着一件绿底白花的布衫，穿梭在花丛间，那模样，就像画里在花丛里玩耍的人。她会小心翼翼地拾起掉落的花瓣，放进小竹篮里，笑着对我说：“乖乖，这些花瓣能做成好闻的香水呢。”这时候，年幼的我，总是接过姥姥手中五彩缤纷的花瓣，慢慢地把花瓣洗净，再跑进屋子里拿出小瓶子，开始制作我的“香水”，姥姥也会在我的旁边一边看着我，一边和我聊天，院子里充满了我的欢声笑语。

姥姥的手很巧，不仅会和我一起做花瓣香水，还会纳鞋底、缝衣裳。夏日的夜晚，院子里摆着一张小木桌，上面放着姥姥的针线筐。筐里，五颜六色的线团像一群可爱的小精灵，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烁着微光。姥姥坐在竹椅上，摇着一把大蒲扇，为我驱赶着蚊虫，

一边穿针引线，为我缝补新衣。我躺在姥姥的腿上，仰望着满天繁星，听姥姥讲着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的故事。姥姥的声音轻柔而舒缓，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律，仿佛是从岁月深处传来的歌谣。那些夜晚，是我童年里最美好的回忆，姥姥手中的针线，就像时光的梭子，编织着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秋天，是姥姥最忙碌也最开心的季节。院子里的小园子里，挂满了一串串辣椒、茄子、黄瓜，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姥姥会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摘下来，一部分洗净了让我解馋，一部分则做成了美味的饭菜。姥姥做饭的手艺很好，她把五颜六色的蔬菜切碎，放进大锅里，再加入适量的调料和水，然后用锅盖把大锅盖紧，不一会香味就飘出来了。姥姥总是笑着说：“乖乖，等一会就可以吃饭啦，你想在屋里吃还是在院子里吃呀。”我总会在饭菜的香气里跳着说：“在院子里吃，在院子里吃！”姥姥总会笑着摸着我的头，说：“好好好，都依你。”除了各种蔬菜，院子里的李子、小苹果也都成熟了，姥姥会把它们摘下来，分给左邻右舍。在姥姥看来，分享这些果实，就是分享生活的喜悦。

冬天，雪花纷飞，世界变成了一片银白。姥姥的屋子却格外温暖，土炕烧得热乎乎的，

姥姥坐在炕头，戴着老花镜，为我织着毛衣。她的手虽然有些粗糙，却无比灵活，毛线在她的手中飞快地穿梭，不一会儿，毛衣的雏形就显现出来了。姥姥一边织，一边念叨着：“乖乖又长高了，得织件大点儿的毛衣。”窗外，雪花簌簌地飘落，屋内，姥姥的爱如暖流般流淌，这股暖流似乎能够抵挡住窗外的寒风，让我在寒冷的冬天不再瑟瑟发抖。

过年的时候，姥姥更是忙碌，她会蒸出各式各样的干粮，有黏黏糊糊的年糕，有圆滚滚的粘豆包，还有各种形状的馒头。这些干粮，不仅是餐桌上的美食，更是姥姥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家人的祝福。

姥姥的情感世界细腻而深沉。她对家人的爱，是相濡以沫的陪伴。早年，姥姥姥爷家不富裕，姥姥却从未抱怨过生活的艰辛。她总是默默地打理着家里的一切，把对生活的热爱，化作对子女和孙辈的关爱。姥姥常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睦睦的。”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这句话，每当家里有矛盾时，姥姥总是耐心地调解，用她的智慧和宽容化解了一次次的不愉快，在姥姥姥爷的奋斗和坚守中，家里的生活也越过越好，越来越美满。

在家庭关系中，姥姥是我们的主心骨。她对孩子的教育，没有长篇大论的说教，而是用言传身教告诉我们什么是善良、勤劳和坚韧。记得小时候，我不小心打碎了家里的花瓶，我吓得躲在柜子后不敢出声。姥姥轻轻地把我从后面拉出来，摸着我的头说：“乖乖，做错事

不可怕，只要勇敢承认错误，就是好孩子。”姥姥的话，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成长的道路。姥姥在社会交往中，也是个热心肠的人。邻居家的张奶奶生病了，姥姥会亲自熬粥送过去；谁家有了难事，姥姥也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在姥姥的影响下，我也学会了关心他人、乐于助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姥姥的身体渐渐不如从前，但她对生活的热爱却丝毫未减。她依然会在春天里种花，夏天里纳凉，秋天里收获，冬天里织衣。她的笑容，依旧如阳光般温暖，照亮着我们的生活。

时光流逝，姥姥慢慢变老，我也渐渐长大了，我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我还是一有空就会回姥姥家，和姥姥姥爷待一段时间，在他们的陪伴下，我会短暂地忘掉生活的烦恼和学业的压力。姥姥还会像以前一样，总是像变戏法一样拿出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催着我多吃点，还时不时地往我手里塞钱，一边塞一边说：“乖乖，拿钱去商店里买点好吃的。”姥姥的爱让我在现实生活的烦恼中，有一个能够依靠的港湾。

如今，每当我回忆起姥姥的点点滴滴，那些岁月里的故事就像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姥姥用她的一生，编织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生活锦缎，那是关于爱、关于温暖、关于岁月的故事。在姥姥的春秋里，我看到了生活的真谛，也明白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心中的那份热爱和善良，永远是最珍贵的财富。

银发如歌

文学院2022级汉语国际教育1班 荣子叶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自从我升入高中，学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回老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城市和乡村的距离，仿佛一条无形的鸿沟，将我和爷爷奶奶渐渐隔开。每次匆匆忙忙地回去，又急急忙忙地离开，甚至连和他们好好聊天的时间都没有。我渐渐地习惯于电话里的问候，却忽略了每次离别时，他们眼中那一闪而过的落寞和期盼。当记忆的闸门被岁月的洪流冲刷，有些画面却愈发清晰。

悠闲的“大小姐”

小时候的奶奶，在我记忆中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别人家的奶奶可能已经在灶台前忙碌，而我的奶奶却还沉浸在梦乡中。她的日常是从下午开始的，每天似乎也只有两项任务，那就是接送我上下学，以及等待爷爷回家。爷爷的旱烟摊子，是当时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他每天骑着那辆老式三轮车摩托车，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用宽厚的肩膀撑起了这个家。回到家，迎接他的除了热腾腾的饭菜，还有奶奶温柔的笑脸。奶奶从不插手家务，她的世界是那间摆着老式电视机的小屋，是炕头上永远温热的被窝，是电视里那些我听不懂的京剧戏腔。爷爷似乎也乐得如此，他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把奶奶宠成了“大小姐”。那时候的奶奶，是精致

的，是优雅的，也是与田间地头的农活绝缘的。怎么也想不到多年的现在，她会与干活结下不解之缘。

辛劳的老太太

命运似乎总喜欢开玩笑，随着时间的推移，爷爷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腰间盘突出、脑出血、肺积水……这些属于老年人的疾病，接二连三地找上了他。曾经挺拔的身躯，渐渐被病痛压弯；曾经浑厚的嗓音，也变得嘶哑无力。病来如山倒，爷爷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照顾奶奶了。而奶奶，这个曾经被宠上天的小女人，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她放下了遥控器，穿上了粗布衣裳，走进了厨房，也走出了家门。她开始照顾病重的爷爷，喂饭、擦身、按摩，样样都做。她开始尝试着做些简单的农活，虽然动作笨拙，但她从不抱怨。奶奶的转变，让我心疼，也让我敬佩。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患难与共”，什么是“相濡以沫”。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也扛起了爷爷的希望。

闲不住的“老黄牛”

爷爷的身体渐渐康复，但已经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动。奶奶却在农活的磨砺中，变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勤劳。年奔七十的她，越来越闲不下来，即使家里不再需要她

劳作，她也总想着要找点事做。于是，她成了村里的“编外劳动力”。她虚报年龄，瞒着儿女，偷偷地找活干。环卫工人、花生采摘工、香菜择菜工、红薯挖掘工……只要能不闲着，再苦再累的活她都愿意干。她总是天不亮就出门，夕阳西下才回家。她的身影，出现在田间地头，出现在工地角落，出现在每一个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她的双手，不再纤细白皙，而是布满了老茧和伤痕。她的脸上，不再有精致的妆容，而是被晒得黝黑，刻满了风霜的痕迹。她常说：“人活着就是要干活，不干活就浑身难受。”，她把劳动当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乐趣，一种生活的意义。她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价值，也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奶奶的银发，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像一首古老的歌谣，唱着岁月的变迁，唱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她用自己的勤劳和坚韧，谱写了一

曲动人的晚年之歌。她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什么是爱。她教会了我，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都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美好的生活。如今，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但她依然闲不下来。我们劝她休息，她总是笑着说“没事，我能行”。我知道，她是为了那份对生活的热爱，那份对劳动的执着。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也诠释了老年人的价值。

银发如歌，岁月静好。老家的房子还是原来的样子，院子里的老树依然枝繁叶茂。时光不会倒流，与他们相处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少，我要多回家看看他们，多陪陪他们，多听听他们说话。愿爷爷奶奶的晚年，充满阳光，充满欢笑，充满幸福。也愿天下所有的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都能在人生的黄昏，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慢慢来，才会快

文学院2022级汉语言文学2班 秦雨萌

升五年级的暑假，烈日骄阳，蝉鸣绵长。我搬了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拿着粉笔，看着眼前的字帖，一遍一遍地在地上写下横竖撇捺。起笔，顿笔，向右下撇出，顺势出撇脚。世界安静得只剩下我的手指轻捏粉笔在移动。

“写得不错，运笔掌握住了，剩下的就是多花功夫练习了。”爷爷低沉浑厚的嗓音把我拉回到现实世界。“爷爷，我觉得我很容易就能静下心来练习写字。”“是呀，能静下心来专注做一件事，这是你的长处。”爷爷揉了揉我柔软的头，眼里流露出满满的肯定。

爷爷把一本新字帖放在我面前：“前几天你练习了基本的笔画，接下来该给你讲一讲结构了。”我亮起眼睛，认真听爷爷说话。小孩子的注意力总是容易被各种各样新奇的事物吸引，但我总能专注在笔画的不断变化中，觉得它是那样神奇又有魅力。内容告一段落，爷爷说：“楷书方正大气，就像做人一样要大方利落。字不是一天就能练成的，慢慢来，才会快。”“为什么慢慢来，才会快？好矛盾。”我不解地问。爷爷慈爱地看着我说：“慢慢生活，慢慢体会，你就能悟到了。”

上中学后，课业增多，我把练字的事情抛到脑后，取而代之的是每日钻研如何更快写字，摸索出的“门道”是：字写得越丑，速度越快。

为了追求速度，我的字迹的美观程度打了折扣。

升入大学后，我如愿来到中文系。我身处灿烂悠久的文学世界中，面对朝我飞来的不同方向的作家作品时，我却变得不知所措。原来我十多年的知识积累如此轻，轻到在文学世界中可以忽略不计。有时候我巴不得把所有书籍放到脑袋里，有时候我恨不得穿越回小时候，让那时的自己再多读几本书。这样的困境直到见习周培训书法时有了转机。

天气闷闷热热，我和同学们坐在教室里安静地练字。起笔，运笔，出撇脚，一个“慢”字端庄地显现在我的书法练习纸上。耳旁沙沙的写字声慢慢淡出，窸窣的蝉鸣渐渐清晰起来。“慢慢来，才会快。”爷爷慈爱的面庞浮现在我面前。刹那间，我的脑中清晰过来。原来，我只顾埋头钻研，却忘了要静下心来，慢慢体会，才能真正学到知识。

再走进文学图书馆时，我的手指轻轻拂过一本又一本书籍，心中有了踏实的感觉。回爷爷奶奶家探望时，我向爷爷诉说我的体会，爷爷笑着说：“是啊，学知识的过程就像一笔一划书写的过程，要静心，要慢下来体会。我的宝贝孙女长大咯。”我们看着对方开怀大笑。

是啊，哪有那么多一蹴而就的事情呢？慢慢来，才会快。

爷爷的智慧

文学院2023级书法学2班 徐露莘

在岁月的长河中，家的温暖如同港湾，给人以依靠和慰藉。家中的老人，他们的一生，谱写了一部丰富的人生史。他们的话语，是智慧的结晶。

家中的老人，已年过古稀，但精神矍铄，生活自理能力依旧很强。他们的日常，规律而简单，但每一刻都充满了生活的味道。我和他们的话题往往从昨晚的新闻开始，他们会询问我对某个事件的观点，我也会分享自己在学校中的趣事。在学校闲暇时刻，我也会经常打电话问候他们。这种交流，让我更加了解他们的思想，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我的成长。

爷爷年轻时是一位教师，桃李满天下，退休后便回到家乡，安度晚年。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而我，则有幸成为他晚年生活中的一位听众，聆听他讲述那些过去的故事。爷爷的一生充满了智慧，他的故事总是那么引人入胜。他曾经告诉我，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不在乎速度，而在乎坚持。这句话让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一时的成功，而在于不断努力，不断前行。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客厅，我的爷爷奶奶常常在这个时候坐在窗边，享受着阳光的温暖。我会给他们泡上一杯茶，然后一起聊天。话题往往围绕着过去的故事，他们会讲述

他们年轻时的趣事，或者回忆起我童年的点点滴滴。这些故事，有的我已经听过多次，但每次听来，都依旧新鲜有趣。他们的记忆力惊人，他们能够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表情，仿佛那些日子就在眼前。这样的午后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太阳西下，便到了晚餐的时间。晚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全家人都会聚在一起，共享美食。老人对饮食有着自己的讲究，他们注重营养均衡，喜欢清淡的口味。我会根据他们的喜好，精心准备晚餐。餐桌上，我们会谈论一天的所见所闻，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老人的话语，总是充满了智慧和哲理，他们的见解，让我受益匪浅。这样的晚餐时光，不仅满足了胃，也满足了心。晚餐后，我爷爷奶奶喜欢看一些轻松的电视节目。我则会陪他们一起，或者给他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还会一起玩一些简单的游戏，比如斗地主。这些活动，既锻炼了老人的思维，也增进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在这样的氛围中，家变得更加温馨和谐，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爷爷的生活智慧是我最宝贵的财富。他总是能从简单的事物中找到生活的真谛。比如，他教我如何种植蔬菜，如何照料花草。他说：“生活就像种菜，需要耐心和细心，只有用心

去照料，才能收获满满的果实。”爷爷还教我如何与人相处。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像照镜子，你笑，镜子里的人也笑；你哭，镜子里的人也哭。所以，要学会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在与爷爷奶奶的相处中，我学会了感恩，学会了成长。爷爷奶奶的关爱和教诲，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让我学会了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而我也在不断地成长中，学会了如何去关爱他人，如何去理解和尊重他人。感恩与成长，是我们与老人相处的故事。在这个故事

中，我们收获了智慧和温暖，也学会了如何去爱。岁月如歌，时光荏苒，但愿我们能够珍惜与老人的每一刻相处，让这份感恩与成长的故事，永远留在心中。

家中的老人，他们的一生，是那么的不易，但他们始终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爱，如同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我的人生之路。与老人的日常生活，虽然平凡，却充满了温情和感动。让我们珍惜与家中老人的每一刻时光，用我们的爱，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



霜降日的苹果筐

文学院2022级秘书学1班 徐小桐

爷爷总说霜降后的苹果最甜，这话我记了二十年。十月末的风卷着碎云掠过果园，他蹲在果树下的身影被阳光拉成深褐色的剪影，手里的剪子“咔嚓”一声，带霜的红苹果便落进帆布兜。我提着空筐跟在后面，鞋底子蹭过枯叶的声响和远处打谷场的碌碡声绞在一起，构成乡下秋日最安稳的节拍。

家里的果园在坡地尽头，二十棵红富士是爷爷退休后栽下的。他总说城里的水果打了太多药，不如自己种的吃着踏实。霜降前三天，他就开始往果园跑，带着蓝布袖套检查每颗苹果的向阳面。“你看这道棱，”他指着一颗泛着金红的果子，指甲盖轻轻刮过表皮的白霜，“这是喝了露水才有的，比城里卖的甜三分。”我蹲在旁边看他把苹果按大小分堆，布满老茧的拇指在果上摩挲，像在给每件艺术品盖章。

摘苹果的活计需要配合。爷爷负责剪枝，我负责递筐。帆布兜装满时，他会把绳子系在筐沿，让我背着往地头运。十岁那年我第一次背满筐的苹果，压得腰都直不起来，他在后面笑得咳嗽，却还是伸手托着筐底帮我分担重量。如今我能轻松背起半人高的竹筐，他却要扶着树干才能慢慢站起来。风穿过果园时，他的灰布褂子鼓起来，像张破旧的帆。

午饭在果园旁边的窝棚吃。奶奶用保温桶提来小米粥和蒸红薯，爷爷把苹果在衣角擦两下，咔嚓咬开的声音在寂静的园子里格外清晰。“尝尝，”他把半个苹果递过来，果肉的甜香混着泥土气息涌进鼻腔，“比你在学校买的好吃吧？”我嚼着脆生生的苹果，看他额角的汗珠滴在沾满草屑的裤腿上，突然想起课本里说的“劳动者的勋章”。或许在爷爷眼里，每颗苹果都是土地盖在时光上的邮戳。

下午装筐时要铺干草。爷爷从屋顶里抱来晒干的干草，铺在竹筐底部时特意把柔软的一面朝上。“苹果怕碰，”他边铺边说，“就像人老了怕摔。”我低头看他布满皱纹的手，突然发现那些沟壑和苹果表皮的纹路竟有些相似。去年冬天他摔了一跤，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后来走路就总带着根枣木拐杖。此刻他跪在地上铺草的样子，让我想起果园里那棵最老的苹果树，树皮皴裂却仍在结果。

夕阳把苹果筐染成暖金色时，我们开始往家搬。爷爷执意要背最重的那一筐，说“老骨头还经得住压”。我跟在他身后，看竹筐的带子勒进他的肩膀，每走一步都伴随着轻微的喘息。路过打谷场时，邻居张叔喊他喝茶，他摆摆手说“家里丫头等着吃苹果呢”，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骄傲。

晚饭后果园的事还没结束。爷爷在院子里支起灯泡，把苹果按“送礼”“自家吃”“榨果汁”分类。他戴着老花镜的样子很像课堂上的老教授，只是面前摆的不是书本，而是堆成小山的红苹果。我帮他要把要送人的苹果装进礼盒，每个都用软纸包好。“给你辅导员带两斤，”他突然说，“读书人该吃点甜的。”灯光下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像盛着两颗熟透的苹果。

睡前我去厨房倒水，看见爷爷正在擦剪子。那把磨得发亮的铁剪子放在白毛巾上，他用机油仔细擦拭刀刃，动作慢得像在雕琢玉器。窗外的月光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把整个人都镀成了银色。我突然明白，他侍弄果园的

样子，和我在图书馆整理古籍时并无不同——都是用时间和耐心，把平凡的日子打磨成值得收藏的物件。

如今每次吃到苹果，我都会想起霜降那天的果园。爷爷的剪子声、帆布兜的摩擦声、苹果落在干草上的闷响，都成了刻在记忆里的声响。那些被我们装进筐里的苹果，有的进了礼盒，有的上了餐桌，有的变成了玻璃瓶里的果酱，但无论去向何方，都带着土地的温度和老人的心意。就像爷爷说的，霜降后的苹果最甜，因为它们吸足了整个秋天的阳光和露水，就像他把一生的故事，都藏进了那片小小的果园。



时光深处的守望

文学院2023级汉语言文学2班 张俊

7岁时，在村里，“爸爸妈妈有事，你自己去爷爷奶奶家好吗？也不远，步行5分钟就到了”“行呀行呀。”

14岁时，去市里读中学，“妈妈，今年什么时候回爷爷奶奶家啊？”“等你放寒暑假吧，平时也没空。”

18岁时，上大学，“闺女，这次回来去爷爷奶奶家吗？”“不去了，这次假短，等过年吧。”

老家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转了一圈又一圈，标着整点的方形纸上也留下了时间流逝的圆形划痕，我在这些痕迹中慢慢长大，爷爷奶奶也在我不断挺拔的身姿中弯下了腰。

其实，在我意识到自己长大之前，我从未发觉竟然连去爷爷奶奶家这么一件平常的事会成为一种奢求，而在爷爷奶奶家待的时间从几个月缩短为了几天。小时候不解，仍会期盼放寒暑假，回爷爷奶奶家逍遥自在；现在每一次盘算自己的假期，发现只能回去几天甚至是回不去，只能倍感无奈与惋惜。

小时候我很喜欢去爷爷奶奶家待着，正所谓“隔辈亲”，爷爷是一个性格温和的老头，是我长这么大以来见到脾气最好的人，他从来都不会发火，在很小的时候，爷爷在炕头坐着，我喜欢骑到他的肩膀上玩，他也从不会不

耐烦，总是和我逗着玩。奶奶就不一样了，她是个暴躁易怒的小老太，小时候的我是不太喜欢她的，因为我写作业的时候总喜欢边写边玩，她就会掐我大腿，让我知道痛从而去专心写作业。每到寒暑假我就会在爷爷奶奶家待着，他们每天都会给我买一些水果和甜食，让我像小霸王一样在那里逍遥自在。

但一切终究抵不过时间的流逝，初中的时候我便离开了家乡去市里上学，高中、大学便一步步离家乡越来越远，回去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爷爷奶奶的日渐苍老也伴随着我的成长，慢慢的我意识到，爷爷奶奶的子女们都有了各自的家庭，离开了家乡，也只有过年的时候大家才会聚到一起，但盛大的热闹结束之后便是一场孤寂，对于两位老人而言，如同一场绚丽的梦罢了，醒来之后又回归到只剩两人相互陪伴的现实，想再次做这样的梦仍需要长达一年的时间。而在平时也只有小时候的我经常去爷爷奶奶家待，但现在我每次回去也只能待几天，离开家乡之后，村里那几间小屋里便又只剩下了两个老人，两位老人年岁已长，已经很难去适应这个新时代的新事物，就像智能手机电脑之类的，他们至今都不会使用，那么他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很单调，每天吃早晚两顿饭，闲暇时间看看电视喂喂小鸡仔，有精力的话再



去邻居家串串门，就这么一天又一天的度过这平淡的日子。

岁月催人老，皱纹早已爬上他们的脸庞，头发也愈加灰白，而他们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奶奶已经很少有精力像之前一样去隔壁村看演出，也不像年轻时可以和他們打麻将打到很晚，生完病之后的她，每天只想在炕上多坐一会儿睡会儿觉，难受的时候都吃不下饭；爷爷的身姿也不如年轻时那般矫健，近几年我发现爷爷的身板越来越消瘦了，有时候我都觉得一阵风可以把他吹走。有时候我都会想，我们都不在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很孤独啊。现在的我，每次放假总是会多挤一些时间陪陪他们，即使是坐在一块唠唠嗑看看电视，我也会觉得很幸福，我现在很喜欢和他们一起聊天，听他

们讲讲小时候的哥哥和我、年轻时候的爸爸妈妈的趣事。今年过年爷爷带着我和奶奶在院子里放烟花，望着满天绚丽的烟花，我许愿今年我会多陪陪他们，放暑假再回来的时候要给他们买一个小度，让他们在平时无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它和我聊聊天，听听戏之类的，让他们的生活不再像以往那般单调。

时代发展的很快，爷爷奶奶那一辈人也很快的被时代抛在了身后，子女们的成家立业、孙子孙女们的成长，都让原来那个很温暖的小屋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但是我们都会平时多和他们通电话，为他们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小难题。，尽最大的可能回去多陪陪他们，让他们的生活热闹起来。

许愿我的爷爷奶奶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祖辈风华

文学院2024级汉语言文学1班 康芳鸣

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那纵横交错的田埂，古朴宁静的小镇村落，承载着我爷爷奶奶一生的故事。他们的人生，恰似一部部鲜活的史诗，在这片充满底蕴的土地上徐徐展开。

爷爷出生在河北中部的一个小村庄，村子不大，却有着望不到边的肥沃麦田。在爷爷的童年记忆里，河北的春天总是带着丝丝凉意，却又满是希望的气息。那时候，天刚蒙蒙亮，爷爷就跟着太爷爷，扛着锄头走向田间。爷爷小小的身影在田埂间穿梭，学着大人的模样翻土、除草。河北的土地，厚实而又慷慨，每一寸都饱含着祖辈们的汗水。

播种时节，爷爷小心翼翼地将麦种撒进土里，仿佛种下了整个春天的期盼。那一粒粒麦种，如同黑色的珍珠，镶嵌在褐色的土地上。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麦苗破土而出，嫩绿的新芽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像是在向世界宣告生命的力量。爷爷常常会蹲在麦田里，仔细端详这些麦苗，眼里满是温柔。

到了麦收季节，那是河北大地上最为热闹的时刻。金黄色的麦浪一波接着一波，仿佛是大地上铺上了金色的绸缎。爷爷和乡亲们挥舞着镰刀，汗水不停地从额头滚落，打湿了脚下的土地。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爷爷常说，麦收时节的太阳，虽然炽热，但却

让人心里踏实。那时候，整个村子都弥漫着新麦的香气，那是河北大地给予勤劳者最好的馈赠。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生产逐渐现代化。爷爷虽然年事渐高，但还是会时不时地走到麦田边，看着那些现代化的收割机在麦浪中穿梭，眼中既有对新事物的欣慰，也有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他常给我讲过去用人力收割麦子的艰辛，以及丰收时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喜悦的场景。在爷爷心里，这片麦田，这片河北的土地，是他一生的根。

奶奶与爷爷相识于这片麦田之间。她是个典型的河北农家妇女，勤劳、善良且心灵手巧。奶奶的一天，总是从那间温馨的农家小院开始。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进院子，奶奶就已经在灶间忙碌起来。她熟练地生火、烧水，为一家人准备早餐。河北的早餐，简单却又充满滋味，玉米粥、窝窝头，再配上一碟自家腌制的咸菜，便是最质朴的美味。

农闲的时候，奶奶就会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开始她的针线活儿。她的针线筐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线团和布料。奶奶做的千层底布鞋，是一家人的最爱。她先把旧布一层一层地叠好，用面糊仔细地粘在一起，然后剪成鞋底的形状。接着，便是漫长而又细致的纳鞋底

过程。奶奶的手很巧，针脚细密均匀，每一针都仿佛诉说着对家人的爱。一双双布鞋，在奶奶的手中诞生，承载着温暖与关怀。

除了做针线活儿，奶奶还是个美食高手。河北家常美食里，她最拿手的当属蒸焖子和摊咸食。每到秋冬，奶奶就把红薯淀粉和肉汤搅拌均匀，加上葱姜调料上锅蒸，出锅的焖子颤巍巍泛着油光，切成薄片煎到两面金黄，咬一口外焦里糯，喷香解馋。摊咸食更是快手美味，奶奶把玉米面、白面掺着葱花调成面糊，舀一勺在铁鏊子上摊开，滋啦几声就烙出带着焦香的薄饼，卷上腌萝卜条，是一家人百吃不厌的家常滋味。

在奶奶的身上，我看到了河北女性的坚韧与温柔。她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家打造出了最温暖的港湾。无论是艰难的岁月，还是富足的时光，奶奶始终如一地守护着这个家，守护着河北这片土地上的传统与温情。

爷爷奶奶在河北这片土地上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们的故事，是河北大地故事的缩影。他们用勤劳、善良、坚韧和热情，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他们的经历，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镶嵌在历史的天空中。而他们所传承下来的精神和传统，也将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永不磨灭。



我的姥姥

文学院2023级秘书学1班 刘若溪

在我的生命长河中，姥姥宛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星辰，她的故事如同一首悠扬的赞歌，吟唱着坚韧与慈爱的旋律，在岁月的天空中久久回荡。她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风貌，恰似一盏明灯，穿透生活的迷雾，照亮了我们家的每一个角落，给予我们无尽的温暖与力量。

姥姥一生养育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我妈妈十岁那年，命运的风暴无情袭来——姥爷因病离世，家庭的重担瞬间如泰山般压在了姥姥柔弱却又坚强的肩头。那时，大舅刚刚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生活的压力如潮水般涌来，但姥姥没有丝毫退缩，她毅然决然地扛起了整个家。

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驱散夜的寒意，姥姥便已起身，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她先是早起卖油条，然后到田间地头，精心照料着那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她弯着腰，仔细地除草、浇水，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对生活的执着与热爱。回到家后，她又忙着生火做饭，为一家人准备简单却又充满温情的餐食。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每一顿饭都来之不易，姥姥总是想尽办法，让有限的食材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让一家人吃得饱、吃得暖。

随着舅舅们开始外出工作，家里的经济状况慢慢有了起色甚至富裕了起来。然而，姥姥

依然保持着那份刻在骨子里的节俭习惯。她有一个小小的菜园，那是她的宝贝。她每天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菜园里，从播种、施肥到除草、采摘，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她种的蔬菜新鲜又美味，每当我去看望她时，她总会像变魔术一样，从菜园里摘下最新鲜的蔬菜，做成一道道可口的菜肴，然后一脸慈爱地看着我吃下。

过年的时候，姥姥更是会早早地准备好压岁钱。那一张张崭新而充满温度的钞票，是她对我深沉的爱意。她总是笑着把钱塞到我手里，说：“孩子，拿着，去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给予，更是姥姥那深沉而又无私的爱。

老年人的生活，常常被节俭和节省所定义，姥姥也不例外。她经历过物质匮乏的生活，那种对食物和资源的珍惜，早已深深烙印在她的灵魂深处，远远超越了现代人的消费观念。她总是把每一滴水都利用到极致，淘米水用来洗菜，洗菜水用来浇花；用过一次的塑料袋也不会随意丢弃，而是当做垃圾袋使用。她的生活哲学，便是那句古老的谚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然而，姥姥的节俭并非出于吝啬，而是源于对过去艰难岁月的深刻记忆，以及对未来不

确定性的谨慎态度。她深知生活的艰辛，明白每一份资源都来之不易，所以倍加珍惜。即使姥姥搬进了新房，也会坚持她的节俭。这种节俭的品质，不仅体现在生活的点滴之中，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家的每一个人。

除了节俭，姥姥的生活态度更是乐观和豁达的。她就像一棵历经风雨却依然挺拔的大树，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总是能够保持一颗平和的心。姥姥经历了爱人的离世，家庭的困难，病痛的折磨，但在她身上我看到了的一句话：“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记得有一次，姥姥生病住院了。看着她虚弱地躺在病床上，我的心里充满了担忧和难过。但姥姥却依然保持着乐观的笑容，她安慰我说：“孩子，别担心，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在住院的日子里，她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按时吃药、打针，还和同病房的病友们聊天、开玩笑，病房里时常回荡着她爽朗的笑声。

老年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故事和经历，这些经历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也塑造了他们独特的性格和生活观。姥姥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人。妈妈经常给我讲述姥姥年轻时的故事，那些关于艰苦奋斗和家庭责任的故事，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姥姥的故事，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生活智慧的传承。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会了我如何面对生活的困难，如何珍惜身边的人和事，如何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

姥姥通过种菜、养石榴树、与邻居聊天等方式，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意义。在她的菜园里，她看着自己亲手种下的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在她的花盆里，她精心呵护着院子里的石榴树，看着它结出一个个石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她还喜欢和邻居们聊天，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家长里短到国家大事，她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姥姥虽然节俭，但她也懂得在必要的时候享受生活。她偶尔会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比如一块漂亮的头巾、一双舒服的拖鞋，这些小小的物件，都能让她开心好几天。

如今，姥姥离开我们已经几年了，但她的精神和品质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她让我明白，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只要有乐观的心态和坚韧的精神，就能够找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她的节俭和乐观，是她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也是我将终生铭记和学习的。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带着姥姥的教诲，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用乐观的心态去拥抱每一个新的一天。我会珍惜身边的人和事，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我相信，在姥姥精神的指引下，我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之路。而姥姥，也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中最温暖、最坚强的力量源泉。

跨越百里的牵挂

文学院2023级书法学1班 代安妮

宿舍窗外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我坐在桌前收拾东西，同乡的室友也正伏在桌旁，忽而轻叹道：“又梦见吃家里的烙馍了。”我手中动作顿住，这声叹息如一枚石子投入心湖，漾开圈圈涟漪——想家了。

我点开社交软件，给奶奶打了一通视频电话，很快，奶奶便接通了视频，说：“安妮，别总盯着手机看，对眼睛不好。”视频通话里，奶奶布满皱纹的手掌在镜头前晃动，仿佛要穿过屏幕替我遮住刺眼的蓝光。我笑着把手机支在书架上，让窗外的阳光斜斜地洒在脸上。这样的对话每周都会重复，像宿州老宅屋檐下的雨滴，规律地敲打着异乡的时光。奶奶做饭也是最好吃的，每次放假去奶奶那，她都提前一天问我们想吃什么，然后第二天早早地去菜市场买菜。

爷爷退休前是一位小学数学老师。记得那年小学三年级的那年暑假，爷爷的数学教案摞起来比我还要高。深棕色书柜里泛黄的《小学数学教学法》和抽屉里整整齐齐码着的历年教师节贺卡无不体现爷爷的教学成果。爷爷也是一位老党员，每个寒暑假回到宿州的家的，我总能在阳台上看见他伏案批改社区孩子的作业，老花镜滑到鼻尖，手里的红钢笔像当年捏粉笔般稳当。我凑上前去问：“您都退休了就好好

休息吧，怎么还总是帮社区小孩批改作业啊？”他扶了扶老花镜，目光严肃：“学习就是要从小娃娃开始抓起。”他执笔时指关节因用力而泛出微微红印，似在无声地书写着一种不褪色的信仰——那灯下的红印，分明是岁月在筋骨上烙下的，关于信念的印章。

外婆的院子永远热闹得像动物集市。视频通话时，总有三五只土狗在她脚边打转，抢着嗅镜头里的我。她住在老家乡下，就是为了给小狗们一片能自己活动的区域。外婆也收留了流浪猫，说是当时外面在下大暴雨，看他们可怜兮兮的，就把它们抱进家里来了。

去年深秋视频通话，她神秘兮兮地掀开围裙：“快看刚满月的小奶狗！”七八只毛团在竹篮里挤作一团，她给每只小狗都按照各自的特点起了专属于它们的名字，比如有一只小狗全身都是黑色，便管它叫小黑，还有一只小狗，身上的毛发特别卷，就给它起名叫毛球。我说要带保定驴肉火烧回去，她笑得眼角的皱纹都多了几分说：“多装点，够这些小馋狗们分。”寒暑假的时候，我和妈妈时常回老家去看望外婆，我们到那时，总有几只小狗围着我们转。外婆每次在厨房里忙碌，小狗便乖乖卧在门槛边，尾巴轻轻扫着地面。外婆掀开锅盖，一股暖雾裹挟着香气扑面而来，她舀起热

汤吹凉，先笑盈盈地招呼小狗：“来，你也尝尝！”那小狗便欢快地跑过来，尾巴摇得如同拨浪鼓，将一碗汤喝得“吧嗒”作响。外婆看着小狗贪吃的模样，眉眼弯弯，皱纹里都盛满了笑意——那小狗吧嗒吧嗒的进食声，仿佛外婆心底汨汨流出的温柔泉眼，是她寂寞日常里最活泼的回响。

外公的爱意则沿着无形的网线，笨拙而又固执地传递而来。外公在工地上辛苦一天后，最惬意的便是靠在简易的床铺上刷短视频。他总能在海量的信息洪流里，捞出那些他认为对我有用的“珍宝”。我的手机便时常会在深夜里突然亮起，跳出他分享过来的链接。内容五花八门：“大学生必看的十个高效学习方法”、“警惕！年轻人熬夜十大危害”、“Excel 使用技巧大全”、“毛笔保养技巧”等等，链接后面往往跟

着一句简短却无比郑重的留言：“看看有用没？”有时我点开，内容未必多么精深，可隔着屏幕，我仿佛看见他粗糙的手指在小小的屏幕上费力地戳点，浑浊而认真的眼神仔细筛选着，只为了那远在异乡的外孙女能多得到哪怕一点点益处。那些朴素的标题和简短的留言，是疲惫的外公在异乡工棚里，为我这异乡求学的孩子，笨拙点亮的盏盏微灯。

纵使隔着七百多公里，亲情却能织成一张细密柔韧的网，无声地托住每一个漂泊的日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各自的方式，在时光的田垄上躬身耕耘，将爱深埋于日复一日的琐碎中。无论行至何方，回头望去，总有几双苍老而热切的眼睛，穿透距离的雾霭，始终望向我的背影——那目光是无形之索，系住我的行舟，纵使沧海横流，亦知归途有岸。



酒香追忆似水年华

文学院24汉语国际教育 张琳茜

从我记事起，酒糟发酵的味道便深深烙印在记忆里。那是一种独特的、略带酸涩的气息，许多人避之不及，却是我童年最熟悉的味道。它弥漫在姥爷的酒坊里，萦绕在我的梦中，成了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底色。

姥爷是个可爱的小老头，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早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十六岁那年，外曾祖母离世，姥爷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不仅要照顾六个弟弟妹妹，还要四处奔波赚钱养家。那些年，他再苦再累也没有抱怨过，因为身上所肩负的责任，使他勇往直前。总是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载着沉甸甸的酒坛，穿过乡间的小路，走过几百里的风霜雨雪。生活的艰辛从未让他低头，他总是笑着说：“日子再难，也得想办法活下去。”

后来，姥爷成了家，有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做过许多工作，卖酒只是其中之一。但无论做什么，他总是勤勤恳恳，从不抱怨。那些年，家里的日子渐渐好起来，姥爷的脸上也多了几分笑意。

我出生那年，姥爷五十八岁。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带着我去卖酒。去各个小巷子里卖，直到现在我都还对小巷子里的一砖一瓦记忆深刻。酒坊里的陶坛整齐地排列着，坛身上

贴着红纸，写着酒的年份。姥爷常说：“酒和人一样，越老越有味道。”每次出门，他都会挑几坛好酒，小心翼翼地装在竹筐里，然后牵着我的手，走过青石板铺成的小巷。

巷子里的老顾客们总是热情地招呼我们。她们喜欢姥爷的酒，也喜欢我这个跟在姥爷身后的小尾巴。每次见到我，她们都会笑着说：“这是谁家的漂亮小孩呀？”姥爷便会骄傲地回答：“这是我的外甥女。”那些老顾客常常给我一些小玩意，比如竹编的小蛇或木制的小枪。我玩得不亦乐乎，每次都非常喜欢跟着去当姥爷的小助手，小老头则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

卖完酒后，姥爷总会带我去买开心果和棒棒糖。回家的路上，他会神秘地对我说：“咱们得藏起来，要不然你妈妈可不让你吃这么多糖。”我们有一个秘密基地，里面堆满了我爱吃的零食，而钥匙只有我才有。姥爷的爱，像酒香一样，无声无息地浸润着我的童年。

岁月如酒，越陈越香。每当我长一岁，姥爷便老一岁。但在我的心中，他永远是那个高大伟岸的小老头，能帮我解决一切问题的人。他健谈、乐观，无论遇到谁都能聊上几句。受他的影响，我们家里每个人都爱说话，都爱笑。如今，家里人不再让姥爷出去卖酒了。他

们觉得他年纪大了，该在家里享享清福。可姥爷不服老，他说：“人总得有点事做，闲着反而容易老。”于是，他在家里开起了小酒坊，继续酿他的酒，酒香依旧，岁月静好。

每当我回到那个充满酒香的小巷，总会想起姥爷牵着我的手，走过青石板路的日子。那些年的酒香，早已融进了我的血液，成了我生命里最珍贵的记忆。姥爷的爱，像一坛陈年老酒，越品越有味道，越久越觉温暖。

酒香依旧，岁月却悄然改变了它的模样。从前，放学回家的路上，总能看到小老头和小老太太并肩站在巷口，等着我。他们的身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像两棵相依的老树，根深叶茂，风雨无阻。可高中那次放假，我却只看到了小老头一个人。他的背影显得有些孤寂，像一棵突然失去依靠的树，枝叶依旧繁茂，却少了些生气。

小老太太走了，带走了她温柔的笑容和轻声的叮咛。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小老头流泪。他的眼泪无声地滑落，像是秋日的露珠，沉重而冰凉。他说，小老太太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我们，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静静地看着我们，希望我们过得快乐。每次去看小老太太，小老头都会带上她最爱吃的点心和最爱喝的茶。他的动作依旧轻柔，仿佛她还在身边，只是暂时睡着了。

我知道，小老头比我更伤心。他们从十八岁起就相伴，风风雨雨几十年，早已成了彼此生命的一部分。可小老头从不让我们看到他脆弱的一面。他总是笑着，叮嘱我不要伤心，说

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生死，学会面对才是真正的长大。每次我离家上学，他都会塞给我零花钱，嘱咐我不要省着，好好学习。他的爱，像酒香一样，无声却浓烈。

舅舅们也开始更多地陪伴小老头。他们陪他看戏，陪他说话，尽力填补那份空缺。家里的每个人都默契地团结在一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小老头的“统治”下，这个大家庭依旧和谐温暖，像一坛陈年老酒，越陈越香。

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会陪小老头看戏，吃他最喜欢的饺子。他的笑容依旧温暖，只是眼角多了几道皱纹，抬头纹又加深了一些，像是岁月刻下的年轮。我常常想，希望我的小老头能活得长长久久，能够见证我每一个成长的瞬间。他的存在，似一盏灯，照亮前方的路。

如今巷口的酒坊依然飘着熟悉的酒糟香，舅舅们接过了酿酒的竹勺。小老头坐在藤椅上指挥着，教我们如何把握火候，就像当年教我藏起糖果那般认真。去年春天，我抱着刚出生的侄女站在酒坛前，看见她伸出小手触碰坛身上的红纸。那一刻，酒香与新生命的奶香交织，恍然明白罗曼·罗兰所说的：“生命不是流逝，而是传承。”

暮色中，小老头望着重孙女咯咯笑的模样，眼角的皱纹里漾着光。酒坊屋檐下的燕子依旧年年归来，衔泥筑巢，如同那些藏满糖果的秘密，那些浸透酒香的叮咛，终将在岁月里长成新的枝桠。

春杏阿婆

文学院202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1班 于佳宁

“她二婶，在家呢——”

“哎——”

春杏阿婆又去串门了。

三唐村不大，但人也不算少。街里街坊都认识，路上碰见了谁都能打个招呼。要是谁家灯泡不亮了，或是谁家电闸跳了，甚至谁家小娃娃的玩具坏了，都会给李师傅打电话。可能李师傅上一秒还在家中悠哉悠哉地哼歌浇花，下一秒就背起工具箱风风火火地往别人家去了。没办法，谁叫他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电工呢？对此，春杏阿婆也曾笑着吐槽过：“对别人家比对自己家都上心。”可是，春杏阿婆何尝不也是这样的人呢？

人人都知道春杏阿婆爱串门，经常“宛转”于别人家中。一来是打发无聊的时光，找邻里街坊的说说话，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意思”。她的两个女儿，都各自成家，不在身边。大女儿嫁到了较远的农村，虽说不上多远，但也不能每天回家。小女儿嫁到了县城，春杏阿婆和李师傅曾和小女儿在县城住过一阵子，那时他们有一个身为父母传统的“使命”——带孩子。如今孩子大了，春杏阿婆和李师傅又回到了农村的家里。也有人问过他们：为啥不在县城里住啊？不用费心带孩子就更轻松嘞。这一点老两口想的是一致的——城里

无聊，没人说话。确实，高楼大厦把居民分成了一块一块的，人们基本都“蜗居”在城中的小小角落，年轻的为生活奔波，年纪大的在家做饭看孩子，人情味较农村更淡些。高高的墙关不住这两个热心的老人，在他们眼中，车水马龙的声音远不及村头小话动听，琳琅满目的店面远不及贴红对联的大门好看，香水和蛋糕的香味远不及下雨后的泥土味好闻。

春杏阿婆爱串门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她也是一个热心肠。无论谁家有事她都会帮忙。比如隔壁家姑娘结婚啦，她会腾出自己的屋子用来摆酒席；比如第三趟街的王阿姨住院回来啦，她会拎着自家种的果蔬去看望；比如张婶的儿媳生宝宝啦，她也会满心欢喜地给初生的宝宝送红包；比如谁家小夫妻闹脾气啦，她也只是说几句公道话，孰轻孰重人家心里有数。大家在一个村子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村里的人村里的事都知根知底，没有一个人说春杏阿婆不好的。

古稀之年的春杏阿婆却不是人们刻板印象里老妪的形象。50年代出生的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春杏”。遥想当年她的父母是否望见院中的杏树想起了这个名字呢？又或是因喜爱杏花便希望他们的女儿拥有杏花般的美好品质？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人如其名。她并不是一

头银发，而是银白中夹杂着几缕青黑。松弛的皮肤不是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紧实的脸上分布着皱纹和少许老年斑。她也并非佝偻着腰，而是昂首挺胸。她不瘦弱，微胖的身材使她走路都仿佛带过一阵暖风。但有一点和人们想的一样，她是一个温暖的母亲，她也是我慈爱的外婆。

我是我们家的大学生，有一次和外婆聊天，说起功课繁忙，她仿佛捕捉到我言语中有些许烦躁，便让我好好学习，找好工作，将来嫁一个好人。即使这是老一辈老生常谈的话语，即使新时代标榜独立女性，但我知道这是外婆对我衷心又美好的祝愿。接着外婆提起他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她说当年我母亲热爱学习且成绩优异，却因为学费的压力没有让母亲继续学下去，现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和父亲一起管理水稻田，整日风吹日晒，辛苦劳累。在这段话中，深深的后悔和遗憾中夹杂着自责和无奈。

其实这个故事我也曾听母亲讲起过，母亲说她当时考上了最好的高中，但是需要赶紧交学费，九十年代的外婆家还不算富裕，母亲也因此中断了她的学业。母亲讲这段故事，是回顾自己二十多年前的青春往事，我能听出丝毫没有埋怨的意思，况且现在生活累点，但吃穿不愁，家庭幸福，也没有什么怨言可讲。可是外婆又何尝不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一番事业，不再费劲辛勤劳苦讨生活。其实当时我想说：“如果当时妈妈选择继续上学，可能就遇不到爸爸，就没有现在的我了”。我本想聊以宽慰，可是总觉得话有些许不妥，始终没有说出

口，如果有再次选择的机会，怎么选择是母亲的自由，而我当然也希望当时的母亲能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不过，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的幸福生活，足矣。

春节期间我在外婆家小住了几日，可能有所谓的“隔辈亲”，外婆对我有极大的宠爱和纵容，即使我已经20岁了，但对于外婆来说永远都是小孩。我在假期极其贪睡，她会说“没事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饭菜热在锅里了”，因为我有点肥胖且皮肤也不好，她说“我给你做点儿清淡的吃吧”，而且会特意解释“不是外婆舍不得，不给你吃好吃的”，我当然知道她多爱我。我小时候的衣裤鞋袜几乎都出自外婆之手。外婆有一双巧手，给她一块布，一台缝纫机，一个下午，衣裤鞋袜都不是问题。她还能做被子，做背包。家里的被子几乎都是春杏阿婆买来棉花，自己做的；不穿的裤子改造成精美的背包也是轻而易举；宝宝的小垫子、小鞋子、小衣服对她来说再简单不过了。谁家要做衣服、改裤子也都来找她一起研究。直至现在，我最喜欢的极其柔软的小薄被，陪我到异地的大学，是外婆亲自做的。许多同学因此羡慕我，其实，我也羡慕我自己，我爱我的外婆。

如今，外婆就居住在小农村，女儿们皆已经成家立业，不需要他们再额外操心，每天生活也如开篇一幕。我知道，真正能让让他们从心底里高兴的不是串门时对方的应答，而是晚辈的呼唤。不信你听……

“外婆——在家吗——”

“哎——”

檐下的时光碎片

文学院2023级书法学2班 刘子琪

夏日的风掠过老屋檐角的铜铃，发出细碎的声响，这声音总让我想起姥姥姥爷家的小院。在那里，时光仿佛被拉长，每一个日子都浸润着温柔与暖意。

姥姥姥爷住在城郊一座白墙灰瓦的老房子里，院子里种满了花草。姥爷最宝贝的是那株歪脖子枣树，树干上布满了岁月的纹路，像极了姥爷手上的皱纹。姥姥则偏爱角落里的几丛茉莉，每到夏天，洁白的小花就会挤满枝头，满院的香气四溢。

清晨，我总是被姥爷清扫院子的声音唤醒。他握着那把竹扫帚，一下一下扫着落叶，动作不紧不慢。偶尔会有几片调皮的叶子，被风吹着打几个旋儿，又落回原地，姥爷也不恼，只是笑着摇摇头，重新扫过。这时，姥姥已经在厨房里忙活开了，煤炉上的铁锅咕嘟咕嘟煮着白粥，灶台上还煎着金黄的鸡蛋，香气顺着门缝飘满整个院子。

早饭总是在院子里吃。姥爷会把那张斑驳的圆桌擦了又擦，再摆上几个粗瓷碗。白粥盛在碗里，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米油，撒上点儿白糖，香甜可口。姥姥一边给我夹菜，一边念叨：“多吃点儿，看你瘦的。”但在姥姥眼里，我永远是需要被照顾的孩子。

饭后，姥爷喜欢坐在枣树下看报。他戴着老花镜，报纸摊在膝头，嘴里还不时念念有词。有时遇到不认识的字，他会像个小学生似的，拿着报纸来问我。我耐心地教他，他就认真地记在小本子上，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姥姥则坐在

一旁择菜，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曲，偶尔和姥爷拌两句嘴，尽管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在他们眼里，这就是生活的乐趣。

午后，阳光变得慵懒。姥姥



会在堂屋支起竹床，铺上凉席，让我睡午觉。她坐在床边，轻轻摇着蒲扇，为我驱赶蚊虫。凉风习习，伴着姥姥有节奏的摇扇声，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等我醒来，枕边总会放着一块洗好的西瓜，鲜红的果肉，甜丝丝的汁水，沁人心脾。

傍晚，是院子最热闹的时候。姥爷会搬出藤椅，和邻居们坐在门口聊天。他们聊庄稼收成，聊家长里短，偶尔也会回忆起年轻时的趣事，说到高兴处，爽朗的笑声能传出老远。姥姥则在厨房准备晚饭，她的手艺极好，最拿手的是红烧肉，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每次我都能多吃一碗饭。

如今，我已离开那座小院多年，但关于姥姥姥爷的记忆，却愈发清晰。他们用最朴素的爱，为我编织了一个温暖的童年。那些在小院里度过的日子，就像一颗颗珍贵的珍珠，串成了我生命中最美的项链。每当想起，心里就会泛起一阵暖意，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花香与欢笑的夏天，回到了姥姥姥爷的身边。

绣花绷子

文学院2021级汉语言文学2班 潘奕君

老屋的窗棂筛下细碎的光斑，落在奶奶膝头那方小小的绣花绷子上。绷子里的白棉布上，几片翠绿的银杏叶已初具雏形，细密的针脚在布面上蜿蜒，像她额头上岁月的刻痕，平静而坚韧。奶奶刺绣，是几十年未曾改变的姿态，仿佛那绷子间绷紧的，不单是一块素布，更是她沉静如水的漫长光阴。

奶奶就坐在窗边的旧藤椅里，鼻梁上架着那副磨花了边的老花镜。她捻着丝线的手指，关节已有些粗大变形，动作却依然稳定而专注。银针在她指间灵巧地穿梭，牵引着翠绿的丝线，一点一点填充着叶片的脉络。偶尔，线头打了结，她便凑近灯光，微微眯起眼，用针尖耐心地挑开纠缠。那专注的神情，仿佛整个世界都凝缩在这方寸布帛之上。阳光抚摸着她银白的鬓角，也照亮了布面上那片渐渐生动的绿意。

“好了，这片叶子。”奶奶轻轻吁了口气，摘下眼镜揉了揉酸涩的眼角。她拿起绷子，对着光仔细端详自己的作品，嘴角漾开一丝极淡的笑意，像投入湖心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微小却温柔。她的目光，越过窗台上那盆长势喜人的绿萝，投向院角那棵沉默的银杏树——那是爷爷年轻时亲手栽下的，如今亭亭如盖，秋来满树金黄。奶奶的眼神悠远，仿佛

透过层层叠叠的银杏叶，看到了更深的过往。

“那年月，可真不容易。”奶奶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抚摸着绷子上那片刚绣好的银杏叶，“学校里不让教了，书也没得看……心里空落落的。”她顿了顿，目光落回膝头的绷子，“也就这点针线，还能攥在手里。”她没再深说，只是拿起针，重新穿上另一种浅黄色的丝线，开始绣叶柄。那针尖的每一次刺入与引出，都带着一种无声的力量。我凝视着她低垂的侧脸，那上面刻着的不仅是皱纹，更是一种被时光淬炼过的沉静与安然。我知道，那些未曾言说的艰难岁月，那些被迫沉寂的时光，都化作了这绷子上绵密而坚韧的针脚，一针一线，缝补着生活的空洞，也绣出了内心的笃定。

有一次，我帮她整理旧物，在一个红漆斑驳的小木盒深处，发现了一枚褪色的、印着模糊字迹的旧袖章。奶奶看见了，眼神微微一黯，随即又释然。她没解释什么，只是轻轻拿过盒子合上，放回原处，然后拿起她的绣花绷子，平静地说：“人啊，就像这针线，认准了方向，穿得透黑暗，就总能绣出点样子来。你看，这银杏叶子，多像《格林童话》里汉赛尔和格莱特在森林里撒下的面包屑。只是啊，奶奶撒下的不是面包屑，是这些小小的针脚，它



们没被鸟儿吃掉，倒是留住了心里头那片认路的林子。” 她的话语朴素，却像她手中的丝线，坚韧地穿过了岁月的帷幕，将一种在困境中依然持守信念的力量，清晰地传递到我心上。这无声的言传身教，比任何响亮的口号都更深刻地烙印在我生命的底色里。

午后的阳光慵懒地移动，奶奶手中的银针在布面上跳跃，牵引着金黄的丝线，为那片银杏叶勾勒出最后的轮廓。绷子上的图案渐渐完整，生机盎然。我看着她布满皱纹却依然灵巧的手，看着那在光影里浮动的丝线，忽然明白，奶奶用一生的时光，在这小小的绣花绷子

上，绣出的何止是花鸟鱼虫？她用最细密的针脚，最朴素的丝线，一针一线，绣出了如何在风雨飘摇中稳住心神，如何在沉寂岁月里守护内心的微光。这方寸之间的坚守，便是她给予我最珍贵的品德传承，如那银杏树的根，深扎于泥土，静默无声，却支撑起整个生命的丰茂与尊严。

窗外的银杏树在风中轻轻摇曳，沙沙作响，仿佛在应和着绷子上这片永不凋零的翠绿。奶奶的针还在走，线还在延展，那未完成的图案，如同她坚韧而温暖的生命叙事，在光阴里，继续静静地书写着。

灶台上的旧时光

文学院2023级秘书学 李子涵



奶奶的厨房总飘着股独特的气味，是煤球炉烧尽后的余温，铁锅炒青菜的清苦，还有她藏在橱柜深处的陈皮香。那年我上高一，被她从寄宿学校拽回老房子过暑假，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时，我正看见她踮着脚往横梁上挂腊肉，蓝布衫下的肩胛骨像两枚突兀的蝶翅。

“丫头回来啦，”她回头笑，眼角的皱纹堆成核桃，“灶台上煨了绿豆汤，冰过的。”

老房子的灶台是水泥砌的，贴着褪色的瓷砖，最显眼的位置嵌着张泛黄的灶王爷画像。

奶奶总说那是爷爷年轻时亲手贴的，“他说灶王爷管着烟火气，得供在亮堂处。”爷爷走的那年我才五岁，只记得他临终前攥着奶奶的手，反复念叨“别省着吃”。后来奶奶果然没省，只是省下来的全给了我——她总把炖排骨里最嫩的那块挑进我碗里，自己啃着带血丝的脊骨，说“老年人牙口好，就爱啃硬的”。

暑假的清晨总从劈柴声开始。奶奶执意要用柴火灶炒菜，说“煤气灶炒不出锅气”。我蹲在灶台边帮她递柴火，看她往炉膛里塞枯树枝，火光映在她布满老年斑的手上，像落了片碎金。有次我不小心被火星烫到，她慌忙抓过我的手含在嘴里。粗糙的舌尖擦过皮肤时，我突然看见她鬓角的白发在晨光里亮得刺眼——原来那些被她梳得一丝不苟的发髻里，藏着这么多岁月的痕迹。

她最宝贝的是口豁了边的陶砂锅，专用来炖银耳羹。每天傍晚，她都会把泡发的银耳撕成小朵，加几块老冰糖，在灶台上慢火熬煮。蒸汽掀开锅盖的瞬间，甜香弥漫屋子。她总会舀一勺吹凉，趁我张嘴时故意逗我：“张嘴，接牢！”银耳滑进喉咙的刹那，我常看见她望

着窗外发呆，后来才知道，爷爷在世时最爱喝她炖的银耳羹，说“比城里点心铺的都甜”。

那年暑假快结束时，我在她的红木箱子里翻出本旧相册。塑料封皮裂开了缝，里面全是黑白照片：年轻时的奶奶扎着麻花辫，站在开满向日葵的田埂上笑；爷爷穿着军装，胸前别着三等功的勋章；还有张他们结婚时的合影，奶奶手里攥着红绸花，身后是土坯房的矮墙。“你爷爷走前说，等攒够了钱就盖楼房，”奶奶指着照片轻声说，“可是楼盖起来了，他却没住上几天。”

离开老房子那天，奶奶往我书包里塞了袋晒干的陈皮，“泡水喝，去火气。”我走到巷口回头，看见她还站在灶台边，正对着灶王爷的画像抹眼泪。晨光里，她的影子被拉得很

长，像根细细的线，拴着老房子里所有的烟火气。

如今老房子拆迁了，奶奶搬进了带天然气灶的电梯房，但她还是习惯把陈皮藏在橱柜深处。上次回家时，我在她新厨房的瓷砖墙上，看见她用透明胶带贴着张打印的灶王爷图片，边角被油烟熏得微微发黄。“新灶台没个念想，”她摸着图片笑，“你爷爷要是看见，准得说我瞎讲究。”

那天我帮她炖银耳羹，学着她当年的样子往砂锅里加糖。蒸汽升腾时，我突然明白，所谓岁月温情，从来不在豪华的厨房，而在那些被柴火灶熏黑的记忆里——是奶奶往我碗里挑排骨时的眼神，是她藏在陈皮里的牵挂，更是灶台边那束永远为我留着的暖光。



褶皱时光里的家传密码

文学院2023级秘书学1班 杜思怡

清晨五点半，纱帘被晨风掀起褶皱，老座钟的铜摆还在晃，奶奶已经站在灶台前。铁锅里的豆浆翻涌着雪白的浪，她布满褐色斑点的双手握紧竹滤网，像捧着某种古老仪式的法器，将豆渣细细筛进青花瓷碗里。这是我与八旬祖母共度的第九个春天，她的皱纹里藏着一部未曾写就的家史，而我正用少年人的眼睛，在时光的褶皱中寻找解码的线索。

奶奶的厨房是个微型博物馆。褪色的红漆橱柜里码着青竹蒸笼，墙角陶瓮里的老卤汁传了三代人，连砧板都留着祖父用柴刀劈砍的纹路。每个周末清晨，她总要把晒干的粽叶浸在搪瓷盆里，教我如何将糯米捏成完美的三角锥。“手要像捧露水那样轻，心要像称中药那样准。”她布满裂痕的手指在翠绿粽叶间翻飞，仿佛在编织某种神秘的符咒。当蒸汽裹挟着箬叶清香漫过窗棂时，我忽然明白这些重复了半个世纪的动作，原是凝固在时光琥珀里的密码，将家族的记忆熬煮成绵长的滋味。



西厢房的五斗柜顶上，漆皮剥落的红灯牌收音机仍在履行使命。每个雨天的午后，奶奶会戴上老花镜，将旋钮调到微微偏离频道的位置，让略带沙沙声的评弹在房间里流淌。“当年你爷爷追我时，总带着这台机子来巷口。”她摩挲着机身的手突然停顿，混着电流杂音的

吴侬软语里，我听见了青石板上自行车的叮铃声，看见了月光下翻飞的确良衬衫。那些她反复讲述的故事，在梅雨季节的潮湿空气里渐渐显影，成为跨越时空的显影液。

去年深秋，奶奶住院时执意要带针线筐。惨白的病房里，她教我在素绢上绣银杏叶，金线在颤抖的指尖穿梭成流动的暮色。“针脚别太密，留些气口。”她说话时呼吸机面罩蒙着白雾，却坚持要我把绣绷摆正。当最后一枚银杏在晨曦中成型，监测仪的波纹突然剧烈起伏，她枯瘦的手仍死死攥着绣样，仿佛要将这枚金色的时间标本，别在命运无常的衣襟上。

如今站在老宅天井里，青砖缝钻出的车前草正在抽穗。奶奶走后，我开始在清明粿里掺入她最爱的鼠曲草，给老座钟上发条时总要多拧半圈，就像她生前总担心时间走得太快。晾衣绳上的蓝布衫随风轻摆，忽然懂得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时光罗盘——在机械表芯与智能手环并行的年代，唯有这些浸透体温的生活仪式，能让迅疾的时光在家族血脉里沉淀出温柔的包浆。

抽屉最深处，铁皮盒里的老照片正在褪色，但奶奶教我用米浆修补相纸时说的话愈发清晰：“旧物就像老树，伤疤里能长出新芽。”晨光中举起她留下的竹滤网，万千孔洞间漏下的不只是豆香，还有穿越七十载光阴的生存智慧：所谓传承，不过是把对生活的郑重其事故意放慢，让每个瞬间都能在时光褶皱里，发酵出历久弥新的回甘。





槐花深处的光阴

文学院2023级汉语言文学2班 谢欣怡

暮春的风裹着细雪般的槐花瓣，扑在我布满老年斑的手上。竹藤椅的纹路里嵌着经年的日光，我摩挲着扶手凸起的节疤，突然想起三十年前和老伴儿编这把椅子的光景。她那时总嫌我手笨，竹篾交错的间隙里漏下的阳光，会落在她鬓角刚冒出的白发上。“等咱们老了，就坐这椅子看山。”她把最后一根篾条压平整，指尖沾着新剖竹子的清苦香气。如今山还是那座山，青石板路上的青苔却漫过了半双拖鞋的厚度，而她已在三年前的深秋，随着最后一片枫叶化作了泥。

我扶着椅子往槐树下挪了挪，青瓷茶盏里的茉莉浮浮沉沉。恍惚间又看见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踮着脚够我肩上的槐花篮子。“阿爷，这个能串成项链吗？”她举着半朵花仰头看我，睫毛上沾着碎白的花瓣，像振翅欲飞的蝶。那是十年前的小满，外孙女还没去城里念高中。我们总在这个时节做槐花蜜，她蹲在厨房帮我滤花瓣，鼻尖沾着金黄的蜜渍，像只贪嘴的小兽。她把槐花夹在课本里，说要做成标本寄给山外的同学，后来那些压得薄如蝉翼的花瓣，大概都碎在她装满英文单词的铅笔盒里了。

远处传来放学孩童的笑闹声，像一串散落的玻璃珠滚过石板巷。我数着墙根下的蒲公英，绒毛球被风吹散时，总想起送儿子去城里上大学的清晨。1985年的火车站还飘着煤烟，他的帆布包蹭过我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里面装着老伴儿连夜赶制的棉鞋垫。“爸，您和妈妈总舍不得吃鸡蛋。”他往我手里塞了叠皱巴巴的粮票，转身时带起的风掀起了站台边的杨树叶。那些粮票后来都换成了外孙女的花裙子，而他寄回来的半导体收音机，早就在某个雷雨夜停止了歌唱。如今他在城里有了自己的茶楼，却总说最想念的，是老家灶台上的槐花饼。

暮色漫过青瓦时，我颤巍巍地站起身，拐杖头叩击地面的声响，和老座钟的滴答声应和着。厨房的蜂窝煤炉还温着，铝锅里的小米粥咕嘟冒泡，蒸腾的热气模糊了贴在冰箱上的全家福——那是2018年春节拍的，外孙女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儿子的鬓角也有了霜色。老伴儿穿着我新买的红毛衣，在镜头前笑得眯起眼，谁也没料到三个月后她会在晨练时摔断腿。那之后的日子，她总坐在这竹椅上晒太阳，我给她编花环，她就哼《槐花曲》，调子是她年轻

时在生产队学的，”“槐花白，槐花香，槐树下边是故乡...”后来她唱不动了，就握着我的手看云，直到某个清晨，她的手像片落叶般轻轻滑落。

月光从窗棂漏进来，在方桌上织出银白的格子。我摸出压在枕头下的铁皮盒，里面躺着几枚褪色的纽扣，还有张泛黄的糖纸。糖纸边缘卷着细毛，是1965年我在县城供销社买的橘子糖。那年月物资紧俏，我排了半宿的队才买到两颗，她舍不得吃，把糖纸叠成小船放进我工装口袋。“等攒够一百张，就给咱娃做个灯笼。”她那时总爱这样说，而我们的女儿终究没等到灯笼亮起，就跟着1972年的一场春雪去了遥远的地方。铁皮盒底还压着半支钢笔，是女儿小学毕业时得的奖品，蓝漆早已剥落，笔尖却还凝着未干的墨痕。

窗外的槐树在夜风里沙沙作响，像谁在轻轻翻动一本旧书。我吹灭煤油灯，任月光漫过枕边的老花镜。隔壁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年轻的母亲用方言哼着摇篮曲，调子竟和当年老伴儿哄外孙女时一模一样。竹椅在墙角静默着，椅面上落了片新的槐花瓣，像谁留下的一枚浅色书签。恍惚间我又回到19岁那年，穿着军装站在村口槐树下，她抱着一床新缝的棉被追出来，发梢上别着朵刚摘的槐花，在晨雾里晃成一团朦胧的白。“平安回来。”

晨雾漫过石板巷时，我已在灶前忙开了。新采的槐花拌着糯米粉，在竹蒸笼里渐渐变得透亮。隔壁的阿婆拄着拐棍过来唠嗑，她眼角

的皱纹里盛着半个世纪的光阴：“老李头，又做槐花饼呢？你家小诺什么时候回来？”竹筷夹起滚烫的饼子，金黄的边缘泛着油光，我望着巷口蜿蜒的青石板，想起昨夜外孙女在电话里说的话：“阿爷，等暑假我带男朋友回来吃您做的槐花饼。”

阳光爬上灶台时，我把蒸好的槐花饼装进青瓷盘。竹椅上的槐花瓣不知何时被风吹走了，只留下淡淡的香。远处的山岚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幅被岁月晕染的水墨画。我摸出衣袋里的老怀表，铜壳上刻着的“为国争光”四个字已被磨得发亮。表针指向八点十五分，正是当年我牵着老伴儿的手，在槐树下拍结婚照的时辰。

巷子里传来轻快的脚步声，几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路过门前，银铃般的笑声惊飞了槐树上的麻雀。我望着她们年轻的背影，突然想起外孙女小时候问我的话：“阿爷，人老了会变成什么呀？”那时我指着槐树上的年轮告诉她：“会变成一棵树，根扎在土里，枝叶伸向天空，每一圈年轮里，都藏着阳光和雨水的故事。”

此刻的我，大概就是这样一棵树吧。根须缠着青石板下的旧时光，枝干托着满树的槐花雪，而那些落在时光里的人，都成了我年轮里永不褪色的星辰。当微风再次拂过，槐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像一场迟到了半个世纪的雪，轻轻覆盖了竹椅上的光阴。

老屋离情

文学院2023级汉语言文学1班 马莉伟

邻居家的小玮包了一个大红包，庆祝她走出村子顺利考入理想的大学。

邻居是一个三口之家——一对夫妻和一个小姑娘。这对夫妻，历经多年各地医院的奔波求治，终于迎来了这个女儿的到来。

曾经，张奶奶的小院也曾热闹非凡，一大家子在一起，其乐融融。张奶奶的儿女们，怀揣着对生活的憧憬，纷纷离开乡村前往外地打拼。他们带着行囊离开了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只留下张爷爷和张奶奶这一对老人，在这空荡荡的院落里，守着那一方小小的天地，守着岁月里渐渐冷却的热闹。小玮的出生，带着新生的朝气与活力，降临到了张爷爷和张奶奶的生活里。

在这个村子里，每到傍晚，左邻右舍也在忙碌中找到了自己的消遣，在巷子里彼此闲聊。随着小姑娘不断长大，大家都说小玮和张奶奶一样浓眉大眼的，这就是缘分。

小姑娘去上学了，张奶奶很高兴。

“妞儿，到了学校可要认真听讲呀！”张奶奶沙哑的嗓音裹着晨风送出去，轻飘飘地卡在了爬满青苔的砖缝里。望着小玮那欢快的背影，她恍惚瞧见了六十年前那个被命运困住的自己。那时，一穷二白，家家户户为了一口吃食都会拼尽全力。张奶奶和同村大多数女孩一

样，从未踏进过学校半步，大字不识一个。七八岁的年纪，当现在的孩子们还在学校上学时，她稚嫩的肩膀已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每日天不亮，便要摸索着起身，生火做饭，待父母兄长下田归来，端上热汤热饭；午后，又跟着母亲去麦田劳作，瘦小的身子在麦浪里起伏，稚嫩的双手经常会被麦芒划出一道道血痕，汗水湿透了衣衫。而如今，看着小姑娘，她多希望这孩子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真真正正走出去。于是，那句“好好学习”的嘱咐，便如同一颗沉甸甸的种子，落在了小姑娘远去的背影里，也落在了她自己满是褶皱却满怀期许的心田。

暮色如一块温柔的绸缎，缓缓铺满青石巷。小玮蹦跳着冲进院门，书包在身后一颠一颠。她仰起红扑扑的小脸，脆生生问道：“奶奶，您叫啥名儿呀？我现在会写好多好多字啦！”

张奶奶微微一怔，浑浊的眼眸泛起涟漪。她颤巍巍起身，从褪色的木箱底翻出那本泛黄的户口本。她手指轻轻摩挲着，目光落在“张少兰”三个字。这三个字，是她在这世间存在过的印记，却像被时光尘封的秘密，鲜少被提及。

“奶奶，我教您写！”小玮迫不及待地凑

过来，像个小老师，一脸认真。她小小的手握住张奶奶那如枯枝般的手，铅笔尖在田字格里缓缓落下，一横一竖，一撇一捺。张奶奶的手微微颤抖，每一笔都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去触碰那从未抵达的彼岸。

当最后一笔落下，“张少兰”三个字歪歪扭扭却充满力量地呈现在纸上。张奶奶的眼角泛起晶莹的泪花，顺着皱纹蜿蜒而下，滴落在纸面，晕开了墨迹，却晕染出她一生的沧桑与渴望。

她的一生，似一首无声的歌谣。少女时代，她是父母膝下温顺的女儿，在灶台烟火与田间劳作中悄然长大，未曾有过一丝念书识字的奢望；嫁作人妇后，她是丈夫身旁默默操持的妻子，用柔弱的肩膀扛起生活的琐碎与艰辛，在柴米油盐间消磨着青春；成为母亲，她又是孩子身后坚实的依靠，将全部的爱与心血倾注在儿女身上，却独独忘了自己。

而此刻，在这方小小的纸面上，她终于握住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张奶奶对小玮说：“妞儿，你真是我的小福星。”

暮色如一块沉重的铅幕，沉沉地压在小玮的心头——张奶奶离开村子了。

村子里，那座承载着无数回忆的老屋，此刻正空荡荡地伫立在夕阳的余晖中。张奶奶走了，带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带着对往昔岁月的无尽不舍，离开了这个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子。

年初，命运像一只无情的黑手，悄然伸向了张爷爷。医院那冰冷而刺眼的诊断书上，“肺癌晚期”四个字如同一把利刃，狠狠地刺痛了全家人的心。为了不让张爷爷承受过重的心理负担，家人强颜欢笑，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谎称只是小病，用药物保守治疗便可痊愈。

小玮常常会去张奶奶家帮忙打扫卫生。还记得张爷爷去世那天下午，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小院的青石板上，形成一片片细碎的光影。小玮最后一次见到张爷爷，老人躺在床上，面容憔悴却目光温和，他拉着小玮的手，声音微弱却带着一丝遗憾：“可惜得了这个病，要不然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了。”那一刻，小玮只觉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难受得说不出话来。

到了晚上，夜幕如墨般迅速蔓延开来。张爷爷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一口口鲜血从他的口中喷涌而出，染红了洁白的床单。那刺眼的红色，宣告着生命的终结。张爷爷就这样，在张奶奶的呼喊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张爷爷走后，儿女们围坐在一起，眉头紧锁，眼神中满是担忧。他们一致认为，留张奶奶一个人在老家生活，实在是放心不下。于是，他们决定带走张奶奶，轮流照顾她的晚年。

小玮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一股脑地涌了上来。他舍不得张奶奶离开，这个慈祥的老人，就像他生命中的一盏明灯，在他成长的道路上给予了无数的温暖与关怀。

张奶奶又何尝想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呢？人到了她这个年纪，就像一棵深深扎根在故土的老树，对这片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若是老伴还在，夫妻二人相互扶持，日子虽平淡却也充满了盼头。可如今，老头子走了，她仿佛被抽走了灵魂的支柱，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境遇”之中。儿女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就像一群忙碌的候鸟，在不同的天空中翱翔。虽然血浓于水，但张奶奶总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时，浑身不自在。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多余的“累赘”，打扰了儿女们原本平静的生活。

分别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村口的小路上，人来人往，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离愁别绪。小玮也来了，她默默地站在张奶奶身旁，低着头，不敢看老人的眼睛，怕自己会忍不住哭出声来。

张奶奶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三回头地走向那辆即将载她离开的车。她的目光，始终停留在那座生活过多年的老屋上。老屋的墙壁，在岁月的侵蚀下已变得斑驳陆离；屋顶的瓦片，也有些残缺不全；但那扇陈旧的木门，却仿佛还留存着往日的欢声笑语。她仿佛看到了

张爷爷坐在门口，抽着旱烟，微笑着和她聊天；看到了孩子们在院子里嬉笑玩耍，追逐打闹。

泪水模糊了张奶奶的双眼，她缓缓抬起手，最后一次抚摸了一下老屋的墙壁，那粗糙的触感，就像她这六十多年坎坷而又温暖的人生。然后，她和小玮告了别，毅然决然地转身，上了车。车子缓缓启动，扬起一阵尘土，渐渐消失在小玮的视线中，只留下小玮站在原地，望着那远去的方向，久久不愿离去……



槐树下的岁月长歌

文学院2024级汉语言文学1班 陈思颖

时光悄然流逝，记忆的碎片在心底沉淀。姥姥家的小院始终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就像一本翻旧的相册。菜园的竹篱笆褪成了灰白色，黄瓜架歪歪斜斜，鸡笼的铁网锈迹斑斑。最令人难忘的，是院中央那棵高大的老槐树，它的每一片叶子，都承载着与姥姥姥爷共度的珍贵时光，每一圈年轮都镌刻着平凡日子里的温暖。微风拂过，老槐树的枝叶沙沙作响，将我的思绪拉回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姥姥是厨房里永远不知疲倦的精灵。天还未亮就进入厨房，将昨日攒下的菜叶仔细洗净，腌制入味。她总说：“这些菜叶扔了可惜，腌一腌，又是下饭的好菜。”我最爱吃姥姥做的焖子，那时我总搬个小板凳，蹲在柴火灶旁看姥姥做饭，她往灶膛里塞柴火，火苗“噼啪”往上蹿，焖子和五花肉咕嘟咕嘟地炖着，我馋得直咽口水，隔一会儿就问：“姥姥，好了没？”等掀开锅盖，热气“腾”地扑到脸上，焖子油亮的让人直流口水，姥姥总先挑最厚实的一块焖子盛给我，香得我能多吃两大碗饭。现在闻到炖菜的香味，还总觉得姥姥就在身边。

姥姥的生活里，最见不得“浪费”二字。家里但凡有东西显出旧态，姥姥绝不会轻易丢弃，它们在她手中总能焕发出新的生机。旧衣

服在她手下摇身一变，成了耐用的抹布；她将废弃的塑料瓶清洗裁剪一番，便成了实用的花瓶。就连我拆开的快递盒子也逃不过姥姥的慧眼，她将它们叠放整齐预备着下次寄东西时派上用场。她手中那些被赋予新生的物件，仿佛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朴素的智慧：万物皆有用处，只待有心人的发掘。有一次，我看见姥姥在灯下缝补一件早已洗得发白、磨损严重的棉布衬衫。我忍不住劝道：“姥姥，这衣服都这么旧了，别补了，买件新的吧！”她停下针线，抬起眼温和地和我说：“傻孩子，这衣服又没破大洞，针脚走密实点，穿在里面暖着呢，丢它做什么？”一针一线在旧布之间穿梭，像在修复着被我们轻易遗忘的生活本真。

姥姥不仅是生活的能手，更是我人生的导师。她不仅能用美食填满我的肚子，更用朴实的道理滋养我的心灵。吃饭时，我不小心掉在桌上的米粒姥姥都会捡起，放进自己碗里，并且告诉我：“一粒米，千滴汗，粮食来得不容易，糟蹋不得。”于是我也学着姥姥的样子，把掉在桌上的饭粒都捡起来吃掉。姥姥用行动教会了我珍惜；高三那年，成堆的试卷压得我喘不过气，成绩波动让我整夜失眠。拨通姥姥的电话，她耐心安慰我：“学习就像爬山，累了就歇口气，只要脚不往回退，总能走到山

顶。”没几天，姥姥给我寄来了我最爱吃的焖子和干粉菜，还有张字条“姥姥等你报喜”。她用最朴实的话，把我心里的乌云都吹散了。

与姥姥的温柔细腻不同，姥爷身上有着庄稼汉的豪爽与豁达。田间地头是姥爷最热爱的舞台。每天在土地上辛勤耕耘，汗水湿透了衣衫，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我常跟着姥爷下地，他一边除草，一边给我讲述当兵时的故事。最让我着迷的是他行军的经历，“有一回急行军，我们背着几十斤的装备，走了整整一天一夜。到了目的地，好多人累得直接瘫在地上。”姥爷比划着当时的情景，“但只要一声令下，所有人立刻又能站起来。”说到这里，他眼神里满是自豪。姥爷还讲过在部队里和战友们的情谊。“我们同吃同住，比亲兄弟还亲。有次我发烧，战友偷偷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我煮面吃。”姥爷的声音渐渐低沉，“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心里暖乎乎的。我从这些故事里看到了军人的坚韧与担当。

生活中难免遭遇挫折，可姥爷总能以乐观的心态面对。姥爷脸上的笑容像是生了根，永远挂在嘴角。清晨扛着锄头去田里，他哼着跑调的老曲，脚步轻快；暮色中与邻居闲话家常，他的笑声最响亮，仿佛生活里从没有烦心事。在姥爷身上，乐观成了最坚韧的铠甲，把生活的苦都酿成了甜，让平淡的日子永远充满暖融融的光。

姥爷还有一手精湛的木工手艺。院子里总有他刨木头、凿榫卯的声音。他打造的桌椅、木箱，不仅结实耐用，还刻着精美的花纹。每当有邻居来借工具，姥爷总是慷慨相助，还会热心地帮忙修理家具。他总说：“大家相互帮衬，日子才过得有滋味。”

姥姥姥爷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有着相濡以沫的深情。姥爷会时常从抽屉里

取出旧布包裹的血糖仪，握着姥姥布满老年斑的手，消毒、采血，眼睛紧紧盯着屏幕上的数字，念叨着“稳住就好”。每月月中，姥爷雷打不动地开着那辆有些年头的银色轿车，载着姥姥往市里医院去拿药。而每当姥爷被老咳嗽折腾得整夜难眠，姥姥就在灶台帮忙活到深夜。铁锅里咕嘟着梨水，清甜的香气漫满院子，姥姥一边搅拌一边念叨“多熬会儿才管用”。待梨水熬成琥珀色的秋梨膏，她又仔细装瓶，每天变着法子给姥爷冲饮。一个默默守护着对方的健康，一个悄悄记挂着彼此的病痛，药香与梨香交织，成为最朴素的深情。

夏夜的乘凉时光，是全家人最温馨的时刻。我们围坐在槐树下，听姥姥姥爷讲述年轻时的趣事。姥爷说，他第一次见姥姥，就被她的勤劳善良所吸引；姥姥则笑着回忆，姥爷为了给她送一束野花，跑了好几里山路。那些平凡的故事，在他们的讲述中，充满了浪漫与温情。他们也会分享人生的感悟，教导我们要珍惜生活，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如今，姥姥姥爷已离我而去，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陪伴着我。我学会了像姥姥一样节俭，珍惜每一粒粮食，不浪费任何资源；也学会了像姥爷一样豁达，面对困难时，总能保持乐观的心态。他们的言传身教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站在窗前，望着远方，我仿佛又看到了姥姥在厨房忙碌的身影，听到了姥爷在田间讲述故事。岁月带走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带不走他们留下的温暖与爱。那棵老槐树，依旧在风中摇曳，它见证了姥姥姥爷的一生，也见证了他们留给我的那份永恒的精神力量。这份力量，将如同璀璨的星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指引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心怀温暖，勇敢前行。

槐荫古棋

文学院2023级汉语言文学2班 梁育超

老槐树下的棋盘又积了层薄灰，我蹲在一旁，看老梁用枯枝般的手指拂去棋子上的槐花。这个总被村里人唤作“怪老头”的倔脾气，此刻望着空石凳的眼神，竟比棋盘上的黑子还要孤寂。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藏青布衫被风掀起衣角，露出补丁摺补丁的袖口，仿佛一片随时会被风吹散的枯叶。

村里人说老梁怪，是有道理的。他独住在村西头漏风的土坯房里，房檐下挂着的玉米棒都干瘪得发灰，却从不肯接受救济粮。夏天总戴着那顶破草帽，帽檐耷拉着遮住半张脸；冬天裹着打满毛球的旧棉袄，走路时背驼得像张弯弓，嘴里还总嘟囔着没人听得懂的话。孩子们路过他家门口总要加快脚步，老人们碰见他也只远远点头，背地里说他“八成是年轻时受了刺激”。

第一次见老梁，是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我乘凉缩在老槐树下。忽然头顶的阴影动了动，抬头撞见一双浑浊却温柔的眼睛。他没说话，只是从怀里掏出块皱巴巴的手帕，忽地丢在我脑袋上笑着，手帕上还带着淡淡的艾草味，我也看着他笑。从那以后，老槐树下成了我的秘密基地，老梁则成了我最特别的朋友。

遇见金秋爷爷那年，老槐树的叶子正泛着金边。那个戴着金丝眼镜、说着文绉绉普通话

的省城老人，打破了老梁日复一日的孤寂。记得那天我刚放暑假，远远瞧见老槐树下多了个陌生身影。金秋爷爷把枣木拐杖往石凳旁一靠，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精致的折叠棋盘，白子“啪”地落定在天元，声音清脆得像敲碎了午后的寂静：“老伙计，来盘棋？”老梁坐在对面，先是愣了神，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慌，随后从腰后摸出磨得发亮的烟袋锅，深吸一口，黑子重重砸在棋盘边角——这场没有开场白的对弈，竟成了往后多年雷打不动的约定。

两人的对弈总透着股古怪的和谐。金秋爷爷落子优雅，时不时冒出几句“楚河汉界”，说起话来像在课堂上教书；老梁却闷头不语，烟袋锅敲得石凳“咚咚”响，烟灰簌簌落在棋盘缝隙里，偶尔从嗓子眼里挤出句带着土腔的“着了道咧”。可当金秋爷爷的马吃掉老梁的炮时，老梁会突然咧嘴笑，缺了颗门牙的嘴里漏着风：“老东西，又让你捡了便宜！”金秋爷爷则会扶一扶眼镜，笑着摇头：“老梁啊老梁，你这横冲直撞的性子，什么时候能改改？”

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洒在棋盘上，将黑白棋子染成明暗交错的斑驳，两个老人的影子在石桌上拉得老长。有时下起太阳雨，细密的

雨丝穿过树冠，在棋盘上织出一层朦胧的纱，他们也浑然不觉，只是专注地盯着棋局，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楚河汉界间的厮杀。偶尔有麻雀停在棋盘边缘，啄走掉落在上面的槐花，老梁会突然轻喝一声，惊飞鸟儿，惹得金秋爷爷哈哈大笑。

变故来得猝不及防。那年深秋的雨下得缠绵，我撑着伞跑到老槐树下，只看见老梁独自坐在石凳上，任凭雨水顺着草帽边缘往下淌。

“金秋爷爷走了。”他的声音比枯叶还轻，烟袋锅里的烟早已熄灭，“他孙子接他回省城治病。”棋盘上散落着几枚棋子，被雨水冲得发亮，其中一颗白子卡在石缝里，像颗含在眼眶里未落的泪。从那以后，老槐树下的石桌再没摆过白子，老梁依旧每天下午两点准时坐在石凳上，烟袋锅里的烟明明灭灭，浑浊的眼睛却总盯着棋盘右上角——那是金秋爷爷最爱落子的方位。

我曾问过老梁，为什么那么喜欢和金秋爷爷下棋。他沉默了很久，望着棋盘上的纹路说：“这棋盘啊，就是两个人的江湖。我这辈子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可和老金下棋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也走过了千山万水。”说这话时，他的眼神里有我从未见过的温柔与向往。

后来金秋爷爷还是走了……往后每年清明，老梁都要去看他，我也时常跟着，他怀里紧紧抱着用红布包着的棋盘，像护着最珍贵的宝贝，嘴里念叨着：“老金啊，今年的槐花又开得早了。”他用袖口仔细擦净墓碑，摆开那副磨损严重的象棋，把白子轻轻放在碑前，自己握着黑子在棋盘上挪动，“这步车沉底，当年你用这招赢过我三回……”风掠过墓碑，卷着未化的雪粒扑在棋盘上，恍惚间，我仿佛看见金秋爷爷戴着金丝眼镜，笑着落下白子，镜片后的眼睛弯成月牙。

村里人依旧躲着老梁，说他越发古怪，常常对着空气说话。只有我知道，在他布满皱纹的心里，始终有一个棋盘，上面黑白子纵横交错，两个老友正在槐花纷飞中对弈。那些被人当作“古怪”的执拗，不过是一个孤独老人笨拙的坚守。老槐树下永远摆着的残局，棋盘上未落的白子，还有老梁日复一日的絮叨，都是时光里最温柔的思念。当风吹过空荡荡的石凳，我仿佛听见两个跨越生死的老友，正在槐花纷飞中，继续那场没有终局的对弈。

说到老梁，我也好久没看见过了……



老头

文学院2023级汉语言文学2班 赵庆第

老头是家里身子骨最硬朗的一个，他就不喜欢别人说他老，但是他也不会表露出来，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表现会让这些只看外表的人震惊，也可能是懒得争辩。

他一个老农民，哪来的那么多波澜啊，坎坎坷坷的，老老实实给这个社会做贡献就行了，从那会成分不好不能上大学开始就这样了。到底是连个屁都憋不出来。

兴许是受了老友去世的刺激，也可能是觉得自己这一生太过平淡，不如年轻人那般有趣。老头决定自己去试一把，试一把离家出走。

老头真走了。包袱皮卷了几件旧衣裳，捆得跟地里没打好的麦秸捆似的。临出门，灶膛还温着，他对着里屋喊了一嗓子：“饭在锅里，晌午自己热。死了也别找我。”“死老头子，又发啥疯！”老伴在里屋骂，声儿隔着门板，闷闷的。他没应，门轴“吱呀”一声，像老牛叹气。

路是熟的。闭着眼都能走到镇上汽车站。水泥地硌脚，比他踩了一辈子的黄土硬多了。候车室味儿大，汗酸气混着劣质烟卷儿，还有股子隔夜油条味儿。老头找了个靠墙的塑料椅子坐下，屁股底下冰凉。

“大爷，去哪儿啊？”旁边一个戴眼镜的

小年轻凑过来问，手里捏着个亮闪闪的“砖头”。老头眼皮都没抬：“随便。”“随便？”小年轻乐了，“那可远了去了。”老头不吭声。他盯着对面墙上贴的一张纸，红纸黑字，寻人启事。照片上是个老太太，脸皱得像晒干的核桃。他心想，这要是贴我的，照片能比这精神点不？

车来了，是去县城的。老头捏着皱巴巴的票根挤上去。柴油味儿冲鼻子。他找了个靠窗的座儿，窗玻璃灰蒙蒙的，映出他自己一张老脸。沟壑纵横，像他犁过的地。他忽然想起老伙计，上个月埋进黄土里的那个。躺那儿多省心，啥也不用憋了。于是没来由的，他做起了一个梦，梦见他好像没老，老朋友也还好好的活着。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一切都还在正轨上。忽地，他一下子就进了大学，但是没见过这东西，到底是想象不出来。于是就醒了。

车晃荡着开。路过村口那片林子，他看见个人影。车近了点。是个姑娘。妮儿。她一个人站在路边，踮着脚朝路上望，手里还攥着个什么东西，红的。车“呼”一下开过去了。老头脖子梗着，没回头。他脑子里却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那件被嫌弃“不好看”的红衣服，还有马身度那小子不耐烦的脸——“离我远点，你身上脏死了。”

“呸！”老头喉头滚了一下，像咽下去一口浓痰。他望着窗外飞快倒退的树影，心里骂了一句：

“妈的，都是混账。老的少的，连自己都是个老混账。”

车晃得厉害，像他年轻时拉的那匹不听话的骡子。窗外的树啊、田啊，嗖嗖往后跑，快得眼晕。老头胃里有点翻腾，不是晕车，是那股子柴油味儿，还有城里人身上飘过来的香水气，混一块儿，比沤肥的味儿还冲。

售票员是个精瘦的女人，嗓门尖得像锥子：“县里到了！县里到了！下车的麻溜儿！”

老头跟着人潮涌下车门，脚踩在硬邦邦的水泥地上，有点飘。眼前全是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花花绿绿的衣裳晃眼。声音也杂，汽车喇叭声、小贩吆喝声、不知哪家店里放着的“咚咚”响的曲儿，吵得他脑仁疼。他紧了紧肩上的包袱，那点旧衣裳像他的胆儿，越攥越瘪。

去哪儿？他不知道。车站门口贴着一张巨大的画儿，画着山啊水啊，还有几个穿得怪模怪样的人咧嘴笑。老头心里嗤了一声，啥山啥水能比得上他屋后头那片林子？那林子里的鸟叫才叫好听，不像这喇叭声，扎耳朵。

他顺着人流瞎走。肚子咕咕叫了。路边支着个摊儿，炸油条的味儿直往鼻子里钻。老头摸出个布包，里头卷着几张零钱，是他攒下的。他捏出一张，递给摊主，指指油锅里翻滚的金黄条子。

“两根。”他说，声音有点哑。

摊主是个黑脸汉子，眼皮都没抬，麻利地夹了两根油条，塞进个薄薄的塑料袋里递给他。老头接过，滚烫。他找了个马路牙子坐下，也不管那灰。油条咬在嘴里，又脆又油，

香是香，可总觉得少了点啥。少了点他老伴烙饼时那股子麦香，少了点灶膛里柴火的味道。

正吃着，一个半大的小子骑着个两个轮子、闪着光的玩意儿，“嗖”一下从他面前窜过去，带起的风差点掀了他的帽子。老头吓了一跳，手里的油条差点掉了。他看着那小子远去的背影，头发染得像鸡毛掸子，裤子破了好几个洞。老头摇摇头，心里嘀咕：“啥玩意儿，穿成这样，也不怕冻着。”

吃饱了，力气好像回来一点。老头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他看着眼前这条望不到头的大街，两边都是他叫不出名堂的店铺，玻璃门亮得晃眼。人们急匆匆地走着，没人看他一眼，好像他就是路边一块不起眼的石头。

他抬头望了望天。县城的天，灰蒙蒙的，不像村里，蓝得能洗眼睛。几只鸽子扑棱棱飞过，落在一栋高楼的顶上。

老头紧了紧包袱带子，吐出一口长气，白雾在冰冷的空气里散开。

“妈的，”他心里又骂了一句，不知是骂这天，骂这地，还是骂自己，“这地方，真他娘的……没意思透了。”

他迈开步子，继续往前走，朝着人更多、楼更高的地方，像个迷了路的牲口，被这陌生的喧嚣裹挟着，不知要去哪儿，也不知道怎么回头。只是那腰杆，在花花绿绿的人群里，依旧挺得有点硬，像根倔强的老树桩子。

没来由的，他想起来那个梦。

“有空来看我来了，我也来看看你。”

孙子悄悄的跟着在后面到了这个地方，虽然听了奶奶要把爷爷找回来的要求，但是也不想打扰老爷子的兴致，兴许老爷子还有什么遗憾呢？

“小伙子，你知道老庄村在哪吗？”“大爷，我知道，你找那个…”“欸你这个小子，

咋在这嘞？”老头一听声音就给孙子认出来了，孙子刚想泡就被抓住衣角，“跑啥跑，看见你老家伙还跑。”“恁还说我，恁要去哪呀？”“我去老庄一趟。”

“早点回去吧。”“还用你说我。钱够不够，去哪耍呀？”“我不要，我回家跟奶奶说一声。”“说吧。我早晚回去。”“我跟你说往哪走…”

尽管老头打了保票，孙子依旧是俏么呵的跟着。

老头在县城硬邦邦的水泥地上走了大半晌。腿肚子有点发酸，比刨一天地还累。满眼的楼，满耳的吵，像钻进了一个巨大的蜂箱，嗡嗡的，闹得他心慌。他拐进一条窄巷子，想躲躲清静。巷子尽头，有家铺子门口摆着些纸糊的玩意儿——金元宝、大房子、花花绿绿的衣裳，还有纸扎的小人儿，脸上两团红胭脂，看着怪渗人。

老头站住了。那纸糊的小人儿，咧着嘴笑，空洞洞的眼睛正对着他。他猛地又想起了老伙计。上个月，他躺进黄土里的时候，他儿子也烧了这么一堆玩意儿下去。老伙计躺那儿，倒清静了，但是鼓捣这梦给他整不清静了，但是老头不打算给这老东西买了。毕竟这老朋友打招呼也没必要带什么礼物。

到了老庄村，老伙计睡在哪儿，他闭着眼睛都能摸到。

坟头是新添的土，还没长严实。老头走过去，一屁股坐在旁边的石头上。包袱搁在脚边。他看着那土堆，光秃秃的，连根草都没长出来。老伙计那张皱巴巴的脸，还有他抽旱烟时眯缝着眼的样子，一下子就在眼前晃。

“恁个老东西……”老头喉咙里咕哝了一句，声音哑得厉害，“倒会挑地方，清静了……享福了？”他摸出烟袋锅子，想点上，

手抖得厉害，划了好几根火柴才着。烟吸进肺里，又苦又辣。他看着那缕青烟散在冷风里，半天没再言语。心里头那点憋闷，像块硬石头，硌得慌。他这一辈子，跟老伙计一样，土里刨食，汗珠子摔八瓣儿，图个啥？到头来，不都是一抔黄土？平平淡淡，连个响屁都没放出来，就完了？

“爷？”

一个声音，怯生生地从后面响起来。老头吓了一跳，烟袋锅子差点掉了。扭头一看，是他大孙子。

“你咋跑这儿来了？不是叫你回家跟你奶说。”“天要黑了。”

老头没吭声，又闷头抽了口烟。

孙子挨着他坐下。他看看爷爷，又看看那新坟。到底也没再说话，就陪着老头坐着。风刮过槐树枝子，呜呜地响。

过了好一会儿，孙子才小声说：“爷，你是不是想根生爷了？”

老头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答应。

“根生爷走得是快，”孙子声音轻轻的，像怕惊动了什么，“可俺爸说，根生爷这辈子，够本了。他拉扯大仨儿子，都成了家；种的地，年年收成都赖。咱村里，谁不说他是个人？”

老头听着，没动。

孙子侧头看着他爷沟壑纵横的侧脸：“爷，你看这坡上的人，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埋在这儿，不丢人。平平淡淡的，把该干的活儿干好，把该养的人养大，这不就是咱的本分吗？根生爷是这样，你，不也是这样吗？你身子骨这么硬朗，还能种地，还能管着我爸他们别瞎胡闹，还能……还能离家出走，”孙子说到这里，忍不住咧了咧嘴，“这不比啥都强？”

老头还是没说话，但嘴里的烟抽完了，他拿着烟袋锅子，在鞋底上使劲磕了磕，把烟灰都磕干净。他盯着那点残灰，被风吹散，落进土里。

“走吧，”老头忽然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声音有点闷，但比刚才松快了点，“回家找你奶。”

孙子赶紧跟着站起来：“哎！”

老头弯腰，把搁在地上的包袱卷捡起来，甩到肩上。他最后看了一眼老伙计的坟头，那

土堆在夕阳下显得暖融融的。

“走了，老东西。”他又咕哝了一句，这回声音不大不小，像平常说话。

孙子伸手想搀他，老头胳膊一甩，挡开了：“扶啥扶？恁爷我还没老到那时候！”他挺了挺那根倔强的老腰杆，迈开步子，朝着下山的路走去。夕阳把他和孙子的影子拉得老长，印在回家的黄土路上。那包袱卷在肩上一颠一颠的，像是卸下了点啥分量。



奶奶的九颗豆子

文学院2024级汉语言文学2班 王琳茜

原来旧时光没有消失，它只是躲在光的褶皱里，等一束尘埃替他开口。

—题记

不知怎的心血来潮，翻开了小时候珍藏的那个贴满了芭比公主的铁盒子，盒子里零零碎碎的都是些小时候觉得比黄金都珍贵的东西：断了一条腿的芭比娃娃，已经吹不出声的卡祖笛，画满了凌乱彩笔的田字格纸，一八宝粥盒子的玻璃弹珠……还有那个放在最下边，被不知道什么时候漏水的油彩笔浸了半个的红布袋子，里面放着九颗豇豆角的豆子，那是奶奶给孙女最珍贵的祝福——岁岁年年、平安喜乐。

我的小名叫年年，可不知怎的这名字却没被家里人叫起来。记忆里只有奶奶一声声的“年年”，把我从咿呀学语的小孩一年年叫到了成年；也是这一声声的“年年”，把我从她的身边一年年地叫远了。

小时候的夏天，我总是在奶奶家里过。家里有个院子，院子不大，可却满满当当的种了各式的菜。最东角是一棵老槐树，这一棵树便占了半边天。每当日头下去，家家户户的炊烟伴着凉风吹进了奶奶家院子的时候，奶奶就会搬出两个小板凳，和我一起坐在院子里，一边纳凉一边等着爷爷回来。小时候的我是个话

痨，总是靠着奶奶的腿，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

在那些五花八门的聊天内容里，出现最多的便是院子里的那片菜地。从刚开始搭上竹藤和蒙布开始，到长出没什么分别的小菜芽，再到开始抽枝散叶，结上各种不同的果子，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问奶奶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奶奶也会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教给我。可我看了也不会细看，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个硕大的西红柿吊在枝头，便转身吃柿子去了。

那时的我总是喜欢腻着奶奶。她在堂屋切菜，我便跟着她身后玩那些扔出来的烂叶子；她戴着大草帽在院子里拔草，我便戴着小草帽把那些草堆在一起。天空总是蓝悠悠的，蝴蝶随意地飞，花开了就和小鸟说话，不愿意便和周围的什锦菜一起玩游戏。总之，一切都是慢的、是美好的、是没有杂质的。在那片小小的院子里，我感受到了岁岁年年的平安喜乐。

随着春生夏长，秋收之后，院子里便只剩下了几根竹藤，上边挂着几条长长的宛如蛇般

的豇豆角，它们在秋老虎的暴晒中褪去水分，剩下了一具干裂的外壳，包裹着里面沉甸甸的豆子。那时的我总是调皮，趁奶奶不注意，便踮着脚把它们摘下来，剥开那开裂的外皮，把里面的豆子挑出来，跑去和邻家的小女孩玩过家家的游戏。等到傍晚回家，奶奶便会站在门口，佯怒地问我是不是又偷了她的豆角，我便一股脑扑到她的怀里，和她撒着娇求饶。

又是一个傍晚，我看着那几个孤零零的豆角，问奶奶：“为什么不把他们摘下来吃掉？”奶奶笑着说：“因为这种豆角就是晒干了冬天做豆角丝吃的呀！”我又问：“那它和其他豆角有什么不一样呢？”奶奶便慢慢地走过去，摘下一根豆角讲给我听，说豇豆角的豆子是月牙状的，红红的像是红豆；而菜豆角的豆子是扁圆的，颜色是绿色的，如果是那种毛豆角则是外皮上毛茸茸的，可以和烤羊肉串一起吃。也许是烤羊肉串勾起了我的兴趣，那段话居然没有和晚上的苞米一起被我吃进肚子里，而是一直记在了现在。

后来，我要去外地上初中了。开学前最后一次去奶奶家的时候，奶奶给了我一个绣着宝葫芦的红色袋子，我一打开里面居然是九颗红色豇豆角豆子。奶奶笑着摸摸我的头，说在老家这种豆子集齐九颗，在重阳节那天系在身上，便能祝愿佩戴者岁岁年年、平安喜乐。

可是那天之后，那个袋子便被我放在那个盒子里再没见过天日，但那句平安喜乐却是陪着我一年又一年地长大了。

直到高考毕业，我再一次有了机会去奶奶家长住一段时间。但六年的时间过去，我早就不是那个每天缠着奶奶的小屁孩儿了。手机和互联网远比没什么新意的院子更吸引我，爷爷奶奶也只是整日地在屋里坐着，彼此都不说什么话，就这么坐着，从日出到日落。

偶然的一个下午，村里修路停了电，手机没电关机了，电视也看不了。我烦躁地不知道干什么，呆呆地坐在窗户边生闷气。一打眼儿，看见奶奶拿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拔菜地里的草，我便也鬼使神差地拿了小板凳跟了过去。奶奶看见我，也还是笑着，拍拍腿让我坐在她的旁边，再一次地跟我讲那些菜要如何分辨。就像老太太永久地讲着“上山打老虎”这一个故事给孩子们听似的，哪怕是已经讲过了五六百遍，可她依然还是兴致勃勃地给我讲着。

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夏天，那个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夏天。月亮一点点弯上来，树枝与虫鸣奏响了交响曲，风拂过脸颊，安适的，各种气息混在风中酝酿。奶奶穿着那件花薄衫，脸上漾着慈祥的笑，喃喃地话伴着晚风送进了我的耳畔，细听，那是“年年岁岁，平安喜乐”。

自那以后，我便每天都和爷爷奶奶一起在院子里纳凉。他们总是听我讲，讲这些年学校的饭菜、学校的同学，还有那些外边快速发展的世界里那些光怪陆离的事情。可他们也只是听着，仿佛这些事情都不会激起他们的兴趣，而只是慈祥地笑着，笑着他们的孙女长大了，平平安安的一年又一年的长大了。那段日子，像是一场绵软悠远的梦，在那里，任何事情都变得缓慢而又安静，或许那种感觉就叫做“此心安处是吾乡”。

那年重阳，我终于带上了那个绣着宝葫芦的红色布袋，新缝的针脚已经不像之前的那般细密，但那里面静静躺着的九颗豇豆角子，却如同这些年永远没有减退的爱，那是一位奶奶给自己孙女的最珍贵的祝福——岁岁年年、平平安安。

老小孩

文学院2022级秘书学1班 刘彤彤

奶奶的唠叨是从灶台边漫出来的，像锅里咕嘟着的小米粥，黏黏糊糊，却也暖烘烘的。在保定这方老城里，她的声音总带着点护城河的水汽，重复着“快来吃饭”“快点儿去收被子”，若你应得慢些，那唠叨便会像屋檐下的冰棱，一点点变长，直到你放下手头的事，应一声“这就去”，她才放下唠叨，亲眼看着你做完这事。

她总说自己年轻时发辫能垂到腰，黑得能映出人影。如今头发短了，霜雪染透，却偏要隔三差五让我给她染黑。“染了显精神”，她对着镜子抿头发，皱纹里都透着执拗。我知道，那是她藏在染发剂味道里的青春念想，就像她总埋怨爸爸没让她上学，那埋怨里裹着的，是识字课本般干净的遗憾。小时候我撺掇妹妹教她认字，她却把脸一板：“老骨头了，学那干啥。”可转头又会偷偷翻看妹妹的语文课本，手指在封面上摩挲，像在摸一本失传的家谱。

奶奶是个坐不住的人，天不亮就窸窣窸窣起床，扫院子、洗衣服，把日子过得像上紧了的发条。那年家里装修新房，她一天去三次，一天三趟瞅着墙皮怎么刷、地砖怎么铺，鞋底磨得飞快。邻家婶婶笑她：“昨儿来坐了没三分钟，屁股还没暖热就说‘走了走了，回家了’。”她就是这样，身子像片被风吹着的叶子，总在动，仿佛一停下，时光就会追上她，让她想起爷爷走时，我刚出生不久，家里当时条件不好，一家子在村里一步步挪过来的日子。

爷爷在我11个月大时就走了，奶奶的人生大半是一个人过的。她把脾气磨得像块老石头，有时生硬，有时又带着点没由来的火气，可转头就会往我兜里塞块糖，或是把炖得烂熟的排骨偷偷攒在碗底。我是她一手带大的，她的眼神追着我从爬着玩泥巴到背着书包上学，如今我长大了，她却成了那个需要被“看着”的老小孩。

前几日她又让我染头发，我举着梳子，看她头顶新生的白发倔强地冒出来，突然想起她年轻时梳长辫子的模样。“奶奶，”我轻声说，“咱不染了吧，白头发也好看。”她愣了一下，没说话，半晌才从镜子里看我，眼角的皱纹堆成个温柔的褶子：“傻孩子，白了显老。”

可我知道，她不是怕老，是怕时间走得太快，怕自己追不上我们的脚步。就像她每天早上固执地早起，不是闲不住，是想在我们醒来前，把日子都焐热了，让这个家，永远有她在的温度。她的唠叨、她的埋怨、她坐不住的腿脚，都是岁月刻在她身上的纹路，而我，是她用这些纹路织成的网里，最宝贝的那尾鱼。在保定这方老城里，她守着老胡同的门，守着煤炉上的粥，也守着我们这些她放不下的“心事”，活成了一个让人心疼又心软的老小孩。

夕阳别样红

文学院2023级秘书学1班 赵博远

清晨，第一缕阳光轻柔地洒向大地，老年人们已相约在公园。公园里处处焕发着蓬勃生机：石桥边，银发长者手持彩扇翩翩起舞，扇面飞舞间，似有云霞流转；河畔小径上，老人们结伴而行，步伐稳健，每一次抬手、每一步迈动，都彰显着矍铄的精气神。

楼下的树荫下，棋盘已然摆开。爷爷们围坐在一起，全神贯注地下着象棋。怀揣装满茶水的玻璃杯，槐香萦绕，他们时而眉头紧锁，凝神思索棋局走势；时而眼神笃定，落子干脆利落，每一步棋都藏着岁月沉淀的智慧。“楚河汉界”隔开对弈双方，观棋者背着手，沉默中各自思索下一步落子，在心中布下自己阵营，思考下一步将落何处。如同孩子们围坐一起，观摩蚂蚁乔迁新居，不发一语，又忽然相视一笑，不掺杂任何心思的纯真烂漫。一朵槐花落在“将”上，收起输赢，这场游戏透着香甜。

花鸟市场里，老人们悠然自得。他们逗弄着笼中的鸟儿，听那清脆啼鸣；俯身观察蚰蚣相斗，为小小的胜负绽出笑容，爽朗的笑声回荡，生活的闲适与乐趣尽显于此。谁的鸟儿叫声最响亮，谁的花儿开得最艳最红，不必相争，自己的鸟儿的羽毛最艳丽，自己的花儿香气扑鼻。

午后的公园再次热闹起来。看！一位爷爷正挥舞着棍棒，棍影如游龙般穿梭，在他手中，长长的棍棒灵巧异常，虎虎生风。不远处，几位老人身着宽松太极服，动作舒缓流畅，一招一式间，尽显太极的刚柔并济之美。老树下，手风琴流淌出悠扬旋律，几位银发奶奶轻声和唱。她们的歌声悠远绵长，像一缕缕穿过岁月的风。佝偻的身影在余晖中交织，勾勒出最美的夕阳画卷。球台边，乒乓球如银蝶纷飞，清脆的敲击声此起彼伏。老人们身姿矫健，挥拍扣杀间，岁月沉淀的活力在方寸球台上尽情绽放。

街头巷尾，老人们悠然漫步。有的拄着拐杖，一步一叩响岁月；有的老夫妻相互搀扶，白发交缠，用一生的相守，把平凡的路走成最浪漫的风景。岁月改变了他们的模样，却带不走那份历久弥坚的深情。

树荫下，几张竹凳围出一片热闹的天地。奶奶们轻摇着团扇，聊着家长里短，谁家孙儿学会了走路，哪处的菜做起来香甜。往昔的情谊未改，闲话家常的时光，依旧惬意又温暖。夕阳眷恋着天际，迟迟不愿落下，我也总在时光流逝时满心不舍。可夜色依旧悄然漫上天空，眨眼间，一天就走到了尽头。老人们慢慢收起凳子，相互搀扶着，身影在暮色里渐渐远去。

暮色已至，奶奶们相约小广场。欢歌笑语中，她们载歌载舞，用热情重现往昔的激情岁月。我坐在公园对面等着公交，听着音响里播放的《西楼儿女》，夜幕悄然降临，我看不清对面老人们的模样，我渐渐沉醉于此，好似回到小时候，跟着我的伙伴在老人们身后伴舞，我们追逐打闹，他们看着我们，露出慈祥的笑容。

月光温柔地洒在他们的白发上，泛起点点微光。晚风轻轻拂过脸庞，像老人温暖的手，带来一丝惬意。滨河公园翻新改造，所幸那座铁球架子还在。儿时我们总爱攀爬嬉戏，如今它已被老人们压腿磨得锃亮。不知多年后的此刻，是否还有孩童在架上欢闹，又有老人围坐锻炼、闲话家常？

耳畔又响起熟悉的《荷塘月色》旋律，时光却如白驹过隙般飞逝。他们也曾是天真烂漫的孩童，在岁月长河里摸爬滚打，如今轻轻一句“老了”，道尽半生沧桑。这一声叹息里，藏着的不只是年龄的增长，更是对往昔岁月的眷恋，和对人生匆匆的无奈。

生活里常遇见乐观的老人，白发苍苍却依旧对生活满怀热忱，作息规律如常，坚守着年轻时的爱好，老友也常伴身旁，用乐观与热爱，书写着岁月的温柔。

看到这些银发长辈们自在的模样，时空隧道又把我带去童年，儿时摩挲姥姥手上的老茧，问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趴在奶奶背上说：

“我要快快长大，努力学习！”她们笑着应我：“好，将来报效国家。”如今我已高出奶奶一头，俯下身给她讲大学里的趣事、兼职赚到的第一桶金。她依然笑着，只是眼角的皱纹更深了些：“好好学，奶奶高兴。”姥爷曾转动铁球的手，如今扶着拐杖；爷爷还坐在老地方，听街坊唠嗑。他们身子骨硬朗，可瞧见拐杖的晃动、鬓角的白发，难免叹一声岁月不饶人。

恍惚间，报站声响起，公交车缓缓停靠站台。我这才从思绪中抽离。坐在这辆青春友好公交车上，我知道，属于我的青春故事，仍待新的篇章被续写。

遥想多年之后，你我年华老去，两鬓斑白的我们，没了年少时的凌云壮志，是否还能这般惬意？原以为来日方长是常态，未曾想眨眼间，二十年的光景便从指缝悄然溜走。儿时总被念叨“还小”，自己也常宽慰“时间尚早”，可回头望去，从牙牙学语到两鬓染霜，人生又能承载几个十年、几个二十年呢？

望着窗外渐远的暮色，忽然明白：人生这场旅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用心享受人生每一个时段，珍惜当下，回忆过去，不必焦虑未来，用汗水和热血唱出属于自己的赞歌。如果暮年已至，你我仍然可以就着暖阳闲坐，闲扯童年趣事，回忆一生的故事任时光缓缓流淌，只道一句：人生如此，值得慢慢去体会。

爱的隔阂

文学院2024级秘书学 王媛媛

春日的暖阳娇艳灿烂，却被郁郁葱葱的树丛遮挡，光芒只能穿透树影间隙，在病房的窗口依稀闪现。

记不清是去年什么时候了，难得等到一个假期，我迫不及待的从学校回到了家。姥姥家离的格外的近，再加上我从小在姥姥身边长大，于是我便跟接我的爸爸说：“爸，咱们回姥姥家吧。”

出乎我的意料，没有像之前一样，在我回家之后直接去姥姥家，然后一家人坐在桌前吃着迎接我的丰盛的饭菜。爸爸轻声说道：“先回咱们家，姥姥病了，在医院，姥爷还在陪着呢。”我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连忙问道：“怎么回事？我怎么不知道？姥姥怎么样了？”我爸有点无奈的说：“人老了，没办法，身体都会有点老病。”我沉默了，好像我该说点儿什么，又什么也说不出来，但是心里总有种说不出的疼。

简单的吃了一顿饭，然后便来到医院。县里的医院，姥姥躺在床上正输着液，姥爷在旁边陪着。总看着姥姥又憔悴了很多。我蹲在床边，握着姥姥的手，大概曾经吃过很多苦吧，手格外粗糙，有着干活儿磨成的茧，还有一条一条纹路，手背还有明显的老年斑，一点一点的，但是我从小握到大，她拉着我的手一步步

的走，直到我的身影越来越大，从小时候她要蹲下去身子来为我梳头，到现在我要低下头来拥抱她。

姥姥笑着看着我，用手摸着我的脸，“我们这宝贝，这么大了，还是这么爱撒娇。”我藏住心中的伤感，脸上摆出害羞的表情，扑到姥姥的枕边撒着娇：“哪有？我还小呢嘛。”抬头望着姥姥的脸，几根发丝拂过我的脸，银白色的影刺痛了我的眼睛。虚抱着姥姥的胳膊，总感觉这具身体没有了曾经强壮的力量，我总想拼命的挽留时光，希望他们永远健康强壮，但时光就像手中的沙留不住。

妈妈站在一旁，手里拿着医院的单据，询问姥姥今天感觉怎么样？姥姥一点一点的回答。知道姥姥这几天已经好了很多，妈妈紧皱的眉头终于松了一些，似乎有一个压着她喘不住的巨石终于搬开了一些。说到最后，妈妈有点不高兴的抱怨“娘，你不舒服，就跟我讲，别只一直忍着。我去看了你好几次，你也不跟我说一句不舒服。这难受厉害了才说，把我着急坏了，差点儿急死。”姥姥微微低着头，默不作声，半晌才说：“吃了点儿药，我以为没有事。”

我坐在一旁，默默的听着，忽然想起好几年前冬天的那场雪。那天我和妈妈刚回到家门

口，才发现钥匙忘在了家里。耳边的风呼啸着，大雪不停的击打在身上，再往下掉落地上。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我缩着肩膀，两只胳膊浅抱着自己，不停的跺脚，但依然冷的我瑟瑟发抖。妈妈看到后，二话不说就把身上的羽绒服脱下来披在我的身上。衣服还带着一些她的体温，披在身上确实很暖，但是看着她只穿着毛衣的单薄身影，心里很不好受。

“妈，我不穿。”我把外套脱下来递回去，她却一把按住我的手，眉头皱得紧紧的：“让你穿就穿，回头冻感冒了怎么办！”我看着她只穿着毛衣，雪却依然无情击打在她的身上，她的头发丝上都染上了一块儿又一块儿的白色。我的心里一下子有些说不出来的心酸，偏要把衣服塞给她：“我不冷，你穿嘛！”她突然就生气了，语气中充满不满：“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这么冷的天，你要是冻病了，你让我怎么办？”我看着她在寒风中发抖的身影，冻的有些发红的脸庞，突然觉得十分委屈。我明明是心疼她，怎么就成了不懂事？后来我没有拒绝那件衣服，但是却默默的低着头，一句话也没有再说。现在想想，那只是她太担心我了，把我的身体健康放在了她的前面。就像我此刻看着姥姥憔悴的模样，心里满满的焦急，只是我却无能为力。

“媛媛，你给姥姥倒一杯热水。”突然妈妈低头看着药说道。我于是回过了神。倒了水后，看着姥姥喝完了药。我努力扬起开心的笑

容，给姥姥讲各种学校发生的事情，比如上课回答错问题了，学校军训完之后感觉腿都走不动路了，和同学去哪儿玩儿了……偶尔还会讲一些笑话之类的，逗姥姥笑一笑。我喜欢和姥姥聊天，在学校我会每周定期打电话，在家我也会和姥姥分享各种自己身边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姥姥姥爷很期待。前几年疫情的影响，还有现在气候的变化，使得姥姥姥爷现在很难出门了，尤其是姥姥。妈妈很关心他们，几乎每天下班后都会过来看望一会儿，但是更多的时间，他们好像只能躺在床上空望着天花板，或者偶尔站在窗台望一望外面。每次接到儿女的电话，他们都会很开心，听儿女说一说他们现在的生活，关心他们的身体，并且说几句自己的生活。今年，学校的活动很多，上个月打电话的事被我抛出了脑后。等到活动结束后，终于抽出了时间打一个电话，我抱怨事情很忙，姥姥说：“我还想你有什么事呢？你有23天没有打电话了。”听到这一句话，心中有一点酸楚，原来被我抛之脑后的电话，姥姥记得这么的清楚。我开始回想，我真的有那么忙吗？真的没有打电话的几分钟吗？心中满是愧疚。

暖阳透过病房的窗子投下斑驳的笑影，树影摇曳，似在舞动，阳光滑过我的指尖，照在心田里，病房里笑声在响。是呀，其实哪有什么隔阂，只有爱而已。

皱纹深处，岁月浅吟

文学院2024级汉语言文学2班 田笑敏

姥姥总喜欢坐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下，她脸上的皱纹密布，纵横如岁月刻下的深深沟壑，目光却如沉静的潭水，倒映着流年光影。她常微微眯起眼睛，凝望着树冠深处，仿佛在那些斑驳的叶影里，打捞着时光沉落下去的旧物。

姥姥的手掌粗糙却灵巧，总在柿子树下忙个不停。她最常做的便是为我梳头，边梳边讲起老故事。她梳头的动作轻缓得如同安抚，柔软的手指轻轻抚过我的发丝，温煦得如同暖阳。每当这时，她脸上的皱纹便如水面被春风吹皱，漾开一片慈爱的涟漪。在她低低的絮语声里，那些带着旧时光尘埃的故事便如树叶一般轻轻飘落，一片一片落进我的心里，安静地沉淀下来。

姥姥坐在树下的小木凳上，身子微微前倾，眼神专注得如同守着稀世的珍宝，手里执着一把蒲扇，轻轻地摇着。到了槐花生长的季节，她总是带着我们去村里摘槐子，然后晒干用手一点点搓开槐子，村里赶集的时候带我们去集上卖槐子。卖了钱她总是给我们买麦芽糖吃，姥姥拈起一块递给我，糖块触手微温，仿佛还带着她掌心残留的暖意。我小心翼翼含进嘴里，那甜便如泉水般汩汩漫溢，从舌尖直沁心脾。姥姥在旁安静地看着，脸上每一道皱纹都漾开了笑意。

夏天傍晚，我们总是在柿子树下做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姥姥那方老灶台，是盘踞在我童年记忆深处的温热图腾。岁月在它黝黑敦厚的躯体上，蚀刻下千沟万壑般的裂纹，如同姥姥脸上纵横交错的褶皱——那是柴米油盐熏染出的一幅生命地图。灶膛里跳跃的火舌，日复一日舔舐着漆黑的锅底，蒸腾的水汽晕染着姥姥在灶前忙碌的轮廓。烟火缭绕里，姥姥的面庞时常被映照得朦胧而柔和，仿佛时间也在这氤氲中放慢了脚步。她总在蒸腾的热气里，用那双骨节粗大却灵巧的手，将白胖暄软的馒头从锅里请出来，那朴素麦香，是我童年最安稳的味觉锚点。

那时的老院子，是我最爱的乐园。姥姥种的月季开得正艳，篱笆上爬满了牵牛花。清晨，我会跟着姥姥去菜园子。她戴着草帽，弯腰拔草的样子像极了一株沉默的老树。“囡囡，小心别踩到蚯蚓。”她总是这样叮嘱我，声音里满是慈爱。

后来，我渐渐长大，去了城里上学。每次放假回去，姥姥总会站在村口张望。远远望见我的身影，她就会快步迎上来，布满皱纹的脸上笑开了花：“囡囡回来啦！”然后变魔术似的从围裙兜里掏出一把糖果，那是她省下来留给我的。

老院子里的柿子树越长越高，姥姥的背却越来越驼。她不再像从前那样灵活，但每次我回去，她依然会坚持给我做好吃的。她总说：“姥姥老了，也没什么能给你的，就想让你吃口热乎饭。”

姥姥的皱纹里住着永恒的光，是生命熬过苦涩后沉淀的蜜糖。当我们在时间中渐渐理解

那些沉甸的付出，才真正开始懂得——她以暮年之躯独自背负的岁月，原来都是为了我们轻快地走向春天。

时间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十八年已过，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与她一起在村里生活的快乐时光。



若能逆着光阴走

文学院2021级秘书学1班 白石磊

若能逆着光阴往回走，
第一站定要飞向老屋旁。
爷爷正对着门槛卷旱烟，烟纸摩擦的沙沙作响。
响着村头牧羊的悠长，
响着用老茧摩挲我额头的温凉。
他总说土地是命根，
佝偻的脊背驮着四季的重量，
如同老钟，刻着光阴，守着田垄。

我还要去西厢房找找奶奶的针线筐，
竹篾纹路里还缠着没打完的补丁。
她总在日落前拄着拐杖挪到村头，
为啥又在等我放学，我总这样想。
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再去瞧瞧二爷，
人们都喊他傻老二，但明明他的袖管总藏着宝。
那年除夕把我拉到土灶后头，
偷偷从袖口为我倒出一大把的糖！
昏暗的灯光落满他的身躯，却暖了整个寒窗。

我想飞向旧时光，
哪怕翅膀染了秋霜，也要穿过岁月的墙。
在记忆的院落里，轻轻停落，
把那些未说出口的感恩与念想，
酿成永不褪色的夕阳。

包粽子

前卫路小学三年级四班 冯语墨

“谁要包粽子？”姥姥说。我喊道：“我！我！我！我要包粽子”姥姥笑了笑说：“我看你呀，不是要包粽子，是要玩吧！”我露出了一排白白的牙，调皮的笑着说：“猜对了！”姥姥说：“那就一起包吧。”

我坐在姥姥旁边，起初我包的几个粽子小的可怜，只用了两片叶子。后面调整了一下包的几个却大得出奇。最后经过姥姥的细心教导，我包的粽子终于合适了，原来需要通过增加或

减少粽叶来控制粽子的大小。我又学会了一项手艺，我真的很厉害。

终于，粽子可以开始煮了，粽子的上面被姥姥和我压上了一些重的东西，防止粽子上下起伏。姥姥说我们需要等好长时间，我都有点迫不及待想吃自己包的粽子了。

等啊，等啊。粽子终于熟了。我掀开锅盖，发现有一个粽子破了，我急忙把这个粽子捞了出来，姥姥对我说：“你的这个粽子没有把绳子系好哦！”“嗯，嗯。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我有些伤心。“但是还是可以吃的。”姥姥又说。我迫不及待地拿起来，就想往嘴里送，烫烫烫，好烫呀！果然是应了那句老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呀。

我包的不是米和枣，而是亲情呀！我喜欢和家人一起包粽子，下次我们还要一起包粽子！



指导老师：李慧

那温暖的一刻

前卫路小学三年级四班 孙潇沐

如果说我的心里住着一个展览馆，那么外婆给我织的手套一定是镇馆之宝，它对我来说是有如此重要，值得我去珍藏。



映入眼帘，深蓝色的毛线勾勒出美丽的双手套，低头细看，那上面还镶嵌着我的名字。

鼻尖清秀，熟悉的气息如墨如水，映出淡淡的清香。那是手套刚刚晾晒过的阳光的味道。心田之间，这味道千丝万缕，编织出亲情的形状，那是温和的气息，也是外婆爱的象征。

“外婆，我回来了。”伴随着换鞋的声音，勾起了我的回忆，还记得五岁那年，我看见外婆靠在扶手椅上，低着头，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眯着眼睛织着一副手套。他用深蓝色的毛线起针，把线绕到钩针上，套一个小圈，右手轻轻的夹住尾端，然后顺势把针一戳，如此往复，随着两只钩针上下翻飞，沙沙

的声音不绝于耳，一团毫不相干的深红色毛线，就这样慢慢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外孙回来了，马上就织好了。”外婆把最后两针收尾递给了我，我激动的从外婆手里接过这副手套，迫不及待的待在我的双手上去向爸爸妈妈炫耀我的新手套，我用手摸摸上面的小花，好像真的一样柔软的手套，似乎还带着外婆手的温度，我用脸贴了贴手套，一股暖意融入心间，就这样，我又有了一副崭新的手套。

随着我慢慢长大，原本崭新的手套也刻上了岁月的痕迹，因为多次反复清洗，上面已经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毛球，但我却始终不舍得丢掉它，而是认真的把它叠好，放进衣柜里珍藏。因为我知道这双手套当中饱含着外婆对我的爱，每当看到这副手套的时候，我都不禁想起外婆在童年时给我的陪伴与鼓励。现在的我，有时还会把它拿出来看一看。那天外婆给我织手套的场景就会浮现在眼前，外婆的爱就像这双手套，温暖了我的童年，让我懂得亲情也成为了我成长道路上最温暖的慰藉，成为了我脑海当中无法忘记的记忆。

指导老师：李慧

卖小鹅

前卫路小学三年级四班 张伊贝



早春的风还带着点冬的尾巴，一大早奶奶就带着我跟妹妹到村里集上卖小鹅去，只见她抱着晃悠的纸箱，箱里小鹅“叽叽”声乱成一团，毛茸茸的脑袋挤着透气孔，急着看热闹呢。

奶奶逢人就递箱子：“瞧瞧这小鹅，好养活！”我眼睛紧紧盯着路人，在心里也默默祈祷：“快看看我们可爱的小鹅吧，买一只回去多好啊！要是能多卖几只，奶奶肯定会特别高兴的！”奶奶正忙着呢，妹妹突然扭来扭去：“奶奶，我要上厕所！”奶奶点了点她的脑门：“真是懒驴上磨尿尿多！”临走前，奶奶把箱子郑重地推给我：“看好家，等我们回

来！”望着奶奶的背影，我攥着价格牌手心冒汗。小鹅“叽叽”催我，路人却只匆匆路过。有人放慢脚步，我举牌的手直抖：“要……要买小鹅吗？”可人家笑着摇头。我眼巴巴盼着，直到妹妹叼着雪糕回来，我像泄了气的皮球扑向奶奶。

后来妈妈带着我跟妹妹回了城，如今每当看见池塘里悠然游动的大白鹅，我就会想起那段在大集上忐忑又温暖的时光。

指导老师：李慧

藏在鸡腿里的爱

前卫路小学三年级五班 李嘉晨

“咚”的一声，一个盛着鸡腿的碗放到我的书桌上。

我正对着作业犯愁，本想随手把碗推到一边，可抬眼看到姥姥的瞬间，心猛地颤了一下。姥姥年纪大了，

手脚不利索，却总记挂着我。我赶紧放下笔，把鸡腿往姥姥那儿推，说：“姥姥，您吃。”姥姥却又推回来，握住我的手，笑盈盈地说：“孙儿，你吃，你正长身体呢，姥姥就盼着你吃得香、长得好。”

我看了看姥姥，她脸上的皱纹像揉皱的纸，可笑意里藏着浓得化不开的疼爱。这一瞬间，时间好像变慢了，我的喉咙发烫，心里暖烘烘的。

这让我想起去年春节去姥姥家吃饭，她的手轻轻颤抖着，眼神专注得像在完成一件大事，小心翼翼把鸡腿放进我碗里，嘴里念叨



着：“孙儿，快吃，姥姥就爱看你吃得欢……”

从小到大，我吃过数不清的鸡腿，可唯有姥姥给的，像冬日里的暖炉，把我的心烘得热乎乎的。这鸡腿不光落在了我的碗

里，更烙在了我的心里，成了姥姥疼我的印记。

如今，我已经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姥姥的手也抖得更厉害了，可那藏着鸡腿里的爱，永远热腾腾的，暖着我成长，成了我心底最珍贵的宝藏。

指导教师：陈丹丹

数皱纹

前卫路小学三年级六班 王冠程



不知什么时候起，爷爷的脸上长了很多皱纹，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横着长的，也有竖着长的。闲暇时，我喜欢坐在爷爷的腿上，数他脸上的皱纹。奇怪的是，不管我多么认真的数，却怎么也数不清。

有一次，我看着这些皱纹，其中最深的几道，就像是用刀刻上去的一样。我心疼地问：“爷爷，长这么深的皱纹疼不疼啊？”爷爷听了忍俊不已，说我是傻孩子，

我摸着爷爷眼角最深的一道皱纹，问到：“爷爷，这道什么时候长得啊？”爷爷眯了眯眼睛：“这道啊……这是你出生那天长的。爷爷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宝贝来到我们身边，高兴得呦！笑得合不拢嘴，皱纹就笑出来啦！”我知道了这一道是我第一次生病，因为担心长出来的；那一道是我刚学会用筷子第一次给爷爷夹菜，因为欣慰长出来的……

哦，我明白了！这数不清的皱纹里装着满满的回忆呀！我数的不是皱纹，而是深深的爱！

指导老师：祝玲玲

我的“魔法姥姥”

前卫路小学三年级七班 魏子康

“一架飞机穿过云层要降落，滴滴滴，到哪里降落合适呢？”

早上，我还没有睡醒，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我就知道，是姥姥来叫我起床了。

我咧着嘴笑着翻了个身，把后背露出来，闭着眼睛不说话。

姥姥的手落在我的背上，我一下就笑出了声，瞌睡虫立刻就被姥姥的魔法赶走了。

就这样，愉快的一天开始了。

每天早上，姥姥都会用各种好玩的方式叫我起床。

不同于爸爸妈妈偶尔的暴躁，姥姥总是温

柔的，她就像是个神奇的魔法师，能够解决各种问题。

有一次，弟弟的脚不知道为什么肿了，疼的他穿鞋都会叫出声。

姥姥知道后，当天就挖回了一种看上去很普通的野草，用它的根部煮了水给弟弟泡脚，神奇的是，刚泡完，弟弟就说不疼了。

姥姥简直就是一个全能的魔法师，我爱我的姥姥。

指导老师：张婷



我和奶奶的周末约定

前卫路小学三年级七班 赵予嘉

每个周五，我的书包里多了一份期待，因为每个周末是我和奶奶的约定时光：“好好写，把字写得端正些，完成好作业，周末才能玩得愉快呀！”于是，我的笔在本子上跑的飞快。

风和日丽的周末，风把云吹成一朵朵棉花糖。我们去云朵公园，高高的彩虹滑道上，我飞驰下来，奶奶边拍照边喊：“你太棒啦！”我们去萌宠乐园，路过羊圈，小羊凑过来，我紧张的往后躲。奶奶蹲下来摸摸小羊的头，对我说：“别怕呀，它想和你做朋友呢。”奶奶拉着我的手，慢慢碰了碰小羊的耳朵：“你看软软的。”

风把植物园的花吹开的季节，奶奶帮我换上漂亮的花裙子，替我别一朵半开的花在辫梢，我们在花丛散步，采朵花，一起制作精美的书签。

要是遇到雨天，我们躲进图书大厦，找到我最爱的《笑猫日记》，依偎在奶奶身旁，潮湿的雨天也温暖起来。

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爱，早就在我心里，长成了永不凋零的春天。

指导老师：张婷



《荷风》征稿启事

“荷塘清露，文风气正”，由保定学院文学院主办的《荷风》文学季刊面向全校师生征稿，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一、征稿要求：

- 1、内容健康向上、传递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文学作品；
- 2、体裁：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评论、影评等；
- 3、稿件均须是原创作品，字数不限。

二、投稿方式：

来稿请注明院系、专业、班级、姓名及联系电话，以电子稿形式发送至邮箱 zwxwenxin@163.com。

《荷风》编辑部